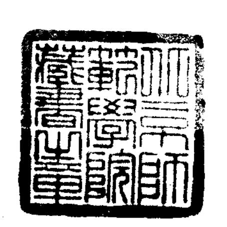
# 常宝堃相声选

CHANGBAOKUN
IANGSHENGXUAN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 常宝堃相声选




**常宝堃相声选**

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分会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　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　印张 6 1/4　插页 3　字数 137.000

1981年5月第1版　198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

书号：10151·546　　定价：0.62元



常宝堃烈士遗照
（1922—1951）



一九五一年在朝鲜前线为志愿军演出



解放后与赵佩茹在天津演出剧照

# 序

一个人民艺术家一定要有气节、有思想、有才华。

什么是有气节？有气节就是对真理虔诚信服，绝无二心；对歪风邪气，绝不沾染；对敌人横眉怒视，不怕酷刑威胁，至死不屈；对人民及其事业俯首勤劳，鞠躬尽瘁；敢于和残害人民、丧权辱国的恶人坚决斗争；敢于维护真理正义，不惜身家性命。

什么是有思想？有思想指的是有正确的思想。正确的思想是符合国家、社会的利益和实际的；是适应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；是符合真理标准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。有正确思想的人是能不断吸收他人之长，补改自己之短的；一事当前，绝不会贸然表态，要经过分析，考察，既看到事物的表象，又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，不仅能看到当前，而且能看到今后的发展。

什么是有才华？有才华就是思想敏捷，感情丰富，表演优美。在一般人看来是平平常常并不动人的事物，有才华的艺术家却可以创造出使人喜、使人怒、使人悲哀的形象来。他们的艺术劳动，能发微入里，拨动千百万人的心弦。

常宝堃同志就是一个有气节、有思想、有才华的相声艺术家。在日伪、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他写了《牙粉袋儿》、《打桥

票》等讽刺打击敌人的作品；在抗美援朝运动中，他不顾炮火纷飞，深入前线为最可爱的人演出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他的相声没有低级庸俗的内容，也不是无病呻吟，只图博人一笑；而是爱憎分明，是非分明，言之有物，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。这就是他有气节，有思想，有才华的具体表现。

可是，高尚的气节、慧敏的思想和出众的才华，不是天赋的，而是在艰苦与顺利、喜悦和悲痛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。常宝堃同志生长在贫苦家庭，为了糊口，四岁就跟父亲在街头卖艺。九岁拜师，三年学会二百多段传统相声，十二岁成名，到处演出。他少年时期受过多少苦难，经过多少折磨，为衣食付出了多么大的体力和脑力！旧社会的世态炎凉，给这位少年留下多么惨痛的记忆！解放以后，他看到新社会对劳动人民的关怀，对艺人的培养，他由衷地热爱新社会，所以很快就写出歌颂新生活的《新灯谜》等作品来。没有这样的社会实践，这样的艺术家是不会产生的，有了这样的磨练，才能形成这样的气节、思想和才华，才能写出和演出感动人民的作品来。

在常宝堃同志牺牲三十周年之际，这本《常宝堃相声选》得以问世，不仅寄托着我们对烈士的追怀，而且有助于广大曲艺工作者学习和借鉴。

陶　钝

1980．12．12．

# 目　录

# 家　庭　论

甲　演员上台要向观众鞠躬。

乙　对！这是一种礼节。

甲　向观众问好吗！可也有的同志误会。

乙　怎么误会？

甲　“嗯，这是给我赔不是呢。”

乙　我们多晚儿得罪的您啊！

甲　其实这一敬礼，沟通了演员跟观众的关系。

乙　那咱们再给观众敬个礼。

甲　好，一鞠躬，二鞠躬。

乙　怎么还鞠躬？

甲　谢谢各位来宾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三鞠躬。

乙　怎么……

甲　谢谢主婚人！

乙　噢，咱俩结婚来啦！

甲　演习演习。

乙　这能随便演习吗！

甲　别着急，你真嫁给我，我也不要你。

乙　我也不跟你啊！

甲　别开玩笑。我是父母包办的婚姻，看见人家由恋爱而结婚，由结婚而建立美满家庭，我从心眼儿里那么羡慕。

乙　看着眼热啊！

甲　所以啊，要搞好家庭关系，男同志挣了钱顶好都交给爱人，合理地安排生活开支。有人说：把钱都交给她，那不显着我怕老婆了吗？说白话是怕老婆，文言叫“季常癖”。

乙　这是怎么回事？

甲　宋朝有个文人陈季常，特别怕老婆，时常挨打罚跪。后来大文豪苏东坡定了计，他到陈家对陈夫人说：“你要再打陈季常，他可就要变羊了……”这就是昆曲里的《变羊记》，荀慧生先生演的《狮吼记》也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。

乙　好嘛，这是怕老婆的典故。

甲　别说漂亮话，你怕不怕？

乙　你怎么冲我来啦！

甲　别不好意思，不单是你，包括今天在场的各位观众，是不是怕老婆我都瞧得出来。

乙　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

甲　凡是怕老婆的主儿，嘴唇都发干。

乙　啊！

甲　你看，那几位正舔呢。

乙　是啊！

甲　说实在的，作为夫妻，谁也别让谁怕，还是互相尊重的好。

乙　怎么才能互相尊重呢？

甲　那就看有没有感情基础了。夫妻应当互相了解，互相帮助，婚前就建立了正确的感情，婚后更是蜜里调油，谁也离不开谁，谁看不见谁就想谁，就好比我要一会儿看不见您就吃不下去饭。

乙　你别拿我比好不好！

甲　正确的感情就是能够同甘共苦，经得住考验，不能是热起来就进了炉灶，凉起来又进了冰窖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我就见过有这样的夫妻，刚结婚甭提多好啦。燕尔新婚，相见恨晚，早晨上班一块儿走，晚上下班一块儿回家，一块儿看电影，一块儿上图书馆查资料，一块儿压马路，一块儿吃冰淇凌。

乙　公休也在一天吗？

甲　不在一天也没关系，女同志在家做饭，等着男同志回来。男同志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也赶回家来吃饭。吃完饭刚走，不一会又跑回来啦！

乙　落下东西啦？

甲　是啊，女同志也纳闷儿："你怎么刚走就回来啦，有事吗？""嗯，没事。"

乙　没事你回来干嘛？

甲　"我瞧瞧你！"

乙　真热乎！

甲　可是时间一长，就难免有个抬杠拌嘴的。

乙　居家过日子，没个马勺不碰锅沿的。

甲　怎么呢？

乙　有这么句话：两口子打架不用劝，放下桌子就吃饭。

甲　那也得分怨谁，凡是吵架都是有矛盾，得解决矛盾。

乙　都有什么矛盾呢？

甲　那可多了，一般的说，男的怕女的向着娘家，怕女的爱串门子，不好好料理家务。

乙　女的怕男的什么？

甲　女的最怕男的有外心。

乙　吃醋啊！男的真有外心了吗？

甲　这事也半真半假，男的对他热着热着只要--冷淡，女的就容易往这上边想。要真有这事还行，就怕小两口没事“逗闷子”，这男的对女的说：“你干嘛，瘦高个儿，一脸茶叶末儿，别认为自己挺不错！我们单位有个女同志，嘿！头是头，脚是脚，要哪儿有哪儿，不是有你这个破车碍好道的话，我非跟她搞搞不可！”你虽然是说着玩儿，她打这儿就算多了心了，有个抬杠拌嘴的，准给你翻腾出来：“看不上我，干脆，咱俩离婚，找你们单位那个好的去！”“嗐！这都是哪儿的事呀！根本就没那么个人！”

乙　谁叫你说来着？

甲　你再解释她也不听了！以后她对你处处留神，看你几点回来，情绪怎么样，等你睡着了，她还要翻你衣服口袋儿。

乙　那干嘛？

甲　看看有没有女人送给你的东西，什么小手绢、小镜子、小梳子、小荷包啦。

乙　噢，都是纪念品。

甲　特别是看你身上有没有小相片儿，相片儿可也得分谁的，周蛤蟆的相片儿有一打也没关系，就怕有年轻女人的相片儿。

乙　也不应该有。

甲　那也保不齐，我身上就有好儿张女同志的相片儿。

乙　哪儿来的？

甲　工会会员登记交上来的！

乙　瞧这寸劲。

甲　日子长了她还要数你的钱，看看十元的有几张，五元的，一元的有几张。数完了记个数，她也不拿你的；转天晚上你睡着了——她接着还数。

乙　这是为什么？

甲　看你花了多少。一元的短一张没关系，可能是推头洗澡花了，五元的短一张也没说的，可能是同着朋友吃饭花了，要是五元的、十元的一短就是好几张——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由这儿就跟你揭盖儿！

乙　这是爆发点！

甲　她还留心男的口袋有没有戏票、电影票，有一张电影票没关系，你一个人儿看了也就看了；有四、五张也没关系，跟同事的一块儿看的；就怕有两张，你就是同着男的一块儿看也不行，"哼！我说这一阵子不跟我去看电影儿了呢，敢情陪着别的女人去了！"你看，生气了！

乙　那还不生气。

甲　所以我奉劝各位男同志，您在外边看完电影儿，一出电影院就把票扔了，省得找麻烦。要不怎么说，听常宝堃的相声对您有帮助呢。

乙　就这帮助啊！

甲　赶上你回去再晚点，她更多心了。本来你六点下班，六点

半就到家了。要是七点半，八点半才到家，这还没什么，你一说开会学习，给大舅买皮袄，送二大爷上火车也就过去了。要是九点半、十点半还不回去，她就什么也干不下去了。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又站起来，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又坐下。本来还给男的打毛衣呢，一赌气，“嘎”，把签子撅折了！

乙　心里有事嘛。

甲　一晃十一点了，这才听见门响，她本来站在屋里盯着给你开门哪，真听见门响倒坐下了——不理你！

乙　给蹲在外边儿啦！

甲　蹲不了！对自己的家都熟悉，男同志拿出小刀来拨开了院子里的大门，女同志一听，把门拨开了，没等他进来，“啪”，把灯关了，站起来往门后边一站，男同志一推屋门，黑咕隆咚，“这是怎么啦！”自己找着电门把灯开开：“人呢？噢，在这儿哪！”女同志从门后边走出来，背靠着门框，俩眼看着房顶，半天没说话。男的一看，这下是土地爷扑蚂蚱——慌神儿了：“你怎么啦？不舒服。”女的还不言语。“到底怎么啦？别让我着急。”女的还不言语。“哎哟？你别病了吧！晚上凉，快穿上点衣服。”就看见女同志这眼泪一对一对儿地流了下来，她掏出手绢来一边擦着，一边抽抽搭搭地说了话。

乙　说什么啦？

甲　（学）“去！不用你管我，我凉啊，我的心早就凉了！我谢谢你对我的关心，我死了才好呢。省得我这个破车碍好道。我有病啊，我这是心病，好不了啦！”“你干嘛这么多闲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，你说说。”“这还用我说，我不

说你自己心里也明白。”“我明白什么？”“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明白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谁把你的魂勾去了！”“噢，敢情为这个，这算什么事儿呀！”“这还不够吗，你还要怎么着？我问你，这么晚才回来，你上哪儿去啦？”

乙　对，上哪儿去啦！

甲　真把男同志挤兑急啦：“上哪儿去啦，我……我不就上赵佩茹那儿——”

乙　噢，找我来啦！

甲　这位男同志爱听曲艺，听完您的相声又到后台聊了会子，他那意思想说：“我刚听完赵佩茹的相声，又找他……”可没容他说出这话，女同志更误会啦。

乙　为什么呢？

甲　这位女同志不爱听曲艺，平常她也没注意有个相声演员赵佩茹，又是在气头上，她一听赵佩茹这仨字就如同火上浇油。

乙　我招她啦！

甲　不行啊！您这名字容易发生误会，这位想：反正逢是带“茹”字的都是女的。什么秀茹、桂茹、玉茹，佩茹……

乙　您别搁一块儿说好不好！

甲　（哭）“你说什么，赵佩茹?!”“是啊，我跟赵佩茹在一块怎么啦？”“你还说，你成心气我，你找赵佩茹我管不着，可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你看着赵佩茹好，从今往后你就永远也别回来啦！”“你这叫什么话，我的家么，我不回来？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？快给我弄点吃的吧！”

乙　对。

甲　“噢，饿了？你找赵佩茹去！”

乙　嗨！

甲　“我找人家干嘛，没吃的不要紧，给我弄点水喝吧？”

乙　对。

甲　“什么？渴了，你找赵佩茹去！”

乙　喷！

甲　“我找得着人家吗？得，不吃不喝啦，咱们歇着吧！”

乙　该休息啦！

甲　“干嘛？困了！你找赵佩茹去！”

乙　我啊！

（颂　华记录整理）

# 梦中婚

（打 沙 锅）

甲　在过去我老瞧着有钱人眼热，你看人家身不动，膀不摇，到时候茶来张手饭来张口。我一走在劝业场门口就掉眼泪，心说：这么大楼房多咱可才能归我呀！

乙　这不胡想吗。

甲　下决心存钱！省吃俭用存了二年，一打听……

乙　把劝业场买了？

甲　连劝业场那个栅栏门儿全买不了！

乙　多新鲜呀！

甲　存钱不行，买奖券，万一得个头奖哪。

乙　哪儿得去。

甲　哪儿得去呀？我就真得了个头奖嘛！

乙　真得啦？！

甲　把钱取出来之后，我是坐着也不得，站着也不得，吃东西也不香啦，拉屎也不知道啦。

乙　这是怎么啦？

甲　吃什么也不是味啦！

乙　每天你吃什么呀？

甲　冰棍蘸卤虾，糖葫芦就臭豆腐，烙饼卷洋蜡，老觉着嘴里不是味儿。

乙　那能是味儿吗！

甲　我把山海关汽水买来，倒沙锅里卧鸡子儿吃。

乙　这不胡吃吗。

甲　那会儿我出门就坐包月车，我这辆包月车定打的，锃明瓦亮，金光耀眼，光电石灯安六个。

乙　真亮。

甲　脚铃我安了仨。

乙　双脚铃就行啦，干嘛安仨呀？

甲　两支脚蹬俩，拿文明棍杵着一个。就走这一道，丁当、丁当……等回来啦，我比拉车的还累。

乙　是呀，你净跟脚铃玩命啦！

甲　那会儿我要到澡堂子洗澡，一进门，"先生看看洗澡的有多少位？"先生一算账："一共一百七十四位。""好啦，告诉他们，我候了。"

乙　这些位全是您朋友？

甲　一位不认识。

乙　不认识！怎么候澡钱呀？

甲　就为叫他们看看我是财主。到澡堂子我就候，后来那些洗澡的跟我也熟了，大伙送我块匾，上边写着四个字……

乙　"仗义疏财"。

甲　"真正山药"。

乙　这倒不错，花俩钱闹个山药。

甲　我买了个皮包，把钱都放到皮包里头，想上哪儿上哪儿。

乙　噢，老带着皮包？

甲　都说杭州好，拿着皮包上杭州啦。东北不错，拿着皮包打火车票去东北啦。哎！在东北我碰上你们一个说相声的，这个人五十多岁，挺胖、大嘴，姓周啊……

乙　噢，周蛤蟆。

甲　就是他。这人太坏了。他困到东北了，想找我要俩钱儿回北京。我一想，那跟我一块玩两天，一起回北京。

乙　那满好呀。

甲　这人太不对啦，有一天我没在饭店，他给我来个“卷包会”，把皮包给拿走了。我到饭店一问，他们说，东西没存柜上，不负责任。我这一生气，夹气伤寒病到那儿啦。

乙　外出人就怕有病。

甲　一病两个多月，当卖已净，饭店住不了啦，改旅馆吧；旅馆住不了，改小店吧；小店没钱人家也不叫住呀，由小店给我轰出来了。正赶上天降大雪，我是身上无衣肚内无食，这么冷的天，我只穿个小棉袄儿。

乙　有个棉袄还不错呀。

甲　说棉袄又不是棉袄，头里是个小褂，后头是夹袄，就是袖口上有二两棉花。

乙　那管什么用啊。

甲　底下穿个裤衩，趿拉着两只鞋，地下雪二尺多深，我一想哪儿去呀！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啊？我别现眼啦！一横心，死！

乙　好死不如赖活着。

甲　我非死不可。你说我怎么死？

乙　你……我给出主意呀！

甲　抹脖子没刀。跳河吧？河都封啦。跳井吧？城里没井。我

出了城一里多地，一看有个菜园子，菜园子有窝棚，里边有几个人，披着白山羊皮袄那睡觉哪。窝棚旁边有一口井，行啦，我就跳这个。"几位醒醒，我跳井来了……"

乙 您等等吧，我没见过跳井先通知人家的。

甲 对啦，先叫醒他们商量商量。叫我跳我再跳，不叫我跳再作别论，这叫明人不作暗事！

乙 有这么自杀的吗？！

甲 我这一喊，那小伙子醒啦，"你作嘛呀？""作嘛呀，跳井！""你老别跳啊，我们这一村全吃这井，有什么事你说呀？""不叫跳也行，给我拿俩钱儿我就不跳啦！"

乙 你这小子诈财呀！

甲 我们俩这一嚷嚷，那上岁数的醒啦，"弟弟你嚷嚷嘛啊？""哥，你看看，有跳井的。""那位要跳井唉？"我说："我要跳井。""你要跳井？欸，那好极了，我这井淘了二十多年了，一位跳的也没有，今儿个算你给开张了，哈……跳呗！你要不跳，我把你喳里头。""我……"

乙 得！遇见杠头了。

甲 你说跳不跳？

乙 那就跳。

甲 跳呀，死啦！

乙 那就不跳。

甲 不跳，喳里头。

乙 怎么着也活不了！

甲 我有词儿，我说："我干吗来啦？我是自杀来的。既来之则安之。我问你，你这井是甜水呀，还是苦水呀？"

乙 你自杀问甜水苦水干吗？

甲　他说什么我都不跳。

乙　他说是甜的。

甲　我跳苦的。

乙　他说苦的。

甲　我跳甜的。

乙　反正他不死。

甲　他说的也好："你要问这井是甜水是苦水啊……"

乙　那么是甜的是苦的？

甲　"哈哈，二性子！"

乙　得！不甜不苦！我瞧你怎么办。

甲　嗬！"你这要我命来的，官司你打去吧。"拿小棉袄一蒙脸，噔……嗵！

乙　您跳下去啦？

甲　劲儿大蹦过去啦。

乙　过去啦！

甲　过去我就跪下了。

乙　怎么跪下啦？

甲　不跪就给嗵里头了。我说："你救救我吧，我不是您这儿的，困到这儿啦！"我一说他也乐啦，"我就知道你是这玩意儿，压根儿你就没打算跳，你跟我来这套？你算倒了霉了。我打年轻的时候，一个没词儿，我就跳井。"

乙　遇见行家啦！

甲　我说："得了，您救救我吧，给我俩钱儿，我好回北京。""要钱没有，你要是饿，我这有半个窝窝。"给了我半个窝头，我说："净吃窝头我腊心，有什么菜没有？""你还腊心呢！行了，这有一块干疙瘩头，给你呗。""您有什么

稀的没有呀？”“这有半砂锅粥，连砂锅全给你了。”这么大一砂锅也给我了。

乙　这人还真好。

甲　我说，“您给我点儿柴禾和几根引火，到那边点着了好温温这粥呀！”“行了，那有秫秸，拿点呗，给你这半盒洋火。”我一看要嘛儿给嘛儿，一不作二不休，“能不能把您那老羊皮袄给我两件啊？”“作嘛？你要绑票呀！走……”

乙　得寸进尺。

甲　赶紧走吧，抱着砂锅往前走，下了土坡，有个老爷庙，一推门，还开着呢。进去找了三块小砖头，把砂锅坐到上边，把粥温热了。窝头就咸菜，喝光了，吃饱喽，把这点灰儿捧到砂锅里，掸了掸供桌上的土，拿香炉当枕头，一抱热砂锅，往供桌上一躺，“呼”，睡了。

乙　着了。

甲　我正三睡不睡哪。

乙　哦，似睡不睡。

甲　我漏一睡（税）。

乙　那就听罚吧。

甲　我正在五睡不睡……

乙　你怎么又多一税呀？

甲　拿这税补那税呀！

乙　这小子捣腾税哪！

甲　我就听外边汽车响，到庙门口，“嘎噔”一下打住了，一会儿有俩人说话：“找找，远不了，他能跑哪儿去。”

乙　得！逮人的！

甲　这事全让我遇见了！俩人一推门儿进来了，拿电棒儿直照，“找找，准在这溜儿……哎！在这哪！”俩人一起过来了……

乙　把你捆上啦？

甲　没有，给我鞠躬。

乙　鞠躬？

甲　“嗬！姑老爷，您在这哪！我们找您好几天了，您别叫我们着急了，姑老爷，赶紧跟我们回去吧。”

乙　您等等儿吧，您那儿有亲戚吗？

甲　那地方叫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哪儿有那亲戚。

乙　这是认错人啦。

甲　这俩人死气白赖叫我跟他们回去，您说我去不去？

乙　那还不去？去！

甲　去？冒充儿子冒充侄子没关系，冒充姑老爷？到那一瞧不是，非打个半死不可。

乙　那就不去。

甲　不去？哪儿找这事儿去！

乙　我说你到底怎么着好？

甲　我去是去，得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。

乙　那管什么呀？

甲　男的多不去，打上没轻的。

乙　要是女人多呢？

甲　不要紧，女人心软，一央告就完了。

乙　对，可是你怎么问呀？

甲　我还得绕着弯儿问，“你们二位回去吧，我决不回去了。当初，我出来时候什么样子？现在我什么样子？现在我再

835012

回去，家里大大小小，我对得起谁哪？”

乙　好，大大小小就全有了。

甲　这俩人说得也好，“姑老爷，什么大大小小的，小姐那是您的人，刨下小姐就是老太太，其余都是底下人，您还有什么想不开的！”我一听就是小姐老太太两口人，行啦！夹着砂锅上汽车……

乙　您下来吧！还不把砂锅扔了。

甲　砂锅可不能扔，这时候把砂锅扔了，到那一瞧不是，轰出来啦，再要饭没砂锅。

乙　还惦记着要哪！

甲　拐了几个弯儿，到啦。路北的大门，一按电铃，一嗓子“接姑爷”，由大门里出来二十多人：老妈子、打杂儿的、使唤丫头、使唤小子……“接姑爷！”“接姑爷……”

乙　众星捧月，下车吧。

甲　在汽车里我直哆嗦，不敢下车啦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你想，庙里就俩人，黑古隆咚的没认出我是谁。这二十多人，甭全认识我，有一个认识我的就坏，“哎，这不是咱姑爷，是说相声那个。”这不就坏了吗。

乙　那你怎么着呢？

甲　我一下车，一低头，一甩袖子，“讨厌，靠边儿靠边儿。”一甩袖子，坏啦……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袖口那二两棉花出去了。

乙　就剩这二两棉花了。

甲　往里正走着那，我一看本家老太太过来啦。

乙　你认识？

甲　我不认识。

乙　那你怎么知道是本家老太太哪？

甲　我一瞧过来三个老太太，两个老太太，搀着一个老太太，甭问了，两旁边那俩，准是两个老妈子，当中那个准是本家老太太。你想这理呀，都是老妈子搀着老太太，没有老妈儿搀老妈儿，满院溜达的。

乙　那是吃饱了撑的。

甲　我过去冲老太太一鞠躬："娘：您好啊？"

乙　害臊啦？

甲　不是害臊，我是怕老太太瞧出我来。老太太直扒拉我脑袋、"抬头，抬头，看看你这样儿？走一回就这样了。唉！赶紧到浴室洗洗澡去！"

乙　噢，本宅有洗澡间？

甲　有。也讲究，屋里完全白磁砖，鸭蛋圆儿澡盆，檀香胰子喷鼻香，我吃三块洗三块。

乙　怎么吃胰子呀？

甲　我叫他里外见光。

乙　你那儿刷肠子去啦？

甲　洗完了就更衣室换衣服，四季衣服，单、夹、皮、棉、纱，全有。

乙　那看你会穿不会穿啦。

甲　穿衣裳咱讲究，里头是衬衣衬裤、绒衣绒裤，绒衣绒裤外边儿毛衣毛裤，毛衣毛裤外边裤褂儿，裤褂儿外边夹裤夹袄，夹裤夹袄外边儿棉裤棉袄，棉裤棉袄外边儿大褂儿，大褂儿外边夹袍儿，夹袍儿外边棉袄，棉袄外边儿皮袄，

皮袄外边大衣，大衣外边儿马褂，上边儿带着草帽儿，底下穿着毡趿拉儿。

乙　这什么模样儿呀！

甲　老太太一看见我就乐啦，“哈哈，人不刀尺不好看，你看刀尺出来呀……”

乙　好看多啦！

甲　“成狗熊啦！脱了，还憋着跑哪？客厅坐着去。”你别看外边冷，到屋里我的汗就下来啦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屋里太暖和啦，周围暖气，当中一个炭盆，冒那火苗子，六丈多高。

乙　啊！？

甲　房顶有个大窟窿。

乙　好吗！没窟窿，房子着啦！

甲　老太太一句“预备饭”，给我预备的是山中走兽云中雁，鸭翅席。我这儿正吃饭哪，老太太一句话，我一哆嗦，“去，请小姐去。”

乙　你爱人来啦，你哆嗦什么？

甲　老太太可能眼花了没看出我是谁，小姐那眼睛多尖呀。行啦，小姐来啦，我看眼色行事，小姐冲我乐，我稳稳当当坐着，小姐冲我一瞪眼，我撒腿就跑！

乙　准备好啦。

甲　呆了没三分钟，小姐来啦，我一看这小姐，太漂亮啦，气死四大美人。

乙　那四大美人？

甲　醉杨妃、笑褒姒、病西施、狠妲己，也没她漂亮。个儿比

我稍许矮点儿，重眉毛，大眼睛。见着我特别高兴，又高兴又难过，悲喜交加，这表情可不好学。

乙 您学学这点儿。

甲 “回来啦？谁又把你找回来啦……到现在我谁也不怨……我……我就怨我自己为什么当初看中你啦！”

乙 呦呦呦呦呦……

甲 “有老太太活着一天，我们俩人还能将就敷衍，老太太一死，我也跟你受罪！噢！”

乙 怎么啦！吃错了药了！

甲 这时候老太太给台阶儿，“行啦行啦，别说了，他明儿再走，我那儿给你找去！一块吃饭吧。唉，不叫我省心，等过年，挑个好日子，你们办了事儿我也就省心啦。”

乙 老太太意思过年结婚。

甲 有个奶妈说了一句话：“老太太，千万别等过年啦！依我说最近挑个好日子给他们办了事儿，您不就省心了吗？”“对！奶妈，查查皇历去！”奶妈一查皇历，丁是丁卯是卯，当天结婚当天好，就那天结婚。

乙 当天办事！？

甲 文明结婚，她是头纱头花儿，我是礼服礼帽，举行了结婚典礼入洞房，到了洞房我一看……屋里完全西式家具，立柜，写字台，席梦司床，特别软和，我们俩往床上一坐……我这……

乙 高兴呀！

甲 高兴什么呀，我打供桌掉地下啦！砂锅也碎啦，把腰也硌啦！

乙 你不结婚啦吗？

甲　我做梦哪！

乙　噢，做梦哪！

（常宝霆记录整理）

# 酒　迷

甲　刚才是王佩臣唱的乐亭大鼓。

乙　也叫铁片大鼓。

甲　唱的这段节目是《贵妃醉酒》。

乙　啊？不知道别说，哪儿是《贵妃醉酒》啊，那是《太白醉酒》……我也错啦！

甲　反正有人醉酒。

乙　那是《刘伶醉酒》。

甲　对，《刘伶醉酒》，这是“三国”上的一段故事。

乙　又蒙上啦！哪儿来的三国故事啊！

甲　你说是哪朝哪代的事？

乙　我也说不好。

甲　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

乙　没法知道，这是民间传说，没有固定朝代。开头的两句词儿就告诉你啦，听这段故事，别追问朝代。

甲　什么词儿啊？

乙　“混沌初分不记年，杜康造酒醉刘仙……”这是哪朝的事？

甲　我也“混沌”了！

乙　反正民间流传着这件事：杜康造酒刘伶醉，不醉三年不要钱。

甲　一次醉倒三年，这酒劲儿太大啦！

乙　可不是吗！家属还认为刘伶死了呢。

甲　你说，怎么叫喝醉了？

乙　那可不好说，一个人一个样儿。一般地说，喝多了好说话，可越说越玄，嘴里一拌蒜，那就是喝醉了。这叫“酒是高粱水儿，醉人先醉嘴儿”。

甲　不对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“酒是高粱水，醉人先醉腿”，只要脚底下一拌蒜，嘴里才拌蒜，这就要醉了。“我告诉你说，这酒我能喝一斤，这才喝了多少？没事！嘻嘻……哎，你怎么俩脑袋！”

乙　这就醉了！

甲　“谁说我醉了，你才醉了呢，你给我满上，咱再干一杯……”

乙　这腿底下就不行啦！

甲　“……干！”腿一发软，这酒都倒脑袋上了！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“我，我……”

乙　溜桌了！

甲　腿一发软，身上象一摊泥了。

乙　是这样。

甲　这叫“醉人先醉腿”。

乙　喝醉了可没好处。

甲　耽误事啊，多大的事也能耽误，所以说适当喝点儿酒可

以，千万别喝醉了！

乙 为什么喝醉了呢？

甲 那也不一样，不会喝强喝，容易醉；比着喝，容易醉；劝酒干杯容易醉；喝急了，喝猛了，贪杯喝多了，喝空肚子酒……这都容易醉。

乙 怎么才能不醉呢？

甲 不喝就不醉。

乙 那还用你说。

甲 少喝啊！

乙 对，“酒不过两，胜过人参”。

甲 这话又错了！

乙 怎么又错了呢？

甲 喝酒不能超过一两？一两零一钱怎么样？干了一两又拿筷子蘸蘸行不行？不是酒不过两，是“酒不过量，胜过人参”，饮酒不过量，能喝四两喝二两，能喝二两喝一两，这还醉得了吗！

乙 饮酒过量，对工作，对身体都有害处。

甲 对，会喝酒不如会用酒，得会掌握它，一个星期喝一次，逢年过节喝一点儿，拿它调剂精神，可不能一天三遍离不开酒。那就成酒迷啦！

乙 酒迷是什么样儿？

甲 一天到晚离不开酒，不干活儿，光喝酒。

乙 是啊！

甲 过去我们街坊就有个酒迷，这话有些年了，那年我不是十四就是十五。

乙 也记事儿啦！

甲 十四、五还不记事儿，我是傻小子啊！

乙 你说的这个酒迷，家里有什么人哪？

甲 就是爷儿俩。老头早年丧妻，有个姑娘出了嫁，就守着这么个宝贝儿子。家里也富裕，对孩子挺宠爱。老头自己也能喝两盅，可是没瘾，有时候就拿酒逗孩子，让他跟着一块儿喝，一来二去，孩子上瘾了，你再想让他不喝都不行了！

乙 酒量儿也跟着岁数长。

甲 可不是嘛！到了二十岁，什么活儿也不会干，也不找事做，整天在外边饮酒赋诗，总是一醉方休。

乙 酒迷还有些文化。

甲 老头教的。过去教他喝酒，也教他念书，现在，整天跟他着急："你自己看看，这叫什么样子，整天喝酒，什么也不干，我这点家业都让你糟蹋完了，看以后怎么办？""怎么办哪？'车到山前必有路'。"咚！又喝了一口。

乙 哪儿的酒？

甲 他身上带着酒瓶子哪！

乙 可真是酒迷。

甲 "不许喝了，快拿条帚扫扫地。""扫地，条帚在哪儿呢？""不就在门后边儿了吗！""我看不见！"咚，又喝上了！

乙 这不越喝越迷糊吗！

甲 老头一想：怎么办呢？干脆，给他成个家，一娶媳妇儿，他精神有了寄托，就不会成天喝酒了。

乙 这主意好。

甲 娶的这媳妇儿还真不错，模样儿俊俏，还有点学问，也常

劝酒迷少喝酒，干点活儿，酒迷还是不听。

乙　还得老头儿管。

甲　老头也不能象以前那么管了，儿子成了家，就是大人啦，可又不能眼看着他这么喝下去。

乙　那怎么办呢？

甲　有主意，给他写一首诗，贴在他那房门上，劝他戒酒。

乙　好，怎么写的呢？

甲　是这样：

"当年同饮瓮头春"……

乙　"瓮头春"是什么？

甲　就是酒的别名，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。那时候，给酒起名儿都带个"春"字，把酒放在瓮里保存起来，这叫"瓮头春"。

乙　怎么个"当年同饮"呢？

甲　"你小的时候儿咱爷儿俩就一起喝，没想到会把你教成酒迷，为这个，我都把酒戒了。"

乙　那您接着往下念。

甲　"当年同饮瓮头春，

遗害于儿倍伤心。

父子躬耕勤为本，

何苦贪杯损自身！"

乙　词儿可不错。

甲　意思也好啊！老头做了自我批评，劝儿子好好劳动。

乙　酒迷看见了吗？

甲　从酒馆儿回来就看见啦。

乙　感觉怎么样？

甲　心里一阵儿一阵儿地发热。

乙　也是难受。

甲　不，酒劲儿上来啦。

乙　嗐！

甲　倒是也后悔，不过晚了，唉！就这么下去吧！

乙　以歪就歪。

甲　破罐破摔。

乙　这可不好！

甲　他提笔给对了四句，也贴门上了！

乙　怎么写的？

甲　“朝夕难舍瓮头春，
　　如饮琼浆情意深。
　　嗜痴成癖难改悔，
　　愿向严父敬满樽。”

乙　给他爸爸斟上了！

甲　老头儿一看就气坏了，合着我劝你戒酒，你反倒要跟我干杯啊！好小子！

乙　气坏了！

甲　儿媳妇知道了，赶紧劝公爹：“爹！您可别着急，这么大的岁数要急个好歹儿的怎么办哪。来！我帮着您劝劝他。”

乙　怎么劝哪？

甲　她也写了一首诗。

乙　怎么写的？

甲　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
　　迷途知返奉严亲。
　　亚仙刺目警元和，

妻献肝胆省夫君。”

乙　好！是有点学问。

甲　您知道“亚仙刺目”是怎么回事？

乙　不知道。

甲　就是《绣襦记》里李亚仙劝夫求学的故事。

乙　那怎么还“刺目”呢？

甲　晚上，李亚仙在灯下做针线活儿，陪着她丈夫郑元和读书，可是小郑这眼哪，不看书本。

乙　你老盯着我干嘛！

甲　我看你又胖了没有？人家是看李亚仙的美貌。

乙　那怎么还（学）这样儿呢？

甲　偷眼儿看哪！

乙　这书能念得好吗！

甲　李亚仙早就发现了，“噢，他是喜欢我这一对又黑又亮、传情解意的大眼睛啊！要这样下去他还怎么上进哪，我决不能连累他，我只有这么办啦！”

乙　怎么办呢？

甲　拿针把眼睛扎瞎喽！

乙　就为让男人发奋读书。

甲　后来郑元和一举成名，做了大官，可搀着一位瞎太太。

乙　他没有再搞一个吗？

甲　什么？

乙　他没有（甩手）……

甲　噢，把李亚仙抛弃了！

乙　就是，好再（以手作搅状）……

甲　再找一个年轻漂亮的？

乙　官宦人家的小姐。

甲　你这说的不是郑元和。

乙　谁？

甲　×××。

乙　我啊！

甲　人家郑元和、李亚仙是患难夫妻，哪能喜新厌旧，见异思迁呢？

乙　那就上眼科医院吧。

甲　干嘛？

乙　动动手术。

甲　那年月有眼科医院吗？后来遇见良医调治，这才重见光明。

乙　你说评书来啦。

甲　这个故事用得怎么样？

乙　噢，用这事打动酒迷。

甲　可他看了以后摇了摇头。

乙　还不以为然。

甲　他也知道这意思挺好，可他不是迷症吗！只要一迷上什么，就不好改。

乙　他看完这诗表示什么啦？

甲　又和了一首！

乙　什么词？

甲　“豪饮莫问冬转春，

翘首只见杏花村。

休学亚仙失双目，……”

乙　学谁呢？

甲　“可效当垆卓文君！”

乙　让媳妇儿卖酒去啊！

甲　把媳妇儿气得够呛，老头过来一看哪（颤抖）……

乙　好嘛，气得浑身哆嗦。

甲　“这小子，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啊，还想让媳妇儿效仿卓文君当垆卖酒，夫饮妇随，……”

乙　夫唱妇随。

甲　酒不是饮的嘛！

乙　对。

甲　“那我就给当个伙计，咱一家子开个酒馆得了！”

乙　后来怎么样了呢？

甲　街坊有位长者给出了个主意：他不是爱喝吗，索性打一缸酒，把他泡在里边，让他喝个够，要醉死别心疼，要缓醒过来，再见酒他可就伤了！

乙　这话也有点儿道理。

甲　老头一想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这么办了，真死了，算我没生这个儿子！

乙　物极必反，死不了能戒了最好。

甲　后院正好有一口大缸，老头找人刷洗干净了。这缸有一人多深，倒了十来篓酒才满，又准备了一扇磨，还是上扇。

乙　为什么用上扇？

甲　上扇有眼儿啊！又找了两个棒小伙子帮忙。酒迷刚进门，老头就问他：“还喝吗？”“喝。”

乙　改不了！

甲　“要喝酒跟我来吧！”

乙　上哪儿？

甲　后院啊。

乙　要坏！

甲　“看！这回让你喝够了！你下去！跳下去！”这要是别人，非吓坏了不可。

乙　酒迷呢？

甲　满不在乎，往下一栽，“卟嗵”！整个掉缸里了！

乙　悬啦！

甲　几个人把那扇磨往上一盖，老头儿从腰里掏出两张封批来，贴上以后，才去找儿媳妇儿。

乙　怎么说呢？

甲　“孩子！告诉你个事儿，酒迷让我给扔到后院酒缸里啦！他要活了，以后见酒也就伤了；他要死了……，随你怎么办。我贴在酒缸上的封批可不许揭开。”

乙　连急带气！

甲　儿媳妇儿一听这话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
乙　坑的！

甲　“这……这不怪您！您先歇着去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！”

乙　还真沉得住气！

甲　也是强忍悲痛，她有自己的想法：酒迷多不成器，也是自己的丈夫啊！他要死了，往后我可倚靠谁呢？

乙　这就是夫妻之情。

甲　媳妇悄悄儿来到后院，一看见酒缸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“唉，这可真是生有处，死有地，这回再也看不见你这迷症了！这么大的磨盘压着，淹不死也得闷死。酒迷，你死得冤枉啊！”

乙　哭上啦！

甲　你说这酒迷死了没有？

乙　死啦。

甲　没有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他从小练过扎猛子，头冲下也摔不着，一转身喝了口酒……真香啊！他是一边凫水一边喝酒。

乙　没憋死吗？

甲　没事儿，磨盘上不是有眼儿吗？空气挺流通。

乙　对！老头也不忍心把他淹死啊！

甲　酒迷隔着磨眼儿就听见有妇女哭，抽抽搭搭地还念了四句诗，真是如怨如诉。

乙　怎么念的？

甲　"终日贪杯不要命，

酒缸里面了此生。

要想夫妻重相会，

除非南柯一梦中。"

乙　媳妇儿真当他死啦！

甲　酒迷听出来了，这是我们那口子啊，干嘛这么哭哭啼啼的？噢，她当我死了！我这挺好啊！赶紧告诉她一声。想着想着把手从磨眼儿里伸出来了，冲他媳妇儿直晃悠。

乙　这可怪吓人的！

甲　"哎呀！闹鬼啦！""别害怕！"

乙　酒迷说话啦！

甲　他也说了四句。

乙　怎么说的？

甲　"我妻不必痛悲哀，

爹爹的封批可别开。

你若念咱夫妻义……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“给我送点酒菜来！”

乙　他还喝呢！

（颂　华整理）

# 倭 瓜 镖

甲　干什么工作都得有个好身体。

乙　应该锻练。

甲　锻练的方法很多，跑步、游泳、滑冰、打球，球又分篮球、排球、网球、乒乓球、足球。

乙　踢足球得有个好体格。

甲　那么大场子来回跑，没好体格哪儿行。脚劲儿还得大，球过来，"当"一脚飞出多老远去。都得是棒小伙子踢，就没见女的踢球儿的。听说国外有，将来咱们中国也可能有，反正现在没有，过去更不可能有。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过去妇女受封建约束都缠足。

乙　对，小脚。

甲　小脚怎么踢球？第一没法儿穿那拐子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穿上脚在里边逛秋。

乙　那就不穿。

甲　就用小脚踢？球过来，"当"一使劲，球没出去，脚找不着了。

乙　哪儿去了？

甲　钻球儿里头去了。

乙　嘻！

甲　咱们也有传统的锻炼方法，武术就是中国独有的。

乙　武术又叫把势。

甲　正说是八式，手上四式，脚上四式。

乙　手上四式是什么？

甲　搂、打、腾、封。

乙　脚上是……

甲　踢、弹、扫、挂。

乙　听你这么说，你对于武术有研究？

甲　我是个练家子。

乙　你练过什么？

甲　内家拳、外家拳。

乙　内家拳是什么？

甲　分无极、有极、皇极、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形意、八卦。

乙　什么叫外家拳呢？

甲　少林寺，弹腿各门的拳脚，大红拳、小红拳、八仙拳、地趟拳、罗汉拳、猴拳小架子，远离长拳，近里短打；要练猫窜、狗闪、兔滚、鹰翻、蛤蟆蹦、骆驼纵。

乙　我都没见过。

甲　还有硬工夫。

乙　什么硬工夫？

甲　金钟罩、铁布衫、铁砂掌、朱砂掌、鹰爪力、重手法，还有绵砂掌。这工夫怎么样？

乙　好！

甲　我都不练。

乙　哦，你是竟说不练呢！

甲　我的工夫在这儿呐（用手一指头）。

乙　油锤贯顶！

甲　你看见过吗？

乙　看见过，一个人拿着大铁锤，那个人脑袋上顶着一块大石头！铁锤往石头上一砸，石头碎了，脑袋还那样。

甲　那是工夫哇？那是玩儿！

乙　啊！玩儿！？玩儿命！

甲　我睡着了都不练，我醒着更不练啦！

乙　那么你练什么呢？

甲　我练火车贯顶。

乙　什么叫火车贯顶？

甲　拿脑袋撞火车头。

乙　火车停住了，拿脑袋慢慢往上撞？

甲　要慢慢的撞，那就不撞火车了，找块钢板撞不一样吗，我何必撞火车呢？我这是在火车走起来迎着头儿撞。可是有撞的有不撞的。

乙　什么车能撞，什么车不撞呢？

甲　快车撞，慢车不撞，普通快的车我还不撞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撞上没劲！我撞的是由北京到天津那趟快车，小站头儿都不停，由北京开车到天津才站，我在杨村那儿等着它，站在三道扬旗以外。

乙　干嘛站那么老远？

甲　火车虽然不停，进站也闷气，撞上就没劲儿啦。三道扬旗以外，铁道当间儿，骑马蹲裆势这么一站，把气由打丹田

往上一提，浑身的力量全运在脑门儿上。火车来了，离老远就拉笛。

乙　那是让你躲开。

甲　躲开！我干吗去的？我冲火车头撇嘴：朋友，我冲你来的！火车离我的身子有四五尺远，我悠起身儿来对着车头，“当”这么一撞。火车过去您再瞧我这脑袋？

乙　照旧？

甲　碎了！

乙　那还不碎呀！

甲　不碎你撞！

乙　我呀！您这是功夫？

甲　这是自杀！

乙　可不是自杀吗！

甲　我打算这么练，可连一次还没试验过哪！

乙　试验一次可就完了。

甲　练武功要投名师，访高友。提起我来您不知道！要提起我的老师大大有名。

乙　您的老师尊姓大名？

甲　恕个罪儿说，我老师姓侯名景。

乙　猴景啊？！

甲　带着我和我哥哥，两个小猴景，夏天在开洼里练，冬天在冰窖里练。

乙　好吗，猴景进冰窖——满凉。

甲　我给师父露过脸。有一年北京会友镖店请我们哥俩保过一趟镖。

乙　会友镖店在哪儿？

甲　北京前门外粮食店大街路西。我们哥俩到了粮店，离老远的我就看见了，门口儿站着四十多位迎接我们哥俩，个顶个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胖的胖，瘦的瘦，胖的胖得结实，瘦的瘦得精神，站在那儿雄赳赳、气昂昂，咳嗽都是两响儿的——呸！叭！当中是掌柜的王占鳌，七十多岁白胡子老头，冲我哥俩一抱拳："不知二位老师驾到，未曾远迎，当面恕罪。"

乙　你说什么呢？

甲　我说："岂敢！岂敢！咱家来的鲁莽，田大人你就恕个罪吧。"

乙　你这是哪一出？

甲　《黄金台》！掌柜的说着往里请，进大门应该一直往西，进屏风，穿过厅到后楼。没这么走。掌柜的同着我们哥俩进大门往北，走角门儿，打箭道一直往西，直奔后院后楼的后边，三层楼，楼窗开着。掌柜的说："咱们楼上说话。"一抱拳使了个八步赶蟾，"噌"！上去了！

乙　多大的功夫！

甲　我哥哥回头瞧了我一眼，这是嘱咐我呐：兄弟，瞧见了没有？要上不去，连师父猴景都不好看！

乙　你就甭提你师父啦！

甲　我哥哥这功夫比掌柜的又难了，站在楼窗下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"噌"！上去了。

乙　这瞧你的了。

甲　我得露一手。我来了个双响旋风脚，一抬腿，"日"！劲儿大了，上房啦！

乙　您上了房了？

甲　鞋！

乙　怎么鞋上了房啦？

甲　我没钉鞋带。我说："来呀，搬梯子够鞋！"

乙　谁管这些事儿呀？

甲　他们把梯子立那儿了，我鞋也够着了，人也上去了！

乙　多泄气！

甲　到上边给预备一桌教席，我见着吃不客气。我正吃着哪，掌柜的一抱拳："请二位师父没有旁的事，因为北路镖道路不好走，匪人太多，不知两位师父可敢前往？"

乙　问你们敢去不敢去？

甲　我哥哥应当说几句呀，不行，口吃！我说得漂亮。

乙　你怎么说的？

甲　我说："掌柜的，休长他人威风，灭我们哥们儿锐气，人活百岁终是一死，反正我们这次也回不来了……"（哭腔）

乙　你哭什么？

甲　我心软！

乙　嗐！这得说横话！

甲　我说："我们哥俩去，请您放心吧！"掌柜的说："好！请到楼下过过汗儿！"

乙　什么叫过汗儿？

甲　就是练练功夫。老头手一按桌子"噌"！到窗口啦，脸朝里背朝外，使了个翻筋斗的跟头，下来了！落在地上，四两棉花相仿，七十多岁了，多大的功夫。我哥哥一按桌子，"噌"！也到楼窗了，他是脸朝外，背朝里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下来了，叫外行一看这是自杀。

乙　这可不是坠楼自杀吗？

甲　这叫燕子投井，离地还有六、七尺，使个云里翻身，鲤鱼打挺，一落地上身不摇，下身不晃！

乙　好功夫！瞧你的了。

甲　我一抱脑袋，顺着楼梯咕噜噜……，下来了。

乙　你怎么轱辘下来了？

甲　这叫英雄不失本色，我打梯子爬上去的，就得轱辘下来。

乙　多现眼哪！

甲　到了后院有场子，地下铺着黄土，这边摆着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、鞭、锏、锤、爪、镋、棍、槊、棒、拐子、流星，十八般兵刃，我哥哥一伸手拿了杆大枪。

乙　哦！花枪！

甲　你不懂，花枪是花枪，大枪是大枪。

乙　这还有分别吗？

甲　七尺为枪，五尺为棍，大枪是一丈零八寸，我哥哥拿的是一丈零八寸的，扎了一趟六合枪！

乙　什么叫六合枪？

甲　内三合心、气、胆，外三合手、脚、眼，有赞为证："一挑眉攒二刺心，三扎脐肚四撩阴，五扎磕膝六驱脚，七扎肩井左右分。"夹枪代棒白蟒翻身，扎完这趟枪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大家齐声喝彩。

乙　这该看你的了！

甲　我把单刀拿起来了。单刀不好练，单刀为百兵之贼。往这一站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鼻对胸，耳对肩，沉心伏气（抱着扇子），这就好比护手牌，前瞧刀刃，后瞧刀背儿，上看刀尖儿，下看绸子穗儿。

乙　瞧这份贫劲儿的！

甲　往前上半步，作了个罗圈揖。

乙　这是干什么？

甲　未曾学艺先学礼，礼多人不怪。让过各位老师父，“诸位都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哪一点儿练得不好，请您指教。”行完礼刀往右手一交，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拧背塌腰。

乙　好架势！

甲　把势把势全凭架势，没有架势，就算不了把势，光说不练那叫嘴把势，光练不说那叫傻把势，那位买我的大力丸，有您一份，有您一份。

乙　你这儿卖大力丸哪？

甲　该当我成名。

乙　怎么哪？

甲　练了没有五六手儿，西北上来一块黑云，刷……，下起雨来了。

乙　别练了。

甲　别练了！？这才显出我的功夫呐！当院铺着黄土，用雨一浇是滑的，脚底下一滑，步眼一乱，摔个跟头闹身泥，那多寒碜。这地方就显功夫了，脚底滑，步眼不乱，没有十五年的功夫练不了，这叫登萍渡水，走鼓站棉。雨越下越大，我的刀越练越欢，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，只见刀不见人，刀都淋湿了，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。

乙　你在当院练刀哪！

甲　我在屋里避雨哪！

乙　刀哪？

甲　扔院里了。

乙　这倒好，淋刀不淋人。

甲　掌柜的爱看！叫好！

乙　好练刀！

甲　好避雨！

乙　这是损你哪！

甲　我不理会。掌柜的说："咱们验验镖。"

乙　看看保的是什么？

甲　到后院我一看，桌上摆着十几个这么大个儿，黄登登的……

乙　金元宝。

甲　老倭瓜。

乙　老倭瓜?！不用你保，找个卖菜的就送去了。

甲　这是什么倭瓜？

乙　哦！金的！

甲　面淡的！

乙　水头儿大没人要。

甲　你拿刀把他切开了，瞧里头——

乙　什么好东西？

甲　有倭瓜子儿。

乙　没子儿那是瞎倭瓜。

甲　把倭瓜子儿掏出来，珍珠宝石放在里边，竹签签好，黄土泥一封口，知道的是保镖的，不知道的是运倭瓜，这叫暗镖。挑了日子动身，出北京齐化门，走关东店、八里桥、里河、外河、邦均、蓟州，到遵化，再出喜峰口，天就快黑了。我哥哥说住店，我说咱们连夜而行。往前走了十几里地，前面有一片树林子，就听"仓啷啷"一声锣响，有了贼了！由树林里，出来一百多名喽罗兵，有拿枪的有拿刀

的，为首的是个黑大个儿，骑着一匹黑马，拿着一条镔铁大棍，口念山歌："呀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打我的山前过，留下买路财！牙蹦半个不字，一棍一个不管埋。"

乙　好厉害的贼呀！

甲　他厉害呀，我哥哥比他厉害，性如烈火，裆里一使劲，"噗啦"一声……

乙　出了马啦？

甲　拉了屎啦！我说："哥哥，怎么这么臭啊？"

乙　你就别问啦！

甲　我哥哥说："我拉了！"我说："小小山贼怎么会气的哥哥拉屎？"

乙　那是吓的！

甲　我知道哇！这么说还拢点儿元气呀！我说："哥哥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师父叫你露脸来的，还是叫你拉屎来的？你拉我怎么不拉哪？"

乙　你有功夫？

甲　我兜着油布哪！

乙　嗐！

甲　"杀鸡何用牛刀，兄长请退后，待小弟前去送死！"

乙　一个拉屎，一个送死！

甲　"来呀！拉过我的牛来！"

乙　上阵都骑马，你怎么骑牛哇？

甲　比古哇！孙庞斗智，孙膑骑的就是牛哇。

乙　人家的牛会腾云驾雾。

甲　我的牛会蹦。

乙　一蹦多少里？

甲　六十里地。

乙　你买了几年了？

甲　三年了。

乙　蹦过几回？

甲　一回没蹦过。

乙　嗐！废物牛。

甲　我说："来呀，扛过我的扁担来！"

乙　上阵使枪！

甲　使扁担比古。

乙　又比谁？

甲　《探庄》的石秀，使的就是扁担。

乙　人家那里边有枪。

甲　我这也有。

乙　亮银枪？

甲　大烟枪。

乙　烟枪啊？

甲　里边还有斗粘哪。

乙　那管什么用啊？

甲　打不过他，冲他一吹，贼要是有瘾，一闻就得趴下。

乙　这都什么主意啊！

甲　我骑着牛，抱着扁担，来到贼人面前，高声断喝："贼呀，贼呀，贼爷爷呀！"

乙　怎么管他叫爷爷呀？

甲　我嘴甜点儿，他心一软，就许把我放过去啦。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这个贼不听我这套，举起大棍，搂头盖顶砸下来啦。我赶紧拿扁担往上一迎，就听“咔嚓”一响……

乙　棍磕飞啦？

甲　扁担折啦！

乙　坏啦！

甲　坏啦？好啦！扁担折了我的枪露出来了，顺手一捋，给他来个回牛枪。

乙　回马枪！

甲　我骑的是牛。这枪直奔贼人哽嗓咽喉，就听“噗哧”一声……

乙　扎上啦。

甲　他把枪给攥住啦！“给我！”“拿去！”

乙　你怎么松手啦？

甲　不松手连我也过去啦。

乙　嗐！

甲　这叫骄兵之计，枪给他了，我背后还有双刀呢。我抽出了双刀，“贼人哪里跑！”贼人掉转马头，我们牛马相会……

乙　二马……噢，对啦，你骑的是牛。

甲　不等贼人大棍举起来，我左手刀虚晃一着，右手缠头裹脑，手起刀落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——红光崩现，鲜血迸流，斗大的脑袋在地下“滴溜溜”乱滚。

乙　您把贼杀了？

甲　我把牛宰啦！

（常贵田整理）

# 批“三 国”

甲 曲艺的形式很多。

乙 有说有唱。

甲 单弦、大鼓说唱故事，有“红楼”的段子，有“聊斋”的段子。

乙 “三国”段也不少。

甲 对，京韵大鼓的节目有《古城会》、《博望坡》、《草船借箭》、《单刀会》……这都是三国段。

乙 还有《白帝城》、《七星灯》、《战长沙》……

甲 行啊！看起来你对“三国”这部书够熟的啊！

乙 不敢说熟，常看“三国”。

甲 您是满脑子“三国”。

乙 哪里，哪里。

甲 您是一肚子“三国”啊！

乙 我……你才一肚子“三国”呢！

甲 这不是夸您吗，怎么，挂不住了？

乙 没有这么夸的，“一肚子‘三国’”，那就是一肚子的主意，招得谁也不敢理我，又有什么好呢！

甲 一肚子主意有什么不好呢？那是智慧啊，眉头一皱，计上

心来嘛！

乙　噢，主意多是智慧？我领会错了。

甲　你怎么领会的。

乙　我当成一肚子坏水啦！

甲　你那领会不对。主意得看对谁用，当然有好主意，也有坏主意。所以说这一部“三国”就是比主意、比智慧。

乙　也就是比谁最有能耐？

甲　依你说“三国”里谁能耐大呢？

乙　依我看能耐最大就是诸葛亮。

甲　诸葛亮有什么能耐？

乙　诸葛亮能耐可大了，“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”嘛！

甲　这就是诸葛亮的能耐啊？

乙　当然还有啊，他是仰面知天文，俯察知地理，晓阴阳，知八卦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未出茅庐先知三分天下，博望坡火烧夏侯惇，激权激瑜，舌战群儒，辅佐刘备，可称盖世之奇才，我看，“三国”里就数诸葛亮能耐大。

甲　噢，诸葛亮能耐大？到了五丈原怎么会死到司马懿手里？

乙　那……那就是司马懿有能耐？

甲　司马懿有什么能耐？

乙　司马懿是领兵大元帅，统带千军万马，执掌生杀大权，就拿取街亭来说吧，自己不用去，派张郃一战成功，司马懿多有能耐！

甲　司马懿要是有能耐，得了街亭，怎么还让赵云追的满街乱跑？

乙　这一说，赵云有能耐。

甲　赵云有什么能耐？

乙　赵云是常胜将军，百战百胜，长板坡前一场鏖战，单枪匹马，抵挡曹兵，闯出重围，救出阿斗，那是多大的能耐！

甲　赵云要是真有能耐，到了当阳桥，为什么还让张飞给断路哪？

乙　那就是张飞有能耐。

甲　张飞能耐大？虎牢关战吕布，为什么哥儿仨打人家一个？

乙　那是吕布有能耐。

甲　吕布要是有能耐，白门楼怎么会落到曹操手里？

乙　那还是曹操有能耐？

甲　曹操要是有能耐，火烧战船，怎么把胡子都烧没啦？

乙　要照你这么说……

甲　谁有能耐？

乙　你有能耐！

甲　我有什么能耐？

乙　你把我问住啦！还没能耐吗？

甲　你要真看过“三国”，那我问你，《三国志》是谁作的？

乙　这我知道，陈寿作的。

甲　《三国演义》呢？

乙　罗贯中。

甲　谁批过“三国”？

乙　这我知道，有金批——金圣叹。

甲　毛批呢？

乙　看过，毛宗岗，还有御批，就是乾隆批的。

甲　还有呢？

乙　还有谁批的？

甲　常批。

乙　常批，这是哪位古人哪！

甲　这不是古人，是今人。

乙　今人，这是哪位大文豪啊？

甲　不敢说文豪，狼豪。

乙　写小楷去吧，毛笔啊！

甲　就是常氏宝堃批的。

乙　噢，敢情是你啊？

甲　对喽。

乙　金批、毛批、御批的我都看过，唯独您这常批的我还真没看过。

甲　那你可以看看。

乙　书店里买得着吗？

甲　买不着。

乙　卖完啦？

甲　还没出版哪！

乙　没出版你说个什么劲儿？

甲　别看没出版，论点都出来了。

乙　那您就给我们说说吧！

甲　我先问你，这部书为什么叫“三国”？

乙　这还用讨论吗，北魏、西蜀、东吴，此为“三国”。

甲　那就不对了。

乙　怎么不对？

甲　十八路诸侯讨董卓，为什么不叫“十八国”呢？

乙　那不行，他们没成事啊。

甲　后来降孙皓三分归一统，为什么不叫“一国”？

乙　那……那么您说为什么叫“三国”？

甲　不知道了吧。就因为“三国”里边带“三”字儿的目录多，故此叫“三国”？

乙　都有什么哪？

甲　头一回就是“三”。

乙　是什么？

甲　“宴桃园豪杰三结义”，有“三”没有？

乙　嗯，有。还有什么？

甲　那可多啦！“破关兵三英战吕布”，“陶恭祖三让徐州”，“屯土山关公约三事”，“曹孟德会合三将”，“刘玄德三顾草庐”，“定三分隆中决策”，“荆州城公子三求计”，“袁曹各起马步三军”，“三江口曹操折兵”，“三江口周瑜纵火”，“诸葛亮智取三城”，“三气周瑜”，“三擒孟获”……

乙　慢点！那是“七擒孟获”！

甲　几擒？

乙　七擒哪！

甲　你想啊，有七擒必有三擒，不能由二蹦到四啊！

乙　这么个三擒哪！还有什么？

甲　“诸葛亮三出祁山”。

乙　唉，“六出祁山”。

甲　是啊，二三如六。

乙　小六九儿啊！

甲　“姜伯约三伐中原”。

乙　不，“九伐中原”。

甲
乙 三三见九。

乙 我就知道嘛！

甲 直到最后一回“降孙皓三分归一统”还是有“三”。

乙 还真是带“三”字的目录多。

甲 不但是目录，“三国”里边还有很多带“三”字儿的事情。

乙 都有什么？

甲 那可多啦，“三国”里有“三不明”，“三不知去向”，“三匹驴”，“三张断三桥”，“三奇”，“三个做小买卖的”，还形成了三句俏皮话在民间流传。

乙 您先说说这个“三不明”。

甲 那好。

乙 怎么个“三不明”啊？

甲 “三国”里有仨人，姓名不明，一个是有姓无名，一个有名无姓，还有一个是没名没姓。

乙 都是谁？

甲 有姓无名的是东吴乔国老。

乙 不对啊，他不是姓乔名国老吗？

甲 不对，国老是皇亲，不是名字，说白了就是老丈人，你们家的人，有叫国老的，还是有叫国舅的？

乙 没有。

甲 还是啊！所以他有姓无名。

乙 不对，乔国老有名字。

甲 叫什么？

乙 乔玄。

甲 “三国”里有吗？

乙 没有。

甲 你是哪儿听来的？

乙 京戏《甘露寺》，马连良先生扮演乔玄。

甲 我就知道你是听戏听来的，《甘露寺》里乔玄是主角儿，他上来得报名啊，能报乔国老吗？（韵白）“老夫，乔国老！”

乙 自己承认是老丈人？

甲 不好听吧！所以戏曲界给他编了个名字叫乔玄，上场一报名，好听了：“老夫，乔——玄！”

乙 为什么叫乔玄呢？

甲 有道理啊！就是说他这名字没落实，还在那悬（玄）着哪。

乙 噢，这么个乔玄哪！有名无姓哪？

甲 “王司徒巧使连环计”里边的貂蝉。

乙 哎，貂蝉有姓啊！

甲 姓什么？

乙 姓貂名蝉字丫环。

甲 没听说过。她是王允的歌姬，原文上没姓，就叫貂蝉。

乙 无名无姓呢？

甲 “张翼德怒鞭督邮”，那个督邮不就无名无姓吗？

乙 督邮是干什么的？

甲 就是当时的信使，他刚一露面就让张飞给绑在树上打了一顿，以后也不提他了。“三国”里就属这个督邮倒霉，没名没姓，白挨一顿打。

乙 合着就为挨打来的。“三不知去向”呢？

甲　貂蝉不知去向，徐庶不知去向，这个督邮挨完了打也不知去向。

乙　嘿！还有什么“三匹驴”？

甲　对，《捉放曹》里吕伯奢骑驴沽酒，这是头一匹驴。

乙　第二匹呢？

甲　刘玄德二顾茅庐回来，正碰见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骑驴过小桥，还念了一首《梁父吟》。

乙　什么词儿？

甲　“一夜北风寒，
万里彤云厚；
长空雪乱飘，
改尽江山旧。
仰面观太虚，
疑是玉龙斗；
纷纷鳞甲飞，
顷刻遍宇宙。
骑驴过小桥，
独叹梅花瘦！”
这里边不是有一匹驴吗？

乙　这才两匹，第三匹呢？

甲　诸葛亮有个哥哥叫诸葛瑾……

乙　这我知道，他号叫诸葛子瑜，是孙权的谋士。我是问你那匹驴？

甲　你听着。诸葛瑾这个人是长脸膛，大下巴，脑袋跟驴一样，故此就算一匹驴。

乙　这不象话，拿人比驴啊！

甲　别忙，真有一匹驴。有一次东吴大宴群臣，内中就有诸葛子瑜，他带着儿子去的，他儿子那年才六岁，叫诸葛恪。在酒席宴前有人跟诸葛瑾开玩笑，就拉来了一匹驴，在驴脑袋上用粉笔写了四个大字："诸葛子瑜"，大小官员一看哄堂大笑。诸葛瑾当众受辱，急吧，这又是开玩笑，不急吧，又够窘的。这时候诸葛恪一看：爸爸受气啦！别看是小孩，真有主意，拿起笔来在这四个字底下又添了两个字。

乙　哪两个字？

甲　"之驴"。再一念就好听了，"诸葛子瑜之驴"，吃喝完了，爷俩儿把驴拉他们家去啦！

乙　嘿！什么叫"三张断三桥"？

甲　张飞喝断当阳桥，张任断过金雁桥、威镇逍遥津，张辽断过小师桥。

乙　三个不知道呢！

甲　有这么仨人，他们家的事，你问谁，谁都不知道。

乙　那你问我啊，我就知道。

甲　你知道？我问问你，周瑜姓什么？

乙　嗐！姓周啊，姓周名瑜字公瑾。

甲　他姥姥家姓什么？

乙　他姥姥家……，不知道！

甲　这就一个不知道啦！诸葛亮姓什么？

乙　复姓诸葛，单字名亮，字孔明。

甲　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？

乙　这……，不知道！

甲　两个不知道啦！

乙　三个不知道呢？

甲　张飞姓什么？

乙　姓张名飞字翼德。

甲　他姥姥家姓什么？

乙　你怎么净问姥姥家呀？

甲　你知道不知道吧！

乙　不知道。

甲　哎，“三个不知道”。

乙　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

甲　我都知道。

乙　那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？

甲　姓纪。

乙　诸葛亮他姥姥家呢？

甲　姓何呀。

乙　“三国”原文可没有哇！

甲　怎么没有哇，您是不注意。

乙　哪点儿？

甲　周瑜临死的时候，仰天长叹，说了一句。

乙　说的什么？

甲　“既生瑜，何生亮？”这就是说纪氏老太太生的周瑜，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。

乙　不对！人家是说既然生了我周瑜又何必生他诸葛亮。

甲　你那是误解。

乙　还说我误解！那么张飞姥姥家姓什么？

甲　姓吴哇！

乙　怎么知道呢？

甲　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：“无事生非”，这就是说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。

乙　有这么讲的嘛？

甲　要不怎么说“常批”呢！

乙　三个做小买卖的是谁？

甲　这你都不知道。刘备卖过草鞋。

乙　对，织席贩履嘛。第二个呢？

甲　张飞卖过肉。

乙　不错，家住涿州范阳郡，屠户出身。第三个呢！

甲　赵云……

乙　赵云？他卖过什么？

甲　卖过粘糕。

乙　赵云多会儿卖过粘糕呀？

甲　粘糕赵嘛！

乙　这是哪儿的事呀！

甲　你没听过这出戏？

乙　什么戏？

甲　《天水关》，姜维在校场传令，唱了几句流水板，把赵云的家底给唱出来了。

乙　怎么唱的？

甲　（唱）“这一般五虎将俱都丧了，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。”听听，他老卖粘糕。

乙　哦，没卖过别的。

甲　这就是三个做小买卖的。

乙　哎，你不是还有三句俏皮话呢吗？

甲　这三句俏皮话在民间广泛流传，您一定知道。

乙　头一句？

甲　“张飞拿耗子——大眼瞪小眼”。

乙　这我知道。怎么讲呢？

甲　张飞屋里有耗子，搅得他睡不着觉，所以他半夜起来拿耗子。

乙　大眼瞪小眼呢？

甲　你想啊，张飞那眼睛多大，耗子眼小啊，他看见耗子光瞪眼，耗子吓的哆嗦，两小眼儿也那么干瞪着。

乙　合着闹了半天也没逮着耗子。

甲　这话就是说有人遇事光着急，没办法，一块儿大眼瞪小眼，解决不了问题。

乙　第二句呢？

甲　“周瑜当当——穷都督”。

乙　这话怎么讲？

甲　周瑜一十三岁起就官拜水军都督，少年得志，大手大脚，赚的钱总不够花，连大褂儿都送当铺去了，押几个钱先吃饭吧！当铺有认识他的，“这不是周瑜吗？周瑜怎么还当当啊？”“嗐，他是个穷都督。”这就叫“周瑜当当——穷都督”。

乙　是这么讲吗？

甲　依你说呢？

乙　这个“都督”是借字抄音。这话是批评那些碎嘴子，不办正事，老唠叨。

甲　也有这么领会的。

乙　第三句呢？

甲　“刘备摔孩子——邀买人心”。

乙　这句我明白，这是说有的人好做个样子给别人看，为的是买好。

甲　那为什么单搁刘备身上呢？

乙　这也有个故事啊？

甲　刘备摔孩子摔的是谁？

乙　这我知道，阿斗。

甲　他邀买谁的人心？

乙　赵云，还有文武群臣。

甲　他为什么要摔阿斗呢？阿斗是刘备的儿子，当时还吃奶呢，赵云从糜夫人手里接过来揣在怀里，带着他抵挡曹兵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闯出曹营，到了汉阳院，见着刘备，把阿斗交到他爸爸手里，刘备不但一下没亲这孩子，还当着文武群臣说了一句："为一孺子，险些伤孤一员勇将，要你何用？"啪！把孩子摔地下了！

乙　那不摔死了吗？

甲　摔不死！

乙　那也摔伤了！

甲　没摔着。

乙　怎么没摔着？

甲　你忘了，刘备胳膊长啊！

乙　对啦，双手过膝。

甲　他又不是真摔，真摔是抡起来，他这是假摔，一猫腰，好象要扔孩子，可是胳膊长啊，等于把孩子放在地下了。

乙　那是摔不着！

甲　可是赵云心里不落忍了，看！主公为我把孩子都摔了！其实，刘备压根儿就没想摔，他要是真把阿斗摔死，赵云也

不愿意啊！

乙 怎么？

甲 他为救这孩子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累得肝儿疼，真把孩子摔死，他不白费劲了吗？

乙 是啊！

（颂　华整理）

# 卖 挂 票

甲　我就爱听曲艺。

乙　您听完了多提意见。

甲　那好办，有时间我可以给你们说说。

乙　说说？

甲　就是指教指教。

乙　谁指教谁啊？

甲　当然是我指教你们喽。

乙　这位说话可够狂的。

甲　曲艺是有说有唱．对吧！

乙　对！我们相声讲究说、学、逗、唱。

甲　唱好了可不容易。

乙　那得下功夫。

甲　俗话讲得好，要唱得有好嗓子，拉弓得有好膀子，走长道儿得有好脚掌子，开买卖得有个好幌子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唱上讲究辙调板眼，抑扬顿挫，尖团呃嗄，唇、齿、舌、喉，还得有鼻音。

乙　什么是鼻音？

甲　京剧花脸用的多，是鼻腔传出来的共鸣音，《空城计》里司马懿一唱就用鼻音。

乙　怎么唱的？

甲　（学韵白）“坐立雕鞍，听本督一令！”

乙　嗯，这就是鼻音。

甲　再瞧这姿势！

乙　我看着都害怕。

甲　（唱）“坐在马上传将令，
大小三军听分明，
那一个大胆把西城进，
定斩人头不徇情。”

乙　哎，是归到鼻音上了。

甲　还得合辙押韵，分出上下句来。

乙　对，这都是吐字发声上的功夫。

甲　就拿这四句来说，就是上仄下平，要是“一顺边”可就难听了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四句全唱仄声，也就是三声，四声，那就分不出上下句啦！

乙　您唱一回试试。

甲　行，这四句都往上挑着唱啊！
（唱）“坐在马上传将令（唱‘领’），
大小三军听分明（唱‘命’），
哪一个胆大把西城进（唱‘紧’），
定斩人头不徇情。（唱‘请’）。”

乙　这落的下来吗！

甲　听着别扭吧？

乙　这一说您对京剧是有研究。

甲　那当然啦，我就是唱戏的。

乙　噢，您是京剧演员？

甲　什么演员哪，我不敢当。

乙　您这是谦虚。

甲　我是鳌里夺尊，人前显贵的角儿。

乙　好嘛，更不谦虚！

甲　告诉您吧，哪出戏我都站在当间儿，不站两边儿！

乙　都是主演，您是哪个行当呢？

甲　文武昆乱不挡，生旦净丑皆能。

乙　吓，您是全材。

甲　全裁了不行，得给我留双鞋面儿。

乙　裁衣服啊！

甲　我久占江南，到南边儿几省你打听去，没有不知道我的。

乙　是啊？

甲　那真是名驰宇宙，撼动乾坤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的时代艺人。

乙　什么名字？

甲　烤山芋！

乙　烤山芋？！

甲　啊，外号儿“盖江南”，到南方没有不知道我的。

乙　甭南方，北方对您也熟悉。

甲　哎。

乙　你想，谁没吃过烤山芋啊！

甲　这叫什么话。

乙　不是你自己说的嘛——烤山芋！

甲　这是我的艺名，有讲儿。

乙　怎么个讲法？

甲　形容我这嗓子是外焦里嫩，你乍一品尝挺苍老，细一咂滋味是又甜又嫩。

乙　是啊！“烤山芋”嘛，可不外焦里嫩嘛！

甲　在南方尽是好角儿给我配戏，象麒麟童……

乙　就是周信芳先生。

甲　盖叫天、林树森、白玉昆、赵君玉……

乙　都是有名的艺术家啊！

甲　都常陪着我唱戏。

乙　您就说同过台得了，还陪呢！

甲　那年梅兰芳在上海演出，非要跟我合作。我一想梅先生那么大名望，让人家陪我唱不合适。

乙　嗯，是不合适。

甲　咱心里下不去。

乙　人家也不陪你唱啊！

甲　可我也不能陪梅先生唱。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我从打一唱戏，就挂头牌，没给人挎过刀。

乙　没挂过二牌。

甲　可人家梅兰芳非让我给帮帮忙，到他唱戏的时候在台上立着一个牌子——“特请‘烤山芋’舞台监督”。

乙　你给梅先生监督？

甲　把着点。

乙　噢，把场。

甲　对喽，我就站在幕侧，看的清楚极了。

乙　嗯。

甲　这事有没有？

乙　有，那是你看戏没票，跑后台“戳腿”去啦。

甲　就凭我烤山芋能听蹭戏，人家梅先生用得着我。

乙　这话我信，是用得着，演完戏饿了不得垫垫吗！

甲　把我吃了，你太可气啦！我好给青年演员把场，观众看见我就鼓掌，这事你会不知道？

乙　噢，这事我知道，给青年演员把场，观众看见就鼓掌，对不对？

甲　对，你知道吧！

乙　那是你吗？那是尚小云先生。

甲　尚小云那是跟我学的。

乙　这话我听着可玄。

甲　这么说，你对“烤山芋”不那么稀罕。

乙　稀罕？我得知道你的艺术水平到底怎么样啊？

甲　看起来，你对我还是有点怀疑。

乙　不是怀疑，我是不敢相信。

甲　那我给你说说前几年我在天津唱戏的事，听完了你不信也得信。

乙　这是那一年？

甲　一九四六年。我从上海坐轮船到天津来，因为走得急点儿，把船票给弄丢了，得亏轮机长认识我，我一说要去天津，他给我找了个又清静、又严紧、又暖和的地方。

乙　一等客舱。

甲　把我塞烟筒里啦！

乙　瞧这地方！

甲　临上船我还是小白脸儿呢，等下船成了印度人啦！

乙　满熏黑啦！

甲　下船以后，天津梨园行都聚到码头上欢迎我，当时就找了个饭馆，先来了一顿下马宴席。

乙　哪儿？

甲　万顺成。

乙　锅巴菜啊！

甲　还有辣子呢！

乙　请您这么大角儿就吃锅巴菜啊？

甲　就在锅巴菜席前，天津梨园公会的会长梁一鸣约我给苦同行唱几场义务戏。

乙　这可太好啦！

甲　我一听，这可不行，唱不了，"诸位，我这次从上海经过天津到北京，目的是想看看戏，找老前辈学点能耐……"梁一鸣一听把话接过去了："我说烤老板……"

乙　什么叫"烤老板"哪！

甲　"烤老板哪，您路过天津，我们三生有幸，怎么能不借这机会跟您学点儿东西呢，您就别推辞了。您要不肯赏脸，不但同行的学不到艺术，贫苦同行得不到救济，看戏的主儿也会感到失望的、痛苦的、凄凉的。应该用您那烫手的烤派艺术温暖温暖他们那饥饿的心肠啊！"

乙　还是烤山芋！

甲　我说："不行，我这次来，配角、跟包、文武场、戏箱，都没带，怎么唱啊！"梁一鸣说："嗐！这好办，我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天津的您不满意没关系，我从北京约角儿来

陪您唱。”

乙　这你可不能推辞啦！

甲　“非让我唱也行，你得说说配角都有谁？”“哎呀！烤老板……”

乙　就别提这个烤老板了。

甲　“反正都是北京的名角儿，当然跟您一比就差远了，您还得兜着点儿。”

乙　还不定谁给谁兜着哪。

甲　就这样，梁一鸣给我在北京约了一堂角儿。

乙　都有谁？

甲　老生有谭富英、杨宝森、奚啸伯、李宗义，旦角有小翠花、张君秋、吴素秋，花脸有金少山、侯喜瑞、裘盛戎，武生有李少春、孙毓坤、王金璐，丑角有肖长华、马富禄、叶盛章，小生有叶盛兰，老旦有李多奎。

乙　净拣名望大的说。

甲　梁一鸣让我住在他家，把角儿约好了，就跟我商量戏码、票价。

乙　你唱什么戏呢？

甲　一共演仨夜场。头一天是《连环套》，坐寨盗马、拜山盗钩。

乙　你扮哪个角儿？

甲　大花脸。

乙　大花脸？叫什么名字？

甲　姓窦的，窦二根。

乙　什么叫窦二根哪，窦尔墩。

甲　对，窦寨主。

乙 第二天呢？

甲 《失空斩》。

乙 三国戏，"失街亭"、"空城计"、"斩马谡"。

甲 对，就是这出。

乙 你扮谁？

甲 诸葛亮。

乙 这戏谭富英唱得好啊！

甲 可跟我在一块儿唱就数不上他了，谭富英扮的是王平。

乙 给你配戏！还有杨宝森呢？

甲 他演赵云。

乙 那甭问准是奚啸伯的马岱。

甲 对，那天你去了？

乙 没有。

甲 那你怎么知道呢？

乙 听你的话音琢磨啊！快说第三天吧！

甲 全部《玉堂春》，从嫖院定情到监会团圆。

乙 你的玉堂春吧！

甲 我就演那个小媳妇儿。

乙 嗬！这么有名望的演员硬不知道剧中人的名字！

甲 我知道，苏三，对吧？这就是《玉堂春》这出戏里的主角儿。

乙 哎，玉堂春谁演哪？

甲 玉堂春不是戏名吗？

乙 唉，玉堂春跟苏三是一个人。

甲 是嘛？

乙 那还错得了！

甲　对，想起来了。（韵白）“状纸上面写的是苏三，口称玉堂春，分明是一刁妇！”

乙　行啦，行啦，戏码定下来了，该定票价了吧！

甲　对。那年五块钱一袋面，我唱戏前排卖八块。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货真价出头啊！中排六块，后排四块。

乙　票价这么高，卖得出去吗？

甲　卖得出去“吗”呀，报子一贴出去，马上就传开了，不到半天儿，三场戏票全部卖光了。

乙　就这么大号召力。

甲　梁一鸣陪着我到戏园子门口这么一看……

乙　看什么？

甲　戏园子经理现安了一副霓虹灯：“特请江南第一名伶——烤山芋”，下边还有两字：客满。我一看心里这个痛快呀？

乙　这可好了。

甲　不行，头一天开场前就出事了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不是早就客满了吗？下午七点一过忽然来了五百多位，非看不可。经理出来直作揖：“众位，实在对不起，三天的票都卖完了，现在里边都坐满了。你们要非看不可，那就买站票吧！”

乙　站票？

甲　就在边上走道站着，照旧八块钱票价。

乙　这下可赚了！

甲　可是买上站票的还特别高兴：“这就好了，又得听，又得看。”

乙　嘿！

甲　站票刚站好，又进来三百多位，“我们刚从外地来，知道烤老板在这儿唱戏，我们一定得看。”“一定得看？不行啊，坐票都坐满了，站票也站齐了，你们要愿意的话，就买蹲票吧！”

乙　蹲票？

甲　“啊，看是看不见了，光听吧！”“行，能听听烤老板的声音我们就有安慰。”“那每人收你们六块吧，两个站票当间儿蹲一个，三百人不就蹲下了吗！”

乙　真能琢磨。

甲　这三百位刚蹲好，又进来二百多位。

乙　这下可没主意了。

甲　也是这么说的，从外地来的，非看不可。

乙　那可怎么办呢？

甲　经理眼珠一转，“众位，现在坐票早就满了，站票也站齐了，蹲票也蹲严了，你们要非听不可，就买趴票吧！”

乙　什么叫趴票啊？！

甲　在坐票的椅子下边趴着！

乙　那更看不见了！

甲　“为了听听烤老板的《连环套》，趴票就趴票吧！”“这趴票便宜，每位四块。”

乙　又收一笔钱。

甲　买这趴票的可别扭了，不但看不见台上，唱到精采的地方也不能叫好。

乙　是啊，直不起腰来啊！

甲　买趴票的二百多位刚趴定了，又进来一百八十位，一进门

就找经理：“我们刚下火轮……”

乙 噢，从南边儿赶来的。

甲 “特地到这儿看烤老板的戏，我们一天也离不开烤老板的艺术，他这些天没露，可把我们闷坏了，一看报才知道烤老板在这儿呢，所以连夜赶来了。”经理一听也挺着急：“哎呀！你们大老远的来了，但分有办法也得让大伙儿看，可现在实在不行了，不但坐票坐满了，站票站齐了，蹲票蹲严了，就是趴票也趴定了，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！”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们就为看烤老板来的，今天要看不上非把老病儿勾起来不可。”

乙 那明天看不行嘛？

甲 “不行，明天是《失空斩》，我们就为看《连环套》来的。”

乙 非今儿晚上看不可啦！

甲 经理这一听，“哎呀！你们要非今天晚上看，那就得买‘挂票’啦？”

乙 挂票？

甲 就是墙上钉钉子，拿绳子把人捆起来挂在墙上听。

乙 简直是受罪。

甲 “行，我们就买挂票。”

乙 这也四块钱哪！

甲 四块可不行，这跟蹲票、趴票不一样，你别看挂墙上，可是得听得看，这得按前排算。

乙 一个人八块呀？

甲 “八块不行，每位十块。”

乙 怎么还多两块呢？

甲　得加两块绳子钱！

乙　嘿！

甲　这一百八十位刚挂上，开戏了。头一出是奚啸伯、小翠花的《坐楼杀惜》。我一进后台还没扮戏呢，少春过来了，“烤老板，今天我的天霸，您可得兜着点儿。”我说：“放心吧，我绝不能把你搁台上。”正说着呢，进来个黑大个，过来就抱拳，“烤老板，少拜，少拜，您挺好的。”

乙　这是谁啊？

甲　唱花脸的金少山。

乙　外号“金霸王”。他来干嘛？

甲　“跟您商量一下，今天您这窦尔墩得让给我，我知道您的《盗马》唱做都帅，红遍了江南，今天您在北方这么一唱，我的艺术又跟您没法比，您唱完了我还怎么唱啊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这角儿得让给我。”

乙　让给他，你唱什么？

甲　“您来天霸。”“天霸有李少春呢，我唱完了他还怎么唱啊！”

乙　那您来朱光祖。

甲　武丑，那是叶盛章的活儿。

乙　你来个老生，彭朋。

甲　梁一鸣早就扮上了。

乙　那你来谁呀？

甲　角都派齐了，我来谁呢？对，我来个更夫，有一嗓子，“拿奸细！”窦尔墩一说：“看刀！”我往地下一躺，轱辘下场完事。

乙　观众花八块钱就看这个？

甲　是啊，怕听戏的不干哪。还是梁一鸣有主意，“这么着吧，让少山来前边《盗马》的窦尔墩，烤老板唱后边的《拜山》，怎么样？”我一想，这也好，两全齐美，咱又落个捧金少山，又让他在前边把戏给垫足了，我稳稳当当地上场，这才够主演的派头儿。

乙　还要派头呢！

甲　金少山扮戏真快，不一会儿出场了，观众一看刚要鼓掌，“好！烤老板出场了！”“去你的吧，这哪儿是烤老板，这是金少山，烤老板下半场才上呢，先别叫好！养着点精神好好听烤老板。”就这样金少山的“坐寨”、“盗马”一个“好”没落。我扮好了戏从台帘那儿一看，也难怪金少山没落好，他那唱，他那身段，跟咱就是不一样。

乙　没法一样，要一样他也成烤山芋啦！

甲　不一会儿下来了，咱得过去道辛苦，金少山挂不住了，“献丑，献丑，您得给我说说。”“好办，好办，你先歇会儿，等一会儿看看我的外场，学着点。”

乙　有这么说话的吗？

甲　不为让他长能耐吗？

乙　啧！

甲　这时候场面上，“哐当切来，哐当切来……”该我上场了！

乙　快上吧！

甲　这没什么，“拜山”，窦尔墩上场唱流水：“忆记当年论刚强”。

乙　您给唱唱怎么样？

甲　行，我可有言在先，那天怎么唱，我今天就怎么唱。

乙　那好啊！

甲　就这么一打家伙“哐当切来”，台下就炸了，“烤老板要上场了，咱钉着叫好啊！”

乙　瞧这魔力！

甲　我在后台拉好架子，踩着家伙点上场了，“哐当切来，哐当切来……”

乙　快唱啊！

甲　这就唱啦！

乙　您注意听，这就是“盖江南”。

甲　您今天算来着啦，“哐当切来，哐当切来，哐！”上场亮相，啪！全场的碰头好！

乙　观众都等急了，您快唱吧！

甲　好。（咳嗽一声）

乙　您听吧，错不了！

甲　（唱）“忆记当年……”

乙　行。

甲　“论……刚强……”（转评剧后又入京剧）

乙　什么味儿啊！

甲　就这一嗓子，你再看，台上台下，“哗！”

乙　这个好啊！

甲　全走啦！

乙　都走啦？

甲　他走他的，他不懂。也别说，还有一百八十位纹丝没动。

乙　爱听。

甲　哪儿呀，挂那儿下不来了！

乙　是啊！

（颂　华记录整理）

# 戏　魔

甲　我最喜欢京剧。

乙　噢，好唱。

甲　对，好唱、好看、好学。

乙　学谁呀？

甲　学谭派。

乙　噢！学谭富英先生。

甲　富英啊！我们常在一块儿研究，我说的是老谭派。

乙　就是谭富英的祖父。

甲　对！谭鑫培先生。

乙　这是老谭派。

甲　谭鑫培原来是唱武生的，他叫谭英秀，又叫小叫天，后来改唱老生，自创一派。

乙　他学谁呢？

甲　学大老板程长庚。

乙　那是京剧创始人之一。

甲　不但是谭鑫培，当时的汪桂芬、孙菊仙，都是学程长庚。

乙　谭、汪、孙这三派老生可不一样啊！

甲　是不一样，要不怎么叫艺术家呢！汪桂芬的王帽戏好，带

黑三绺，学的是程老板的壮年。

乙　谭鑫培呢？

甲　学的是程老板的老年，带灰三绺的戏好。

乙　扮演五、六十岁的人！

甲　孙菊仙学的是程老板的残年，带“白满”的戏好。

乙　够七、八十岁啦！

甲　其实不只这三派，还有学程长庚的。

乙　谁？

甲　你爸爸！

乙　对！我爸爸好唱老生。

甲　他学程大老板的童年。

乙　小孩啊！

甲　（唱）“薛倚哥在南学懒把书念……”

乙　娃娃生啊！奶黄子味儿还没退呢！

甲　你爸爸嗓子脆。

乙　那也不能跟小孩一样啊！

甲　这是跟您玩笑，反正你爸爸好唱。

乙　对，我爸爸是戏迷。

甲　比戏迷可厉害，外号叫戏魔。

乙　戏魔，怎么叫戏魔呢？

甲　每天饮食起居，行动坐卧，全要唱几句，这是一般戏迷，你爸爸比这个迷得还厉害，他是吃的、使的、用的、家里一切东西，都要带个戏名。

乙　要找不着合适的戏名呢？

甲　宁肯把这件东西扔了不要！

乙　嗬！这可真成了“魔症”了！

甲　还有，家里的男女佣人，他都给起的是戏名，你乐意叫，多给工钱。

乙　噢。

甲　不乐意叫就走，我这儿不用你。

乙　瞧让戏给“魔”的！

甲　亲戚朋友带戏名儿的，我们有来往，不愿意带戏名儿的，你别往我家来。

乙　这叫什么脾气！

甲　就连自己住的房子、胡同儿，甚至这趟街道，都把它改成戏名儿，你说这一般人做得到吗！

乙　那做不到。你要说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戴的改成戏名儿行，把地名儿也改成戏名儿那可办不到。

甲　怎么？

乙　我爸爸硬把前门大街改成《华容道》，你说谁这么叫啊！

甲　再说，街道的名字也不许随便改啊！

乙　就是。

甲　你父亲有主意。

乙　什么主意？

甲　你父亲找了块儿荒地，就把这块地买过来，盖好一个庄子，庄前庄后，庄里庄外，都是你父亲给起的名子，都带戏名儿，往后谁走到这儿，都得按这戏名儿叫。

乙　都有什么戏名儿？

甲　庄子盖得了，先有一出戏。

乙　什么戏？

甲　《太平庄》。

乙　不错，有这戏。

甲　庄的四面有四道河。

乙　哪四道河？

甲　《秦淮河》、《渡银河》、《阴阳河》、《孟津河》。

乙　又是四出戏！

甲　迺连着《芦花荡》、《落马湖》，还有《金雁桥》、《金水桥》、《洛阳桥》、《当阳桥》，桥梁四座。有一道庄墙虽然不如《万里长城》，也赛过《徐策跑城》、《赚历城》、《冀州城》。四面有四道关口。

乙　哪四道关？

甲　《牧虎关》、《独木关》、《阳平关》、《凤鸣关》。庄南有《武家坡》、《白马坡》、《十字坡》、《长坂坡》。庄西有《景阳岗》、《通天犀》、《蜈蚣岭》、《摩天岭》、《神亭岭》一片。

乙　倒还真不少。

甲　山上有《黑松林》、《野猪林》。林内有《小上坟》、《伍员哭坟》、《打侄上坟》。庄北有一道《黄泥岗》，当中是条《断密涧》。有《卧虎沟》、《塔子沟》两道。还有一片《打瓜园》，常见《小放牛》、《贩马记》来往不断。附近还有几个村子。

乙　哪几个村子？

甲　有《四杰村》、《恶虎村》、《霸王庄》、《东皇庄》、《溪皇庄》、《善宝庄》、《岳家庄》、《祝家庄》、《李家庄》、《扈家庄》、《殷家堡》、《薛家窝》、《曾头市》、《梅龙镇》、《招仙镇》、《朱仙镇》、《珠帘寨》、《连营寨》、《穆柯寨》。还有《七星庙》、《虮蜡庙》庙宇多处，中间有一座大庙叫《斗牛宫》，里边有《佛门

点元》、《大登殿》、《长生殿》，每年《七月七》开庙门，热闹非常，有《大逛庙》、《小逛庙》，善男信女甚多。

乙　有什么会没有？

甲　有《盂兰会》、《英雄会》、《群英会》、《父子会》、《母女会》、《双摇会》、《蟠桃会》、《古城会》、《桑园会》，各会的弟子上那儿赶会。

乙　真热闹。

甲　会上有《打花鼓》的，《卖符》《捉妖》的，《请医》看病的，《定计化缘》的，卖《一匹布》的，卖《胭脂》的，《卖绒花》的，《也士斋》卖鞋的，《双铃记》《卖线》的，《小磨房》卖面的，七十二行，行行都有。进庄是一条大马路。

乙　叫什么？

甲　《华容道》。

乙　华容道跑我们家去了！

甲　有几个人在那儿《扫地挂画》，《马前泼水》。走过《三门街》、《三岔口》，再过《失街亭》、《汉津口》到了你们家住宅。

乙　这就到我们家了！

甲　那真是用《顶花砖》修的一所《连环套》的《汉阳院》住宅。

乙　讲究。

甲　大门叫《南天门》，上安着《巧连环》、《连环计》门环一对，大门挂着《七星灯》，下放两条《双背凳》，门框上还有个牌子。

乙 叫什么？

甲 《假金牌》。门洞儿放着《烟火棍》，门口儿有《黄金台》、《白蟒台》上下马石，《摇钱树》门槐四棵。《一缕麻》拴着《盗御马》、《卖黄骠》、《千里驹》、《火焰驹》、《红鬃烈马》，还有一条《告状》的黑驴儿。

乙 嘿！什么都有！

甲 这边有《挑滑车》、《打囚车》汽车两辆。进大门，上有四言的门心对一副。

乙 上联？

甲 出将入相。

乙 下联？

甲 谈古论今。

乙 横批？

甲 准演不谎！

乙 这就开戏啦！

甲 再往里走才到您家的院子。

乙 叫什么？

甲 《乌龙院》。

乙 怎么叫这名字？

甲 院里有几座楼。

乙 哪儿座楼？

甲 有《黄鹤楼》、《白门楼》、《望儿楼》、《艳阳楼》、《狮子楼》、《贾家楼》、《赵家楼》、《富春楼》，到客厅门前还有副对联。

乙 上联？

甲 "门迎二黄魁，生旦净末文武丑。"

乙　下联？

甲　“堂前三大王，连良少山梅兰芳。”

乙　横匾？

甲　《红梅阁》。进客厅迎门摆着丈八《双包案》，上摆《完璧归赵》、《长寿星》，左右是古铜《举鼎》、《朝金鼎》，有《对金瓶》一对，墙上挂《百寿图》的中堂，两边配《疯僧扫秦》，一口《鱼藏剑》，《铁弓缘》、《一箭仇》、《辕门射戟》，《雌雄镖》的镖囊，八仙桌上摆着文具。

乙　都有什么文具？

甲　一块《击曹砚》，一支《春秋笔》，《朱砂痣》的印盒装着《双狮图》图章。屋里的桌椅全是硬木镶大理石，天然的花样，《龙虎斗》、《胭脂虎》、《罗四虎》、《麒麟豹》。靠东墙摆着一张很长的条案。

乙　叫什么？

甲　《铡美案》。案上摆着三颗大印：《取帅印》、《血手印》、《状元印》，再看三面墙上字画不少，画的山水儿，满带山名儿。

乙　全有哪些山？

甲　有《二龙山》、《铁龙山》、《牛头山》、《牧羊山》、《双锁山》、《九里山》、《四平山》、《丁甲山》、《百草山》、《云蒙山》、《银空山》、《大香山》、《青石山》、《马鞍山》、《五谷山》、《普球山》、《剑峰山》、《芒砀山》、《飞虎山》、《六出祁山》、《火烧绵山》。三八二十四条山水儿，名人字画，还有八张美人儿。

乙 哪八张美人儿？

甲 《黛玉葬花》、《嫦娥奔月》、《太真外传》、《木兰从军》、《佳期拷红》、《尼姑思凡》、《晴雯撕扇》、《天女散花》，全是唐伯虎的笔迹。有《采石矶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鸿雁捎书》的翎毛花卉。《麒麟阁》一张中堂有《武侯出师表》，靠西墙有张《麟骨床》，床前六面围屏，床上挂着《闯帐》，两边拴着《盗钩》，床下放着《捉放曹》的灰槽子，床上铺着《金钱豹》豹皮两张。你爸爸喜欢躺在床上看书，床前有一盏《宝莲灯》，有一部《清官册》、一部《三国志》、一部《济公传》、一部《水浒传》，你爸爸正看到《武十回》、《宋十回》、《林冲夜奔》。

乙 我爸爸爱看书。

甲 不但爱看书，还爱看报。

乙 全看什么报？

甲 《奇冤报》、《杀子报》、《天雷报》、《妻党同恶报》。

乙 哪儿找这报馆去！

甲 往左一拐到了书房，门口也有一副对联。

乙 上联？

甲 “家无别韵，西皮、二簧、原板、三眼、四平调。”

乙 下联？

甲 “庭有余音，长锤、纽丝、住头、起霸、紧急风。”

乙 横批是？

甲 “嗯屯，打呆！”

乙 开戏了！

甲 书房请位教员，还是位女士。

乙 谁呀？

甲　三娘，在你们家教子。

乙　快让她走！

甲　往西一拐，是个大花园。

乙　那花园可不小。

甲　花园门前还有副对联。

乙　我们家还真爱贴对子。上联是？

甲　梅兰芳遍地芙蓉草。

乙　下联？

甲　程砚秋开放小翠花。

乙　横匾？

甲　《御果园》。

乙　园子里都有什么？

甲　一片《快活林》，连着《白水滩》、《月牙河》，里边开放着《铁莲花》，那真赛过《莲花湖》，湖边有《上天台》可以钓鱼，走过《御河桥》、《跑坡》到山顶，有一座《万花楼》，左右有《凤仪亭》、《御碑亭》、《青风亭》、《风波亭》，当中有一通《李陵碑》，过了《扫松》，见有折柳八棵：有《红菊花》、《白菊花》、《二度梅》、《一枝兰》、《一枝桃》、《打樱桃》、《盗灵芝》、《戏牡丹》，招来《红蝴蝶》飞来飞去，就连《花蝴蝶》也飞你们家去啦！

乙　把它轰出去！

甲　真是气死《畅春园》，不让《大观园》。

乙　多热闹！

甲　有一年你父亲的生日，我去了！

乙　噢！你赶上了！

甲　这也有一出戏。

乙　哪出？

甲　《生辰纲》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众家亲友都来《入府》、《拜寿》。

乙　都有谁啊？

甲　有《三进士》、《四进士》各位生员。有《辛安驿》、《驷水驿》、《临江驿》的驿臣，有“郿邬县”、“钱塘县”、“中牟县”、“新野县”的知县。

乙　全是县官。

甲　还有《潞安州》、《泗州城》的知州。

乙　州官。

甲　还有《嘉兴府》、《大名府》的知府。

乙　知府也来了。

甲　还有《两将军》。

乙　都露过脸吗？

甲　一位打过登州，镇过潭州，破过洪州，取过洛阳，闹过当阳，取过金陵。那一位闹过江州，战过宛城，战过北原，还《刀劈三关》，从《让徐州》以后就《回荆州》了！

乙　是啊！

甲　还来了不少边关大将。

乙　都有谁？

甲　《山海关》、《雁门关》、《泗水关》、《南阳关》、《文昭关》、《武昭关》、《草桥关》、《临潼关》、《界牌关》、《葭萌关》、《天水关》的十几位镇守史。还来了《查头关》税务局的局长，《白帝城》特别市的市

长，《水淹七军》的总司令，《法门寺》的和尚，《虮蜡庙》的喇嘛，各自送了寿礼。

乙　寿礼？都送的什么？

甲　最多的送《拾万金》。

乙　嗬！

甲　也有的送《一元钱》。

乙　又太少了！

甲　还有送《拾黄金》、《马蹄金》，《千金全德》为的是《千金一笑》，有送《蝴蝶杯》、《对银杯》的，还有送《富贵长春》寿匾的。送帐子的也不少。

乙　帐文写的什么？

甲　《喜荣归》、《忠孝全》、《天官赐福》、《麻姑献寿》，你父亲是《金榜乐》。

乙　快出来招待亲友吧！

甲　对！连你母亲都出来了，老公母俩这扮相特别。

乙　怎么特别啊？

甲　从头到脚都打戏上找。

乙　是嘛？

甲　先说你父亲戴的这帽子！

乙　什么帽子？

甲　《破毡笠》。

乙　破帽子呀！

甲　别看帽子破，上边镶着两颗珍珠。

乙　什么珠子？

甲　一颗《海朝珠》，一颗《庆顶珠》。身穿一件《斩黄袍》，上绣《游龙戏凤》的《龙凤配》，腰系一条《乾坤带》，

足蹬《借靴》，左手拿着《盗宗卷》，右手拿着《芭蕉扇》。

乙 这叫什么打扮？

甲 你母亲打扮出来漂亮，头戴《荆钗记》，镶着《卖绒花》，戴着《玉玲珑》的耳环，身穿《狄青借衣》，内衬《珍珠汗衫》，腰系《香罗带》，左手拿着《黑风帕》，右手拿着《桃花扇》，胳膊上戴着《拾玉镯》。

乙 我妈成刘媒婆了！

甲 马上酒案摆下！

乙 到此就要讨扰！

甲 男客入《琼林宴》，女宾入《鸿门宴》，来了个《宝蟾送酒》，用《盗银壶》斟出雄黄酒，大家端起《九龙杯》、《搜玉杯》、《日月杯》、《温凉盏》，同饮《岳阳楼》的长生寿酒。

乙 怎么没上菜啊？

甲 来了！上的是《雅观楼》的全席，有《刘全进瓜》、《偷桃盗丹》、《佛手桔》、《太公钓鱼》、《时迁偷鸡》、《送饽饽》、《混元合》、《抱妆合》，《黄一刀》的酱肉，《斩窦娥》、《斩蔡阳》，还有一碗《羊肚汤》。

乙 怎么上这个汤？

甲 又换了一碗《审头刺汤》。为了助兴又来了《断臂说书》。这一喝，坏了！

乙 怎么？

甲 你爸爸差点《醉打山门》！

乙 喝多了！

甲 你妈也《贵妃醉酒》了！

乙　那就别喝了！

甲　不喝了。你爸爸一高兴，要唱一出戏。

乙　唱哪出？

甲　《赤桑镇》。他唱完了包公又唱嫂娘。

乙　瞧这赶罗劲儿！

甲　亲友们可是《三击掌》，再看你爸爸脸上有点《得意缘》。

乙　美啦！

甲　本当见好就收，他又唱了一出《丑表功》，把句子唱得《花田八错》，大伙儿一叫倒好，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了，混身发热，《烧骨计》一般，出了一身《楚汉争》。气的你爸爸直骂街。

乙　骂谁？

甲　《骂城》、《骂殿》、《骂杨广》、《骂毛延寿》，又拿出五花棒要《打金枝》、《打金砖》、《打龙袍》。

乙　哪找去！

甲　到了厨房《打沙锅》、《打面缸》，把灶王也打了，又《打刀》、《打店》、《打棍出箱》。老妈过来一劝他，他给老妈一个嘴巴，这一来《老妈辞活》不干了！这还不算完，《老妈上京》把你爸爸告下来了！

乙　哪个老妈儿？

甲　杨妈儿。

乙　杨妈是谁？

甲　《杨三姐告状》！

乙　那是告我爸爸呀！

甲　把你爸爸气的要《碰碑》、《三上吊》。

乙　没人给劝劝吗？

甲　有。他的把兄弟《五人义》、《八义图》也没劝好，你外祖父来《探亲家》，也正赶上他《三气周瑜》，连你母亲《打狗劝夫》都算白说，最后还是我用戏名劝住了他。

乙　你怎么劝的？

甲　我说："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您本应当是《渔家乐》，就为这点《错中错》，何必去找《苦中苦》。"这一劝你爸爸还真给我面子啦！

乙　劝好了！

甲　跳河自杀了！

乙　啊！赶快抢救哇！

甲　大伙儿用绳子把你爸爸拉上来，他又说了一出戏。

乙　怎么说的？

甲　"这可是《钓金龟》啊！"

乙　有这么比的吗？

甲　要不怎么说"戏迷"呢！

乙　是啊！

甲　给你父亲换好了衣服，这才消了火儿！我赶紧过去说："大爷！我给您往回找找面子。"

乙　怎么往回找？

甲　咱们再唱一出！

乙　还唱哪！

甲　给你父亲转转面子。

乙　别唱啦！

甲　不行，一定得把这面子找回来。

乙　那唱什么呀？

甲　我点的戏，《翠屏山》。

乙　石秀杀嫂。

甲　就唱前半出。你爸爸，你妈，你外祖父也助兴，我也参加。我派的角儿。

乙　您说说。

甲　你外祖父潘老丈，你爸爸把杨雄唱，你妈潘巧云，我去海和尚！

乙　你呀！

（颂　华整理）

# 反八扇

甲 说相声的家里最阔的得属着您啦，您家里底子最好，就是帮儿差点。

乙 鞋底子呀？！

甲 根底好，可称的是家大业大，米面成仓，煤炭成垛，金银成库，钞票成刀，骡马成群，鸡鸭成棚，鱼虾成池，锦衣成套，彩缎成箱，簪环成对，珠宝成匣，好物成抬，美食成品，父子成仇，弟兄成恨！

乙 满盛到一块儿啦！

甲 要说您家虽不是书香门第，也是禽兽家庭。

乙 我们家呀！礼乐之家。

甲 北京天津，多少有钱的住的房子也没有您家那房子讲究。

乙 您是知道的。

甲 别人家盖房有旗杆吗？

乙 没有。

甲 您家有。

乙 讲究吗。

甲 你们家门口有单吊斗的旗杆，飘面杏黄旗，飞着红火焰，门前稳兽、玉石狮子分为左右，汉白玉台阶一十三层，金

钉珠户,红油漆大门,上有无数铜门钉,有一副对联,一块横匾。

乙　上联?

甲　“兄玄德，弟翼德，德兄德弟。”

乙　下联?

甲　“师卧龙,友子龙,龙友龙师。”

乙　横匾?

甲　“亘古一人！”

乙　这是我们家?

甲　老爷庙。

乙　你吃错了药啦！你不说我们家，说老爷庙干嘛?

甲　未曾说你们家，得先说老爷庙。

乙　怎么?

甲　你们家在庙后头。

乙　瞧这寸劲儿！

甲　你们家门口有一片槐树，有名！那真是×家大槐树！

乙　干嘛大槐树哇?

甲　添个大字显着阔。那真是古槐冲天，浓荫洒地， 门庭壮丽，金匾高悬，大有官宦之风。前有高楼大厦，后有小院泥轩，金壁光辉，千门万户，左龙右凤，横搭二桥，以通往来，操练水军，有意征南。

乙　这是我们家?

甲　曹操大宴铜雀台！

乙　让你说我们家，你说“三国”干嘛呀?

甲　拿铜雀台做个例子，铜雀台工程大不大?

乙　大呀！

甲　没您家殿座大，有名，×家大殿座！

乙　这干嘛也加大字呀！

甲　加个大字显着阔。殿宇重重，高冲霄汉，七步一阁，八步一宫，外有千山万脊，内有锦绣华堂。宫内摆设精奇，真是象牙为床，锦绫为幔，走穗提勾，锁金花帐，帐内美女，一个个霞披霓裳，云环珠翠，貌美无双，艳容绝世，晨起梳妆，粉水如渠，哈气成云，一阵阵香风扑面，脆滴滴娇音悦耳。

乙　这是我们家？

甲　秦始皇的阿房宫。

乙　我说你怎么意思？你不说我们家，怎么说完“三国”又“列国”呀！

甲　秦始皇的阿房宫阔不阔？

乙　阔呀！

甲　不如您家的茅房，有名×家大茅房！

乙　大茅房管什么？

甲　添个大字显着阔。

乙　阔不阔的不吃劲。

甲　说说您家的花园：山石高耸，细水盘流，上有楼台水榭，下有水阁凉亭，左右爬山转角，抄手游廊，玉砌通银，花石为路，两旁有木香棚，芍药圃，牡丹池，荼蘼架，藤萝绕树，山虎爬墙，青松合抱，鹤鹿往还。水溪之中，水声潺潺，丛树之内，野鸟喳喳。玉带桥，朱栏护岸，月牙河，碧水沉流，一望无边，恰似水晶世界，大有仙府之风。

乙　这是我们家？

甲　《红楼梦》的大观园。

乙　你这闹汗哪，放着我们家不说，你干嘛说大观园哪？

甲　《红楼梦》里大观园的景致好不好？

乙　好哇！

甲　不如你们家的后门，有名×家大后门嘛。

乙　这大不大的不吃劲！

甲　添个大字显着阔。

乙　你不说我们家，我不理你啦！

甲　这回真说您家，我要再跟你开玩笑，我应誓，叫我出门撞气球上。

乙　那软拉不囊的撞什么劲儿，撞汽车上。

甲　对！让我出门坐汽车上。

乙　坐呀！撞汽车上！

甲　让你出门撞汽车上！

乙　你撞！

甲　让咱俩撞汽车上！

乙　干嘛拉着我呀！

甲　我一个人格不住。

乙　我也格不住哇！

甲　这回说您家的真山真水，那真是山不高而清，水不深而秀，花不多而艳，竹不密而翠，凉亭不多而雅，朋友不多而俊，行同管鲍，义似关张，未出茅庐，先定三分天下，此乃武侯发祥之地。

乙　这是我们家？

甲
乙　诸葛亮卧龙岗。

乙　我听着就不对嘛。

甲　说你们家。西跨院是你爸爸的书房，三间屋子，四面都是书阁子，“诸子百家”、“史记”、“纲鉴”、“四库全书”、“图书集成”、“五经”、“四书”无一不备，虽然有这么些书，可是你爸爸一年都不进书房一趟。

乙　那是他看腻啦。

甲　不认字！

乙　不认字要那些书干什么？

甲　摆谱儿显着阔。

乙　这谱儿摆什么劲儿！

甲　侍候你爸爸的底下人也多，干什么的都有，只要你爸爸早晨起来往那一卧……

乙　狗哇！那叫坐着。

甲　对，你爸爸也会坐着。

乙　不象话！

甲　坐那儿这么一叫唤。

乙　还是狗！

甲　谁说你爸爸是狗啦？

乙　人有叫唤的吗？

甲　叫人不是叫唤吗？

乙　那叫呼唤。

甲　你爸爸这么一呼唤，底下人全进来，各负其责，干什么的都有。

乙　都是侍候我爸爸的。

甲　有扫田的，挂地的，掸土的，扶陈的，掀帐的，挂勾的，铺床的，叠被的，搬桌的，挪椅的，知根的，托底的，穿靴的，戴帽的，掐尸的，入殓的，刨坑的，下葬

的。

乙　埋啦！

（常贵田整理）

# 朱 夫 子

甲 都说你们说相声的眼力好，您看看我象个干什么的？

乙 我看您在车站上……两个字——

甲 站长？

乙 偷煤！

甲 嗐！我是个学生。

乙 您是学生？跟我一样。

甲 您也是学生？

乙 我是和尚！有您这模样儿的学生吗？

甲 我过去念过私塾。

乙 您念过几年？

甲 我念过十年书。

乙 念十年学问可以的。

甲 十年我念了经书全篇。

乙 “五经”“四书”全篇？

甲 不，《三字经》全篇。

乙 十年就念了一本《三字经》啊？不怎么样。

甲 嗳，还有一本《百家姓》，一本《千字文》哪。

乙 那也不怎么样。

甲　十年我念了三本书，老师看我太机灵啦，就叫我出阁啦。

乙　你跟谁结婚啦？

甲　结婚干什么呀，出阁就是不要我了。

乙　那叫革除。

甲　老师一不要我，我回家一说，我爸爸生气啦，说：“小子，我供给你念了十年书，没想到你就念会了三本书，爸爸赚钱容易吗？你还甭不乐意，别忘了我是你爸爸呀！”

乙　你冲谁嚷嚷！

甲　别急，我这是“承样”。我说：“爸爸您别着急。”

乙　这回你怎么冲那边“承样”去啦。

甲　“您别瞧我花了这么多钱，我拿这三本书把您供给我的钱全给赚回来。”

乙　那怎么赚哪？

甲　我把它卖了。

乙　三本书卖烂纸能卖多少钱？

甲　卖烂纸干嘛，我教学去。

乙　念三本书您还教学呐？！

甲　念三本我就教三本，我找了两间房子开了个学坊铺。

乙　哎，那时候有学堂，有学馆，哪有学坊铺哇？

甲　我这是一半教孩子，一半做买卖。在门口贴了一张报子，上写：“招生。凡五岁以上九岁以下者均可入学。”

乙　五岁至九岁太小哇，大一点儿好教。

甲　废话，大一点儿他在别处念过二年书，连《大学》都念过，到我这上学来，是他教我呀，还是我教他？

乙　对呀。

甲　我那儿学费便宜，每月两毛钱。

乙　这么便宜？

甲　以多为胜啊，太贵了谁上我这念来呀！

乙　有理。

甲　最后我写的明白：“溺爱管送。”

乙　应当溺爱免送，溺疼溺爱别送来。

甲　全不来，我甭开张啦，我这是溺爱管送，有溺爱的放学我管送家去。第二天一开学来了二十一个学生，到月头我拿算盘一算帐……

乙　怎么还算帐？

甲　没告诉你买卖的性质嘛，除去房钱，灯钱，水钱，车钱，一子儿没剩。我一想不够挑费，涨学费！我把学生叫过来，“我跟你们商量点儿事儿，这月我不够挑费，下月打算涨点儿学费，你们怎么样哦？”学生说：“好吧！您生活不够，我们大伙儿应当帮忙，打算涨多少您就说吧。”我一听挺好说话，“现在不是两毛钱嘛，下月涨十五块钱吧。”学生一听拿起书包全走啦，我现往回叫：“回来回来，慢慢商量，你们给多少钱呐？十二块行吗？十块？八块五？六块？”学生说的好，两毛钱，多一子儿不念。“你们怎么那么死脑筋呐？”“不是我们死脑筋，我们家长说过，多一子儿不花，就两毛钱跟您这儿泡着玩。”我一听学费是涨不了啦，还有主意，学生犯了错，不打，我罚！

乙　罚站罚跪？

甲　罚钱。这学生打那学生一嘴巴，两人一吵，“过来，怎么回事？”“老师，他打我一嘴巴。”“他还踢我呐！”“你不应当踢他，你也不应当打，打人的一毛五，挨打的一毛。”

乙　有理五八，没理四十。

甲　两人我先对付两毛五。地下吐痰这叫有碍卫生，罚一毛二；把凳子碰歪啦，这叫有碍交通，一毛四；迟到不遵守时间一毛八。别得不敢保险，唯独迟到，天天准罚上二十一个学生，一个也跑不了。

乙　难道没有早去的吗？

甲　多早也不行。八点钟上课，天不亮我就把表拨好啦，学生来啦，八点三刻。“晚了吧？交钱，一毛八！”学生天天挨罚。那天天将亮，我还没起床哪，学生叫门，我赶紧下地先拨表，九点半，一开门，“干嘛来啦？”“上学来啦。”“怎么这时候才来？”“老师，不晚，还没出太阳哪。”“废话，今儿太阳出来的晚，瞧表去。”“九点三十一分，老师，我又迟到啦，不就一毛八吗！”“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三毛六。”“三毛六哇，一子儿没有。”“点心钱呐？”“家不敢给钱啦。”“怎么？”“怕您全罚了！”“你不饿吗？”“是呀，怕我饿带一张烙饼。”“几张？”“一张。”“罚半张！”

乙　饼也罚！？

甲　到晚上，烧饼麻花、果子、干馒头、饼干、花生豆，罚了一桌子，天黑门口摆摊儿，一毛钱一堆。

乙　老师摆小摊儿呀？

甲　我不去，我让学生卖去，每天留一个值日，卖光了家走，卖不完老看着。那天剩了两堆，晚上十点啦，还没卖出去哪，天又凉点儿，学生实在受不了啦，“老师，我还没吃饭哪，这两堆甭卖了，归我得啦，明天我给两毛钱吧。”我说：“你给一毛六吧，咱们本柜上买打八扣。”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慢慢我这名声就传出去啦，本胡同有一家请我教专馆，这位姓窝，叫窝心。

乙　怎么叫窝心哪？

甲　但分不窝心，能找我吗！我见了窝先生，我说："您有几只狼？白眼的，红眼的？我给您修理修理。"

乙　唉，不能说几只狼，您应当说几位令郎，我给您教育成名。

甲　我哪儿会说那个呀。窝先生也没听出来，"我有三个犬子，请您给栽培栽培。"我说："好，您只管放心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"

乙　听您这两句，还象有点学问。

甲　这不是《三字经》上的嘛。我一打听，待遇还不错，一年给我三百块钱，管吃管住，一天两顿饭三遍酒，有早点，有夜宵。

乙　好哇！

甲　可有一样，教到一年给三百块，到十一个月不教啦，一子儿不给。您说去不去？

乙　去吧。

甲　三本书能教一年吗？

乙　不去。

甲　三百块钱谁给呀？

乙　那怎么办呐？

甲　去是去，蒙一天算一天，教到两月一子儿不给，我还吃他六十天哪！头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琢磨，我希望这孩子愈笨愈好。

乙　越机灵越好。

甲　他机灵我不是少蒙几天嘛。第二天一瞧，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，七天念了一本《三字经》，九天念了一本《百家姓》，还剩一本《千字文》，怎么着也念不了一个月呀，我得放几天假，我跟窝先生一说，“咱们这学生脑筋不应当太累，每星期得放几天假，叫他们游戏游戏。”窝先生说可以。“礼拜六放半天儿，叫他们温习温习功课。”窝先生说很好。“初一、十五放一天，初二、十六放一天，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放半个月，二月二龙抬头放一天，三月三蟠桃会放三天，四月初八乱穿纱放一天，五月初五端阳节放五天，六月六看谷秀放一天，七月七天河配放一天，八月八蚊子嘴开花放一天，八月十五中秋节咱们放三天，九月九吃烤肉放一天，十月一上坟烧纸放一天，孔圣人生日放半个月，我的生日放十天，师娘生日放两礼拜。”窝先生说：“那就全放啦？！”一年放半年还得教半年哪，这仨孩子也不闹病。他不是不病嘛，我把他鼓捣病了。

乙　怎么鼓捣哇？

甲　我那儿有把大茶壶，头天晚上沏半壶茶，第二天早晨对半壶凉水，学生一进门，渴不渴的一人三碗。这法子还真灵，大的拉的起不来了，二的拉的直翻白眼，我一瞧这小三呀，是我的要命鬼，铁肚子不怕打，剩一个不是也得教嘛——我还有办法。

乙　什么办法？

甲　书里给他加句子。

乙　怎么加呀？

甲　“天地玄黄”底下是什么？

乙　“宇宙洪荒”。

甲　不那么念，接着“黄”字往下找，字头咬字尾。天地玄黄，底下是黄道吉日，日行千里，理所当然，炎天大暑，暑后秋凉，梁唐晋周，周主文王，王子犯法，法国铁桥，桥上行人，人生如戏，戏法变碗，碗里有水，水对柠檬，濛濛细雨，宇宙洪荒。这一来学生可没法儿念啦，有句子没字，怎么念怎么找不着头儿，这本《千字文》，从正月教到腊月廿三，念了一篇半，我跟窝先生一告假，“您给我算账吧，过年我可不教啦。”窝先生说：“帐给您算好啦，晚上摆桌酒席给您送送行。”还请了两位陪客，一位本家大姑老爷，一位本家二姑老爷。大姑老爷是文秀才，二姑老爷是武举人。

乙　您露脸。

甲　我倒霉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二位姑老爷说闲话儿，我打窗户底下一过，全听见啦，“大姐夫，您是个念书的人，您小时候念《千字文》有‘法国铁桥’吗？”“甭说‘法国铁桥’，连‘戏法变碗’也没有啊！”“这是怎么回事呐？”大姑老爷说：“我看这小子可眼熟，不象教书的，好象是说相声的×××，上咱们这蒙事来啦。”二姑老爷说：“您要叫他蒙走可寒碜。”“怎么办呐？”“不要紧，我有主意，喝酒的时候，在酒席宴前，您拉个典故问问他，他说的上来还则罢了，说不上来，您一努嘴儿我就打他。”我一听要坏，钱是拿不走了，打是准挨上，干脆我跑吧！卷起了铺盖，前门儿我都不敢走，我走后门儿，一出门儿，可巧……

乙　没人。

甲　蹲着俩！“干嘛去？”“拉屎去！”“拉屎怎么扛铺盖？”“拉困了睡一觉。”“回去！《千字文》里有‘法国铁桥’吗？”

乙　全知道啦！

甲　我一想还有办法，晚上我多喝两盅酒，问我的时候装醉，我给他溜桌。晚上酒席摆好啦，我在中间一坐，大姑老爷、二姑老爷在两边，窝先生堵门，我一瞧跑是跑不了，就等着溜桌吧。酒还没喝呐，大姑老爷站起来了，冲我一抱拳，我瞧那意思是要问哪，要等他一问可就糟啦！

乙　你不是会装醉吗？

甲　没喝就醉啦？！

乙　怎么办呢？

甲　我给他来个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。

乙　你先打他？

甲　甭说仨人，二姑爷一个人我也打不过呀。

乙　怎么办呢？

甲　我先拉个典故把他问住，我问他他不知道，回头他问我我也不知道。我冲大姑老爷一抱拳，“大姑老爷，愚下有一事不明，要在大姑老爷面前领教，不知肯其赐教否？”“先生有话请讲当面，何言领教二字。”“‘齐人卖黍鸡，追而返之，二黄争骨，秦公怒，一担而发之。’请问大姑老爷，此典故出在秦始皇以先乎，还是秦始皇以后乎？”大姑老爷说：“愚下才疏学浅，不知不知。”我一看二姑老爷脸都红啦，那意思是怕我问，他越怕我越问，“二姑老爷，愚下有一事不明，要在二姑老爷面前领教。”二姑老爷说：

“先生您说吧，我全不知道。”“那朱夫子有子九个，五子在朝尽忠，三子堂前侍奉老母，独一子逃窜在外，至今未归，请问二姑老爷，朱夫子那一子流落何所乎？”“我不是告诉你全不知道吗！”当时全让我蒙住啦。

乙 您有学问呐。

甲 哪儿有哇！

乙 您问大姑老爷那个不是典故吗？

甲 那是我们的家务事。

乙 “齐人卖黍鸡”是怎么回事啊？

甲 我们有个帮工的姓齐，我管他叫齐人。

乙 “卖黍鸡”哪？

甲 他卖黍子去，偷了我一只鸡，“齐人卖黍鸡”。

乙 “追而返之”？

甲 让我给追回来了，“追而返之”。

乙 “二黄争骨”？

甲 我们家有两条黄狗，一个叫大黄，一个叫二黄，两条狗抢骨头，“二黄争骨”。

乙 “秦公怒，一担而发之”？

甲 挑水的老秦生气啦，拿扁担就打，“秦公怒，一担而发之”，就是扁担打狗。

乙 您家有秦始皇吗？

甲 有哇。

乙 列国那个秦始皇？

甲 不，我嫂子娘家姓秦，叫秦氏。

乙 “皇”哪？

甲 那年我嫂子得黄病啦，不是“秦始(氏)皇(黄)”吗？

乙 那怎么还有“以先乎，以后乎”呢？

甲 我问他扁担打狗，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先，是在得黄病以后，您想他哪儿知道哇！

乙 噢。您问二姑老爷那个许是典故？

甲 也是我们家的家务事。

乙 您家有朱夫子吗？

甲 有哇。

乙 写《治家格言》的朱柏庐朱夫子？

甲 不是，我们家有口老母猪，爱吃麸子，叫“朱夫子”。

乙 “有子九个”？

甲 生了一窝小猪整九个，“有子九个”。

乙 “五子在朝尽忠”？

甲 卖给国家五个，“五子在朝尽忠”。

乙 “三子堂前侍奉老母”？

甲 剩三个小猪给老母猪抓痒痒，“三子堂前侍奉老母”。

乙 “独一子逃窜在外”？

甲 那年炸圈了，跑了一口猪，“独一子逃窜在外”。“至今未归”，到现在没回来，“朱夫子”那一子流落何所乎？我问他那口猪跑哪儿去了，您想他哪儿知道哇。

乙 他要知道呐？

甲 叫他赔我那口猪！

乙 讹人家呀！

（常贵田整理）

# 送　妆

甲　您感觉新社会是不是温暖？

乙　当然温暖。

甲　在旧社会的时候，我们挣多少钱都不够。为什么哪？每一个月，人情份往太多。尤其是天津，那会儿酒席卖两块钱一桌，坐六个人，可是每一个人送礼至少一块钱，请六个人，准赚四块钱。后来有的地痞流氓，租界的伪警察，家里没事也撒帖，一年他家得办几十回事情。帖上是父母寿辰，本人贱辰，本人结婚，小儿弥月，小儿百岁，小儿周岁，小儿订婚，小儿接三。其实都没这么回事，假事真办。他撒帖，我们就得送礼。你不去还不行，你不去，行了！下次在园子里搅你。没办法，得了，去吧！有时候我们这么想：送一块钱，我们不是还吃一顿嘛。得，倒霉了！你到那一看，他们这群飞帖打网的人都在一块哪。一看你去了，他又给你四份，你还得去，你要不去，就打你。所以每一个月挣多少钱也不够，老得当当。有一次我给人家送礼，最多送过一百块钱。

乙　哎呀！那可太多了。那会儿我们送礼都是一两块钱，最多不超过十块钱去。怎么你给人家送一百哪？

甲　礼尚往来呀。当初我父亲过生日，我也没撒帖，我也没办事，人家知道了，给送了一百块钱。当时我收了一百块钱份子，我痛快了，那一个多月我富富余余。后来人家办喜事——姑娘出门子，您说我怎么办啊？我能装不知道吗？不能！我要送礼，我给人家送少了行吗？应当送一百块钱礼，给姑娘买点填箱的东西，可我哪儿弄这一百块钱去？没办法了，当当吧！您说得什么东西才能当一百块钱呀？

乙　那得值个千八百的才能当一百块钱。

甲　旧的不行，我卷了一卷新的。我当去了，到了当铺，不要。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炕席！

乙　是不要。

甲　我想还有什么呀，我没有值钱的东西，上我们姑奶奶那儿借去了，到她那也没钱，她说：“我这有点儿东西你拿去吧，皮货。”

乙　嗳，皮货值钱，分什么筒子。

甲　灰鼠！那真是三性鼠，有这么长的毛头儿，库缎的面儿，没上过身儿，有十成新。我一想：这行。拿到当铺，我说：“您给我瞧这个。”他接过去也没细看，“不要！”我说：“您给少写！”“不要！”多气人呀！

乙　真可气！这么好的皮袄他不要？

甲　不是！要是皮袄他就要了。

乙　噢，皮马褂？

甲　不是！

乙　噢，斗篷？

甲　不对！

乙　什么呀？

甲　耳朵帽儿！

乙　耳朵帽儿呀？人家是不要。

甲　新的！

乙　没听说过上当铺当耳朵帽儿去的。

甲　没办法了，托人找放钱的借一笔印子。

乙　吃多大亏呀，借印子送礼。

甲　把钱借着，我派别人把礼送过去，我本人没去。

乙　你有了钱，你怎么没去哪？

甲　您想，人家是财主，所有送礼的人，穿的衣服都阔，都讲究。我就趁一件蓝布大褂，跟人家站在一块儿多寒碜呀！得了！我来个礼到人不到。本家很不高兴，说："我们这样的交情，送礼不送礼没关系，你人应当来呀！"赶紧找人催请，请了我两趟。我一想：不去不合适，去吧！到门口儿我可没进去，我站在门口儿看看。

乙　那你看什么呀？

甲　我看看所来的人，要有跟我穿的差不离儿的，我就进去。到那儿一看，没有！穿西服的多，就是有穿便服的也都阔。可是我看见有几个老头儿穿衣裳新鲜，跟《四郎探母》里国舅穿的衣裳一样。

乙　噢，您说那是顶子、翎子、袍子、褂子。这几位老者在前清一定做过大官，后来回家享福了，赶上老亲老友办事，他穿上这个好看。

甲　这衣裳不穷啊？

乙　咦！穷人哪有穿这个的。

甲　我一想，西服我没有，这我有，我也穿啊。

乙　您在前清也做过官呀？

甲　我哪儿赶上啦！

乙　您上辈有做官的？

甲　哪儿呀！我们三辈子说相声。

乙　那您哪有这东西呀？

甲　我凑合呀。

乙　那可不能凑合，短一样都不好办！

甲　成！凑合得了一样不短。

乙　那这袍子、褂子，您先没有。

甲　有！我这蓝布大褂，穿在里边是袍子，把我媳妇那件旗袍套在外边，是外褂子。

乙　是青的吗？

甲　是呀，蓝袍子，青褂子，那多好看呀！

乙　不行！外褂子是对襟儿的，你媳妇的旗袍有大襟儿！

甲　有主意，我把大襟儿往里一免，胸前钉几个钮扣儿，把后边的开气儿拆开一点儿。

乙　前后有补子？

甲　我买了两张煎饼，拿剪子铰四方了。

乙　那上边儿有飞禽走兽？

甲　我拿笔瞎画啦画啦，找几个绷针，一绷！

乙　您脖子上还缺一挂朝珠哪？

甲　我买了几挂脆枣儿，拿手巾把它擦干净了，串在一块儿跟紫鼻厉一样。

乙　是一百零八颗吗？

甲　不！六十多个就到我髁膝盖这儿了。

乙　对！它是长圆的嘛。还得有四个佛头哪？

甲　安上四个荸荠。

乙　还有一个节珠儿哪？

甲　我拿胡萝卜旋的节珠儿。

乙　那您没有帽子？

甲　我父亲会抽烟，我把熬大烟的烟滤子扣在脑袋上了。

乙　没有顶子？

甲　买了个大个山里红。

乙　嗬！这还是红顶。没有翎管儿呀？

甲　我母亲那个烟袋嘴，拿铁丝把它缠上。

乙　上边没翎子？

甲　在卖柴火那儿，拣了几根苇毛子插上了。

乙　你真能就合。你脚底下没靴子也不好看呀？

甲　在我们门口杠房借了一双靴子。

乙　那穿着合适吗？

甲　穿着大，拿草纸包点炉灰，往里一楦。

乙　您穿这衣裳就得有拜匣。

甲　有！找两个鞋匣子盖儿，拿红棉纸一糊。

乙　这应当是您的佣人给拿着。

甲　我哪儿有佣人啊，我自个儿拿着吧。穿好喽，托着拜匣，走道儿不能快喽，得迈方步，亮靴底儿。刚一出胡同，把走道儿的吓趴下了好几个。那个说："哎哟！乍尸！"

乙　您这可不象乍尸嘛！

甲　有认识我的，"别胡说呀，这是×大人出门拜客。"那个人一听说我是×大人，他不服气，过来拿胳膊一撞我，照我肩头上就是两口。

乙 咬了您啦？

甲 吃了我俩脆枣儿！我一想：这要一嚷叫人瞧见多难看呀，吃俩吃俩吧！我到了本家儿，就得找这几个老头儿，我们得站到一块儿去。

乙 那干嘛呀？

甲 对啦！我跟穿西服的站在一块儿，我这是什么像儿呀？找了半天，看见了，都在走廊下站着哪，我往旁边一站，有个老头回头看了看我，也搭着上年岁啦，眼睛花了，还直夸我："哎呀！这个衣裳保存的多好，就是补子叫烟熏了！"

乙 是吗？

甲 嗯！煎饼火大，摊糊了！我想着是谁也看不出来，有一个老头儿领着一个小孩儿，我倒霉倒这孩子身上了，这孩子有这么五、六岁，他瞧瞧我，叫老头儿："爷爷，我吃煎饼。"我一听，要坏！别让他瞧了，我一转脸儿，冲那边去吧，不行！后边儿还有一张哪！"爷爷，我吃煎饼。"老头儿哄他："别闹！等卖煎饼的过来给你买。""嗯，过来了！"老头问："哪儿哟？"小孩说："他这有两张哪！"我一想：给他吃吧，这要是不给他，他要一哭，棚口里的人过来一问，人家都知道是煎饼啦。揭下来，吃去。别哭呀？他一吃倒哭啦。

乙 怎么哪！

甲 煎饼上有绷针把他嘴扎了！他一边哭着，还瞧我，"爷爷，我吃红果。"我说："把顶子给你。"他接过去，还瞧我，我赶紧躲开他啦。

乙 您干嘛躲开他呀？

甲　我要不躲开他，这挂朝珠也没啦！我已然来啦，跟本家见个面儿就走吧，本家不叫我走。本家说："咱们这样儿的交情，别走啊，你给我帮帮忙儿吧。"他叫我帮忙儿，您说我在棚口里能干点儿什么？

乙　象您这个精神，能说能道，在棚口里当当知客，让让席。

甲　对！当知客可不容易，你让坐席的时候，你眼睛得有活儿，把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个桌上，把年长的让到年长的一桌儿上。

乙　这是为什么哪？

甲　你把会喝酒的跟在理儿的让到一块儿，他吃着别扭。你把爱说话的跟不爱说话的让到一块儿，他吃着也不痛快。我的眼力好，我一看就知道，这位是在哪界作事的人。

乙　那您当知客太好啦。

甲　不行！我有一种性格不太好。我说出来您可别笑话我，我可有点儿势利眼，我不管这位跟本家亲戚远近，我看他的穿着好坏，穿好的我就往上让。因为这个，我现过一回眼。有一次，在城里，也是我朋友办事，请我当知客，来的亲友都挺阔。有一个人，三十来岁，穿得阔，狐腿皮袍子，大绒呢的面儿，还套着一个毛葛的坎肩，鹅绒的帽子，礼服呢大衣，水獭领子。手上戴着钻石戒指，到坐席的时候一脱大衣呀，坎肩上有个表兜儿，金链子，翠表杠，还有两个翠坠儿，我一看这个绿儿呀！我就在他身上注了意啦！

乙　干嘛？你要绑票儿呀？

甲　我绑票儿干嘛？到了让坐的时候，我先让他首坐，"您这儿坐。"我把手巾掏出来，掸掸凳子，"您坐这儿。"这

人还挺客气，“不！不！我年轻！您让旁人吧。”“嗳！这不在乎年轻，他们有您这表杠吗？”我这正让他哪，回头一看，我这气大了。有一位四十来岁，穿着灰布棉袄，挺长头发，也没刮脸，他坐在上边了。我过来把他揪下来了，我说：“嗳，嗳……起来！起来！谁让你啦？你也不看看你这一堆儿，坐那儿寒碜不寒碜呀？象您这个，找哪儿加个座儿就完了。送五毛钱礼，您还往上摆，厨房吃去，弄点杂合菜一吃多香啊！”

乙　这位站起来吧！

甲　站起来？冲我一点头，啪！就给我一个嘴巴！打完了我就把桌掀了。本家过来，这个央告呀！

乙　这是谁呀？这么厉害？

甲　我这么一问，是本家的姑爷。

乙　那怎么他穿衣裳不讲究呢？

甲　他那儿穿着孝哪！我就这一次，以后我再也不当知客了。

乙　那您的学问挺好，您可以给管账。

甲　管账可不容易。头一样说，字得熟，挨着个儿现问，那您就别写了。二一样儿说，本家的亲戚朋友你得认识多一半儿，到那儿一交钱，甭问，刷刷刷……就写上了。

乙　那您就来吧。

甲　不行！提起管账来我都伤心了。有一次我有个盟兄弟，他们家办喜事，我是管账的，他还请了一个帮账的，我一看那个人不行啊，我说：“您走吧，这要出了错是算谁的？”我是一手写，一手算，进来的钱，票子跟票子搁一块儿，现洋跟现洋搁一块儿，出账的钱清清楚楚，一笔也不叫它错，两天两宿我没合上眼，你说我这交朋友的怎么样？

乙　好啊！

甲　结果我一算，收了顶两千块钱。

乙　嚯！可真不少。

甲　凭咱的心，咱给他八百少吗？

乙　啊？收两千给人家八百，那些钱哪？

甲　我带起来了。

乙　象话吗？人家的钱你带起来了？

甲　是啊！我带起来，他要我还给他哪。

乙　不给人家也得行啊。

甲　没要。

乙　那算完了。

甲　完？到法院把我告下来了。还没等过堂，有朋友出来了事，让我把钱拿出来，我说："拿出来也行，我得叫他本人上我这儿来。"

乙　那干嘛呀？

甲　我看他有什么脸见我。

乙　废话！人家怎么不能见你哪？

甲　他真来了。当着大伙儿我寒碜寒碜他！我把钱往地上一摔，我看你怎么拿！他觍着个脸还真拿起来了！

乙　多新鲜呀，人家的钱，人家不拿起来。

甲　真没羞没臊，下回再有事谁还帮你呀！

乙　下回再有事谁还敢找你呀！

甲　我可不容易呀！两天两宿没睡觉，人家送礼十块我改五块，五块改两块，两块改内收，我容易吗？

乙　您给人改账还不容易！

甲　从那回起，只要一提给人家管账我脑仁儿就疼！

乙　那您可以干点儿别的，厨房您给料理料理。

甲　干嘛料理啊，我造厨都行，我小时候学过那个，我跟我父亲学的，您知道酒席处有一位×师傅，那就是我父亲。

乙　我知道那有好几位×师傅哪。

甲　不，就一位是，就那高个儿是。

乙　那几位呢？

甲　跟我父亲是师兄弟。我打小时候跟我父亲做下手活儿。

乙　噢，您刷家伙洗碗。

甲　那叫“油伙”！我是下手。

乙　噢，切肉，切菜？

甲　那叫“剁墩儿”。

乙　剥葱，剥蒜？

甲　那叫零碎活啊，我做下手活。

乙　什么下手？

甲　就是我父亲偷了东西，我往外带。

乙　那是下手呀？那是偷！

甲　对！过去，是厨子都偷，有这么句话：“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。”偷不能叫偷，有行话，叫“俘”。比如：要偷什么东西吧，师傅告诉徒弟：“你把什么偷起来。”让人家本家听见啦。要说“俘”起来哪，人家不知道，偷完带走，叫“脚行”。

乙　那偷的东西搁哪儿呀？噢，您挑着两个大提盒进去，完事您再挑出来？

甲　那可不行，人家本家儿要说：“您打开我看看。”那多麻烦？

乙　那搁哪儿呀？

甲　满在身上哪。您看那变戏法儿的身上带好些盘子，碗，那是跟我们厨子学的。有一年冬天，在河东，我跟着我父亲造厨。本家办喜事，买的这调和这个多呀。我一看，“俘”呀。我那天穿的棉袄，有这两个肥。

乙　您穿那么肥的棉袄干嘛呀？

甲　就为多带东西。把猪肉贴在前心，牛羊肉搁在后心，香油脂贴两肋，大肠灌香油，围在腰里当搭包系。我穿着套裤，这套裤筒儿里装满了大米，这套裤筒儿里装的是黄花、木耳、口蘑、虾米。再把粉条儿泡软了往脖子上一围。

乙　那不是看见了吗？

甲　不！外边还有围脖儿哪。我一看，盆儿里还有二斤多团粉。

乙　那就别要啦！

甲　别要？好，二斤多哪！我把水澄出去，拿手拍成一个大饼子似的，往脑袋上一顶，拿帽子一扣，我一看，还有一个火锅子，里边一锅子肉菜，“浮”！

乙　那搁哪儿呀？

甲　我裤腰带上有两根绳儿，上边有两个铁钩，往锅子环上一搭。我也全“俘”完了，我也动弹不了啦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我身上分量太重了，一百多斤！我父亲一看，“脚行”！

乙　叫你走。你怎么走道儿这样儿啊？

甲　我这儿挂着锅子迈不开腿呀！我头里走，我父亲后边跟着。刚一拐二门，墙根儿那儿立着一把铁锨，我父亲没留神给人家碰躺下了，象你就给人家立起来吧，懒得哈腰，

叫我："你给扶起来。"我听错了，我听说"浮起来"。我一想："浮"了不少了，"浮"这玩艺儿干嘛呀？我父亲叫我"浮"一定是有用，可是我没地方搁呀，我一想铁锹把儿不值钱，我把铁锹把儿拔下来，光要那铁锹头儿。那上的钉子挺难卸，我正在那晃悠着哪，主家送客，看见了，问我："嗳！你这儿干嘛哪？"我说："这个……""什么？""啊，这铁锹坏了，我给您修理修理。"

乙 噢，你跑那儿修理铁锹去了。

甲 本家问："你是干嘛的？""我是厨房的徒弟。""厨房的徒弟？我怎么没看见过你呀？"我说："我是跟×师傅来的，那是我父亲。""不对呀，你来的时候没有这么胖呀？你怎么这会儿这么胖了？"

乙 是啊，身上的东西太多了。

甲 我说："我来的时候没吃饭，我吃了一顿饭，胖了！"

乙 噢，一顿饭就胖得这么快？

甲 他说："你怎么哪儿都胖，脑袋不胖哪？"

乙 这里没"浮"东西嘛！

甲 我父亲过来啦，"二爷，这是我小徒弟。"本家一看："噢，×师傅，摆多少桌？""三十五桌。""调和哪？""都用完啦！"本家说："不对吧？我预备那是四十多桌的东西，那东西都哪儿去了？"我心里说："全在我身上哪。"我父亲说："您放心，咱这全有账，回头我跟先生我们算算。"本家说："不用，咱们算吧。"我父亲说："好，徒弟你先回去。"

乙 干嘛叫你先走啊？

甲 东西都在我身上挂着哪，我一走就完了。本家一把就把我

拽着了，“别介呀，徒弟受了一早晨累啦，来来来，屋里暖和暖和！”我一想：跟他进去。

乙 嗳！你怎么跟他进去了？

甲 对啦！他一揪我，我一较劲儿，大肠一碎，香油全洒出来了！到屋里算账，这屋里这个热呀，又是暖气，又是洋炉子。我站的这个地方，还正挨着这炉子，这本家损德，他扒拉扒拉算盘，瞧瞧我，我心里又害怕，又着急！这一害怕可坏了，脑袋一出汗，团粉化了，顺着脸直往下流白道儿！本家看见了，“咱们这账先别算了。赵师傅，你徒弟这脑袋怎么啦？怎么直流白的呀？”我父亲说：“你别管他，这孩子是白面儿抽多啦！”

乙 啊！

（赵佩茹口述　孙玉奎整理）

# 五 行 图

甲 相声讲究说、学、逗、唱。

乙 唉，四个字儿的规矩。

甲 唱，得要有好嗓子。什么叫嗓子好？五音全，吐字清。不是嗓门大就好，光嗓门大没用；那驴的嗓门倒大，叫出来没字眼儿。

乙 也不好听啊！

甲 您说这驴个儿大，叫唤的声儿大也有道理，可是蛤蟆这么一点儿的东西，为什么叫出的声音也那么大呢？

乙 因为它嘴大，脖子粗，叫出的声音就大。不光是蛤蟆，万物都是一理。

甲 噢！万物都是一理，只要嘴大，脖子粗，叫出声音就大？

乙 对。

甲 我们家里的那个字纸篓子，嘴也大，脖子也粗，它怎么就不叫唤哪？

乙 字纸篓子那是竹子编的，不光不叫，连响都不响。

甲 噢，竹子的不响？吹的那笙，也是竹子的，怎么就响哪？

乙 这……你没有看见那上边有窟窿眼儿吗？带眼儿的就响。

甲 噢！带眼儿的就响，煤铺用的竹筛子，那么些眼儿，它怎么不响啊？

乙 筛子是圆的扁的，圆的扁的不响。

甲 噢！圆的扁的不响？戏台上打的那锣，也是圆的扁的，怎么响哪？

乙 锣当间儿不是有脐儿吗？有脐儿的就响。

甲 噢！有脐儿的响？我们家的铁锅，这么大的脐儿（比手势），我把它打漏了也不响啊！

乙 锅不是铁的吗？铁的不响。

甲 庙里挂的那钟，也是铁的，一打怎么响哪？

乙 钟那是挂着的嘛，挂起来就响。

甲 我们家那秤砣，挂了二年啦，一回也没响过啊！

乙 （发急）秤砣不是实轴儿的吗？实轴儿的不响。

甲 炸弹不也是实轴儿的？怎么响哪？

乙 炸弹不是有药吗？有药就响。

甲 药铺里那么些药，……怎么不响哪？

乙 那是往嘴里吃的，吃到嘴里的不响。

甲 泡泡糖怎么响哪？（嘴里学吹泡泡糖的声音）

乙 泡泡糖不是有胶性的吗？有胶性的就能响。

甲 胶皮鞋怎么不响哪？

乙 胶皮鞋不是挨着地吗？胶皮挨着地的不响。

甲 自行车带放炮，不也挨着地吗？怎么响哪？

乙 自行车带里边不是有气儿吗？有气儿就响。

甲 你哥哥那个气臌怎么不响哪？

乙 走！你这儿抬杠来啦！

甲 不是抬杠，这是跟您讨论。

乙　有你这么讨论的吗？

甲　让您这么一说啊，我还是真长了知识啦。看起来您是比我懂得多。

乙　当然罗，相声肚儿杂货铺，无不知，百行通。

甲　哼！这位还不识捧，刚一说他比我懂得多，你听听，他又“相声肚儿杂货铺，无不知，百行通”了！你敢说你百行通吗？科学你懂吗？

乙　懂啊。

甲　化学你明白吗？

乙　知道。

甲　天文学你晓得吗？

乙　那是我发明的。

甲　我要有不明白的地方……

乙　我告诉你。

甲　好，我问你，阴天是怎么回事？

乙　阴天那是老天爷的公事。

甲　完啦？

乙　可不完啦吗！

甲　好，您听这说话，简而明。说话不在多少，叫人听得明白。你尽说车轱辘话，来回说，要不然你说六百多句，都是废话，没有用。这一句话我就明白啦，“阴天是老天爷的公事”。

乙　啊。

甲　老天爷在哪儿住？属哪区管？老天奶奶娘家姓什么？她跟老天爷是多咱结的婚？他们结婚是父母包办的，还是自己搞的？

乙　这……这都挨得上吗？

甲　噢，这挨不上？老天爷在哪儿办公？几点上班？你看见过吗？

乙　没有。

甲　那你怎么说他的公事哪？

乙　他们不都这么说吗。

甲　都谁这么说呀？

乙　都……都我这么说啊。

甲　你为什么这样说？这阴天也不是天文学，这是气象学。

乙　气象学，你问说相声的？哈哈，不知道！

甲　不知道你说？不知道你跟人学呀！

乙　跟谁学呀？

甲　跟观众同志们学。

乙　跟观众学？（向观众）好，哪位懂？哪位举手。

甲　有这么学习的吗？你跟人家学习你让人举手？

乙　我知道谁会呀？

甲　有工夫儿你找我去啊！我也不敢说会，咱们可以研究研究。

乙　噢，你会？哼，这真是“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——什么仁（人）儿都有”。你会？你说说我听听。

甲　（向观众）各位，您瞧，他这是学习哪！我刚一说我会，您听他这话：“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——什么仁（人）儿都有”。这叫哪国话？（向乙）谁嗑瓜子能嗑出个臭虫来？我买包瓜子，你给嗑嗑我瞧瞧。还什么“你说说我听听”，当初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学的吗？“喂，过来，你教教我，你来来，我学学！”是这样吗？

乙　应该怎么样？

甲　客气客气。

乙　还得跟你客气？好，客气啦，说！（加重语气）

甲　这是客气吗？鞠个躬。

乙　还得鞠躬？（点头）说吧！

甲　这叫鞠躬啊？

乙　唉，当着这么多人，让您这么一说，我脸上挂不住。鞠躬我会，（做动作，一脚稍抬，一手指自己）怎么样？

甲　嘿！您就瞧这手，这脚，（学乙）“怎么样？”我知你怎么样！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吧？你要觉着不行，就给你预备……

乙　我要死啊?!

甲　可不要死吗！什么姿势？

乙　姿势又不好啦！免姿势。（又带笑鞠躬）

甲　你乐什么呀？

乙　这不是满脸陪笑吗！

甲　学习嘛，一点儿都不严肃，乐什么！

乙　乐又不好啦。……（又板脸瞪眼鞠躬）

甲　要咬我！

乙　到底怎么好啊？

甲　规规矩矩的。

乙　好，（鞠躬）行啦吧？

甲　唉，这行。你是个说相声的，什么都得懂，比如说，今天阴天，你上得台来，把为什么阴天——阴天的道理，嗟嗟嗟这么一说，观众里边正好有位专家，这么一听，嗬！这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，这么深的道理他都懂。观众对你的

看法多高呀！

乙　是。

甲　其实你是跟我学的。你要这模样儿，（再学乙的手脚姿势）我能告诉你吗？

乙　不能。

甲　鞠躬。

乙　（鞠躬）

甲　告诉你，记住了！

乙　是。

甲　阴天哪，就是要下雨。

乙　噢，那么晴天是有太阳。

甲　嗯，有进步。

乙　我就进这个步啊？！你也不知道！

甲　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。

乙　那为什么？

甲　你还不到学习这个的程度哪。

乙　这还要什么程度啊？

甲　当然啦。学什么也得一步一步地，比如说你学文化，先得上小学、上中学，再上大学，不能一下就上大学吧？这也一样啊，你得先学起码的。

乙　起码的学什么哪？

甲　什么叫阴阳，什么是五行，五行就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都哪儿有，你先学这个。

乙　您说都哪儿有？

甲　万物都有，吃的、喝的、使的、用的，都有阴阳金木水火土。

乙　噢！哪儿都有？可不能让我问住喽！（指桌子）你说这桌子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

甲　有啊。

乙　哪为阴，哪为阳？

甲　（指桌底）桌子这面为阴，（指桌面）桌子这面为阳。

乙　怎么哪？

甲　你瞧，太阳晒进来是晒这面（指桌面），这面晒不着（指桌底），这面属阴，晒着这面属阳。

乙　噢，那么金在哪儿呢？

甲　当初它是桌子吗？

乙　是木料啊。

甲　怎么就成桌子了哪？

乙　由工人制造哇！

甲　拿什么造的？

乙　锛、凿、斧、锯。

甲　锯是什么的？

乙　钢的。

甲　钢字怎么写？

乙　一个金字旁，这边……

甲　（拦乙）这不有金了吗。

乙　什么？您说是这字儿，我说是这桌子。

甲　是啊，沾金就算。

乙　沾金就算啊？！那木哪？

甲　桌子是什么的？

乙　木头的……噢，木有啦。水哪？

甲　水……你倒杯水搁桌上。

乙　现在这儿没水。

甲　后台有的是，你倒去。

乙　倒水不行，您得从根本上说。

甲　根本……根本它是树啊，树要没有雨水浇，它长得大吗？长得活吗？

乙　噢，雨水啊?! 那么火哪？

甲　你把它劈了烧火。

乙　嚯！我败家子儿？挺好的桌子劈了烧火？

甲　等坏了再烧火呀！

乙　坏了可以修理，还可以废物利用，我也不能拿它烧火啊！火哪？

甲　火……火啊？钻木取火，木能生火，这不都是火么！

乙　火就算有啦。那么土哪？

甲　它是树啊，树在哪儿长着？

乙　地上。

甲　什么地？

乙　土地。

甲　这不是土嘛！

乙　噢，敢情这点口供都是打我嘴里说出来的！我再问您点儿别的：咱们吃的苹果，也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？

甲　有啊！

乙　哪为阴？哪为阳？

甲　把苹果买来，你瞧，（用拳头比做苹果）一面是红的，一面是青的，红的这面属阳，青的那面属阴。

乙　怎么哪？

甲　红的这面是太阳把它晒红了的，青的那面没晒着，那面是

阴，这面是阳。

乙 噢，是太阳把它晒红的。阴阳有啦，那么苹果的“金”哪？

甲 苹果在哪儿长着的？

乙 在树上。

甲 它自己会掉下来吗？

乙 得有人往下摘。

甲 拿什么摘？

乙 拿剪子铰。

甲 剪子是什么的？

乙 钢的。

甲 钢字怎么写？

乙 一个金字旁……

甲 这不是金吗？

乙 噢，还这套啊？！那么木哪？

甲 苹果树是什么的？

乙 木头的。

甲 木哇！

乙 那么水哪？

甲 你把苹果咬开了，里面不是有水吗？

乙 是啊！没有水那是核桃。

甲 对啊！

乙 那么火哪？噢，钻苹果取火？买二斤苹果晒干了，留着烧火？你得有火呀！

甲 火啊……火，你吃苹果为什么哪？

乙 为败火呀。

甲　这不火吗？

乙　噢，败火也算哪？！他这玩意儿宽啦！那么土哪？

甲　苹果树在哪儿长着？

甲<br>乙　（同时说）在地下，什么地？土地。

乙　我再问问你，咱们吃的那红果，到北京叫山里红，有阴阳吗？

甲　有啊。

乙　哪儿为阴？哪儿为阳？

甲　红的这面为阳，……

乙　它可都是红的，它怎么红的？

甲　嗯，……太阳把它晒红的。

乙　要晒，晒一面，那面怎么红的？噢，也许这红果跟太阳先商量："太阳你晚走一会儿，我转个圈儿，你再晒晒我这面。"是这么晒的吗？它都是阳，没有阴么？

甲　那阴……那一定有啊。那红果，你把它咬开了，里边是什么色儿的？

乙　里边是白的。

甲　哎，里边是阴，外边是阳。

乙　好！外边待不住，他又跑里头去啦！阴阳有啦，那么金哪？

甲　红果在哪儿长的？

乙　在树上。

甲　它自己就会掉下来吗？

乙　不，有人往下摘。

甲　拿什么摘？

乙　（小心地）拿竹竿儿往下棒！

甲　那一棒，不都棒烂了吗？

乙　我就爱吃烂的，一人一个口味，这你可管不着。

甲　不能都是烂的。

乙　有整的。

甲　街上有卖的，一挂一挂的，拿线儿那么穿着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拿线儿串着，线儿是个软的，穿不过去啊。

乙　得拿硬东西往过带。

甲　要一带哪？

乙　带过去啦。

甲　拿什么往过带？

乙　竹扦儿。

甲　竹扦儿……上边得有尖儿啊？

乙　没有尖儿过不去。

甲　尖儿用什么修的？

乙　拿玻璃咔吃的。

甲　咔吃要不尖哪？

乙　在洋灰墙上蹭。行吗？（自言自语）有的是主意。

甲　行。还有蘸着糖卖的。

乙　噢，那叫糖堆儿啊。

甲　还有带馅儿的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你整个的红果不能往里边搁馅儿吧？得拉个口儿才能搁馅儿哪。这口儿你怎么拉的哪？

乙　我用线勒的。

甲　那里边的核儿怎么出来的？

乙　我拿手往外扒拉。

甲　那多脏啊？

乙　我自己吃，不在乎。

甲　反正也蘸糖啊。

乙　没有糖不好吃。

甲　糖，你用什么熬的？

乙　用砂勺儿啊！

甲　噢，不用砂锅，用砂勺。

乙　砂锅呀？没有。

甲　蘸得之后，你怎么卖？

乙　一毛票。（面向观众）您听这三个字儿：一毛票。

甲　一毛什么票？

乙　人民币。

甲　人民币是哪儿出的？

乙　……（想说人民银行，后改说）就是财政部。（向观众）好悬哪！

甲　财政部也不会印票。

乙　有印刷厂。

甲　印刷厂用什么印？

乙　拿机器。

甲　机器是什么的？

乙　铁的。

甲　铁字怎么写？

乙　一个金字旁……（失口说出，立即想到，但已无法挽回）

甲<br>乙（同）哎！

（赵佩茹整理）

# 新 灯 谜

甲　从旧社会过来的演员，多半是幼而失学。

乙　对，没上过几年学。

甲　拿我来说，才上了二年。

乙　二年，要是用心学，也够用的。

甲　不行，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净闹病。

乙　病了几天？

甲　一年另十一个月。

乙　才上了一个月？

甲　我还爱逃学。

乙　逃了几天学？

甲　廿九天。

乙　才上了一天！

甲　正赶上那月小尽！

乙　一天儿没上啊！

甲　这是玩笑。反正我们都是记问之学。

乙　问完了能记住就行。

甲　我小的时候，广大劳动人民都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哪儿上得起学啊！再说过去上私塾，字眼儿也

深。

乙　小孩儿不好接受。

甲　现在有了看图认字，多好啊！学龄前的儿童都能学到不少知识。

乙　也能认识不少字。

甲　对。书上画着个人，旁边写着个“人”字儿，小孩儿一看就明白啦：“嗯，人！”他认识！

乙　他认识！

甲　上边画着一个耳朵，旁边写着个“耳”字儿，他一看：“嗯，耳！”他认识！

乙　他认识！

甲　上边画着一只眼睛，旁边写着个眼字儿，他一看：“嗯，眼！”他认识！

乙　（欣喜）他认识！

甲　上边画着个鼻子，他没看清楚：“嗯，蒜！”

乙　蒜？

甲　看错啦！

乙　那可差远了！

甲　哎。这回，咱从“字”上说点儿灯谜怎么样？

乙　（自诩地）说灯谜，我有个外号儿：灯谜公司。专门批发灯谜。

甲　那我跟你比不了，我也有个外号儿：灯谜工厂。专门出产灯谜。你公司的货也是从我这儿来的。

乙　先别说大话，你出灯谜。

甲　我说一个怕你猜不着。

乙　你说！

甲　那你听着：“捆上跑啦，解开倒啦？”

乙　（思索）猜不着。

甲　打一个“人”字。

乙　人怎么“捆上跑啦，解开到倒啦”？

甲　人早晨把腰带一系，出去上班，这不“捆上跑啦”，晚上回家休息，把腰带一解，“解开倒啦”！

乙　这叫灯谜啊！我说一个你也猜不着。

甲　说吧！

乙　就这个“人”字，打一种食品。

甲　吃的？猜不着！

乙　“火腿”。

甲　“人”怎么打火腿呢！

乙　“人”字不是“火”字的两条大腿吗！

甲　这么个“火腿”啊！我给你说一个：“人有它大，天没它大。”打一个字。

乙　这是什么字啊？猜不着。

甲　一道儿的“一”。

乙　那怎么“人有它大”呢？

甲　“人”字有了“一”字不就念“大”了吗！

乙　“天没它大”呢？

甲　“天”字要去了一道儿不也念“大”吗！

乙　嘿！那我给你说一个：“上不在上，下不在下。”打一个字。

甲　猜着了！念“卡”。

乙　怎么念“卡”呢？

甲　你看那“卡”字不是有“上”有“下”都“卡”一块儿了

吗！

乙　卡一块儿啦！不对！

甲　你说念什么吧！

乙　也念“一”。

甲　那怎么“上不在上”？

乙　你看，写“上”字这个“一”字不是在下边吗！

甲　对！“下不在下”呢？

乙　写“下”字“一”反而在上边。

甲　有意思。我再说一个，你要猜着我买张电影票请客。

乙　猜不着我输你一张电影票。

甲　那你听着，“二人见面忙拉手”，七个字扣一个字。

乙　我猜着啦！念“好”。

甲　怎么念“好”呢？

乙　两个人走在街上一拉手，一定是互相问好。

甲　不念“好”。

乙　念“好”。

甲　不对。

乙　我说念“好”，你偏说不念“好”，咱们承样承样。

甲　怎么承样？

乙　假如这是条马路，咱俩在路上碰见，一拉手，说“好”就输。

甲　行。（做路遇拉手状）

乙　您好哇？

甲　你说出来啦。

乙　我说出什么来啦！

甲　你不说“好”了吗？

乙　你讲理不讲理？这灯谜是谁说的？

甲　我说的。

乙　谁猜的？

甲　你猜的。

乙　谁说念"好"？

甲　你说念"好"。

乙　谁说不念"好"？

甲　我说不念"好"。

乙　对啊！我猜念"好"，你说不念"好"，我说"好"不算输，说一千"好"一万"好"都行，你说一个"好"就输。

甲　我说"好"就输，我要是说"不好"呢？

乙　"不好"也输。不管你说多少字，带出一个"好"字来就算输。

甲　那不行。从现在起问到明天早晨，我就许说出来。

乙　没那么多时间，咱们规定十分钟，过十分钟就不算了。你回答的得象句话。

甲　放心吧，就凭我这脑子，别说十分钟，俩钟头我也说不出——

乙　什么？

甲　那个字来。

乙　哪个字啊！

甲　不就是——"女"字旁，这边一个"子"字。

乙　这字念什么？

甲　念——一张电影票。

乙　您好啊？

甲　还那样。

乙　还哪样儿？他过去嘛样儿啊！还那样就是……。

甲　不错。

乙　您家里好？

甲　看您问谁啦？

乙　老爷子好？

甲　在家种地哪。

乙　你们家不是没地吗？

甲　这得感谢共产党，解放后土地改革分的地。

乙　分的地怎么样？

甲　不坏。

乙　这几年的收成一定很……

甲　……多！

乙　老爷子每天下地生产，可真……

甲　勤劳。

乙　他的身子骨可……

甲　棒！

乙　老太太好？

甲　在家做饭哪。

乙　要说老太太做饭可真……

甲　讲究。

乙　谁在您家吃饭，都夸老太太做的饭菜……

甲　够味儿。

乙　别看老太太那么大岁数，可精神还是那么……

甲　足！

乙　足？……大哥好？

甲　参军啦。

乙　现在参军最为……

甲　光荣。

乙　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可……

甲　严。

乙　纪律严仗可就打得……

甲　勇敢。

乙　老百姓都说解放军……

甲　可爱。

乙　大嫂子好？

甲　做工去啦。

乙　咱们工人可……

甲　有力量。

乙　大嫂子这人一定很……

甲　能干。

乙　工作准……

甲　认真。

乙　群众都夸她……

甲　积极。

乙　现在您家的生活可……

甲　富裕啦。

乙　生活一富裕就净吃那个……

甲　顺口的！

乙　嘿！老妹妹好？

甲　结婚啦。

乙　她搞的对象挺……

甲　满意。

乙　夫妻的感情……

甲　和美。

乙　夫妻和美，公婆看着多……

甲　高兴。

乙　夫妻和美，老的高兴，一家子才过得……

甲　幸福。

乙　街坊都夸老妹妹……

甲　……哏儿！

乙　哏儿？孩子们好？

甲　上学哪！

乙　那成绩一定很……

甲　差！

乙　他们的功课？

甲　不怎么样！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长疥啦。

乙　没给买药吗？

甲　买啦。

乙　搽上了吗？

甲　搽上啦。

乙　一搽上可就……

甲　利索啦。

乙　一利索可就……

甲　干净啦。

乙　一干净就……

甲 没啦。

乙 嗯，我电影票也没啦。

甲 怎么样？

乙 好。我认输。别看输了，我心里高兴，你们家可算模范家庭，工、农、兵、学都占全了，现在您家里生活就这么好，将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功，你们这家子生活可就更……

甲 好啦。

乙 哎！

（颂 华整理）

# 全 德 报

甲　相声讲究什么？

乙　说、学、逗、唱。

甲　这是相声演员的四门功课。这唱，您都能唱点什么？

乙　那可多了，讲究南昆、北弋、东柳、西梆。

甲　噢，这一说，您还真能唱。南昆指的是什么？

乙　到了南方爱听昆腔。

甲　北弋呢？

乙　北方爱听弋调高腔。

甲　东柳？

乙　到了山东爱听柳子腔。

甲　西梆？

乙　到了山西、陕西，爱听梆子腔。这你问不住我。

甲　到了你们那儿。

乙　我们那儿？

甲　对，到你们那儿爱听机关枪。

乙　到了你们那儿爱听迫击炮！

甲　哪儿有迫击炮呵？

乙　什么叫爱听机关枪？！

甲　说真格的，您能唱高腔吗？

乙　不敢说能唱，多少会一点儿。

甲　您要能唱，今天在这儿，我帮你唱一出怎么样？

乙　那我代表观众表示欢迎。谁挑戏呢？

甲　得你挑戏。

乙　我挑戏？那您可得多关照我。

甲　嗯，好说，好说。

乙　这位口气还不小。

甲　唱哪出呢？

乙　那得看您是唱哪工的？

甲　我呀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神仙、老虎、狗，刷戏报子扫后台，我全会。

乙　嘿！碎催！

甲　"全活"嘛。

乙　理发来啦！正工唱什么？

甲　青衣。高腔叫正旦。

乙　行呀。那咱唱一出《春香闹学》？

甲　没意思。"俏面丫头十三四"，我演出来也不象啊！

乙　对，你是唱正旦的。那咱唱一出《思凡》？

甲　噢，尼姑思凡。这出好！哈……

乙　那就唱这出。

甲　我还没学哪！

乙　要不咱唱出《嫁妹》？

甲　钟馗嫁妹？这是武花脸的戏，唱不了！

乙　这个没意思，那个没学，你到底唱不唱？

甲　唱啊！不是没有合适的戏嘛！

乙　你要会唱，咱来一出《窦公骂女》。

甲　嗯，窦公骂你。

乙　骂我干嘛？我招他啦！《窦公训女》又名《八本全德报》。

甲　八本？

乙　对啊！观榜、立契、焚约、招赘、痛别、训女、拷童、荣归。

甲　你对这剧情，明白吗？

乙　知道一点，这个戏说的是五代残唐有一位落魄的英雄高怀德，他有个闺女叫高桂英，父女相依为命，为了生活外出经商，借了窦公三百两银子。后来高怀德要投军报国，就将女儿托与窦公为奴还债，窦公夫妇就将桂英收为义女，又招赘石公子为婿。洞房花烛之夜，桂英说明真情，感动了石公子，决定进京寻找高怀德，等翁婿荣归再为成亲。三更时分，小夫妻洒泪分别。等到天明，窦公夫妇闻听院子报事，得知新姑爷逃走，大吃一惊，马上叫出桂英盘问一番，这就是咱们要唱的《窦公训女》！

甲　就这个，我都知道！

乙　我说完了他也知道了。

甲　行，这里边有几个角儿？

乙　六个。

甲　你去哪个？

乙　我去窦公。

甲　你斗公儿？

乙　对。

甲　我斗母儿。

乙　我斗蛐蛐儿。

甲　我斗油葫芦。

乙　这都是哪的事呵！合着全不懂，我去窦公窦大人。

甲　你逗大人，我逗小孩儿。

乙　咳！我去窦燕山窦老爷。

甲　我呢？

乙　你来个夫人。

甲　什么？你去老爷，我去夫人——

乙　对啊！

甲　（含笑）你别跟我们闹。

乙　谁跟你闹啦！这不是演戏吗？

甲　还有什么角儿？

乙　老院子，院子禀事。

甲　我来，我能演“麒派”老生，讲究念功、做功，演个老年人跟真的一样。

乙　还有小姐高桂英，姑爷石守信……干脆，咱们是分包赶角儿。

甲　好。

乙　咱分出前后台来，这儿（指舞台前中心），为前台，这儿（指舞台左侧）为后台，从老爷、夫人同上起。

甲　我去夫人包上头。

乙　对，您化化妆。

甲　不行，还唱不了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没有“家伙”，怎么唱？

乙　场面哪，那好办，我出场你打家伙，你出场我打家伙。

甲　行，你说打“长锤”还是“急急风”。

乙　“长锤”、“急急风”那是京剧，这是高腔，场面就是一个大钹，一个大铙，一打出来这样：冬秋、冬秋、冬秋……

甲　哦，冬秋锣啊，这我会打。

乙　那就开始吧！（学老生上场）嗯咳！

甲　（学打家伙）冬——

乙　你可倒是“秋”啊！

甲　我把“秋”忘了。

乙　那我这条腿落不下来了！“冬”抬左腿，“秋”抬右腿。嗯咳！

甲　冬——秋——冬——秋——冬——秋。

乙　你这提着线呢！这也太慢了！快着点儿打。嗯咳！

甲　冬秋、冬秋……

乙　嗳！这也太快了！

甲　看看你“跑圆场”的功夫怎么样？

乙　这里边哪有“跑圆场”啊！你得不紧不慢的。

甲　那好办！

乙　嗯咳！

甲　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……

乙　干脆，咱们北大关见得了！

甲　又怎么啦！

乙　你怎么“冬秋”起来没完啦！

甲　你不告诉我不紧不慢吗？

乙　那也得有个数，你没看见我直冲你抖袖嘛，那就是告诉你打住。

甲　噢，您那是抖袖？

乙　对。

甲　我当你轰苍蝇呢！

乙　这都挨得上嘛！你打“三棒半”。

甲　嗯，“三棒半”，明白了，再来。

乙　嗯咳！

甲　冬秋——一棒了！

乙　你别说出来啊，心里记数。

甲　行。

乙　嗯咳！

甲　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！

乙　这是怎么啦？

甲　半棒！

乙　你这半棒，我差点没扭了腰。

甲　那咱不要这半棒了。

乙　好。嗯咳！

甲　冬秋，冬秋，冬秋——

乙　（吓一跳）

甲　不要半棒！

乙　“招来嫦娥齐永贺”。

甲　好！

乙　你叫好干嘛！

甲　代表观众欢迎你。

乙　用不着，该你出来啦！

甲　哪位找我？

乙　周蛤蟆，让你帮帮他。

甲　我是票友，你得关照点儿。

乙　老爷、夫人同上，这你还不明白。

甲　噢，该夫人上场，你说明白了！
乙　嗯咳！
甲　（学旦角台步）你看我这身段怎么样？
乙　行。“招来嫦娥齐永贺”。
甲　招来嫦娥……
乙　别唱我的词儿啊！得唱夫人的词儿，还得小嗓儿。
甲　小嗓那我有。（学）依——呀！
乙　好嘛，跟宰鸡差不多！“招来嫦娥齐永贺”。
甲　蹦豆萝卜给的多！
乙　这叫什么词儿啊！不象话！
甲　我卖蹦豆萝卜帮你过日子，对不对？
乙　不对！做小买卖啊，你得唱戏词儿。
甲　戏词儿是什么？
乙　满不会。
甲　这叫“晕台”，谁也短不了，你提拔提拔不就得了吗？
乙　告诉你吧：“贤人堂前列旗罗”。
甲　怎么讲？
乙　堂前摆着旗罗扇伞，庆贺招赘石姑老爷。
甲　明白啦！（唱）：“贤人……”
乙　别忙，前边唱去！
甲　哪儿唱都一样！
乙　“招来嫦娥齐永贺”。
甲　“贤人堂前列旗罗”。
乙　冬秋，冬秋。
甲　（“万福”动作）
乙　好嘛！我们这是“河漂子”，一冒一冒的。快坐下吧！

甲　坐下就坐下。

乙　“呵，夫人！”

甲　“呵，汉子！”

乙　嗐！你别叫我汉子呵！

甲　那叫你什么？

乙　得叫我老爷。

甲　有你这样的老爷吗？我看你象舅舅。

乙　没我这样的老爷，也没有你这样的夫人，这是逢场作戏。“呵，夫人！”

甲　“呵，汉——老爷。”

乙　好嘛，我是汉朝的老爷。“呵，夫人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不见你我的女儿，她往哪厢去了？”

甲　“问你的女儿么？”

乙　“正是。”

甲　“卖冰棍儿去了！”

乙　你女儿才卖冰棍儿去了呢！

甲　看！这一说还不好意思了！你女儿是不是在街上卖冰棍儿？“冰棍儿败火！五分一棵！”

乙　那你怎么不提你们老太太呢！

甲　我母亲怎么啦！

乙　就在天祥市场门口：“新来到的火车表！”

甲　那怎么不提你大爷呢？“耗子药！”

乙　得！这都不挨着啦，你得说戏词儿。

甲　什么词儿？

乙　满不会。

甲　我会得太多叉住了！

乙 “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！”

甲 “妾身……”

乙 别忙！“……你我的女儿她往哪里去了？”

甲 “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！”

乙 “天到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”

甲 “是呵，为何不见报来？”

乙 “报来！”

甲 “报来！”

乙 “报！”

甲 “报！看报啦！重要新闻看报啦！”

乙 谁让你卖报来啦！

甲 你不是让“报来”嘛？

乙 下边该院子报事。

甲 院子呢？

乙 你得赶院子。

甲 我哪赶去？

乙 你不是去院子吗？

甲 那夫人呢？

乙 先搁这儿，你赶院子。

甲 哦，去老头，行。

乙 “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”

甲 “报！院子禀事！”

乙 “何事？”

甲 “没事。”

乙 没事你报个什么劲儿，得有事。

甲 “有事。”

乙　“何事？”

甲　“不知道。”

乙　那就甭唱啦！

甲　我可得知道有什么事呀！

乙　好嘛，一句不会。

甲　什么不会，马虎了！

乙　又马虎了！你得说：“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”我问：“何事惊慌？”你说：“昨晚三更时分，石姑爷与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！”

甲　咳！老词儿！

乙　告诉你又老词儿啦。“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！”

甲　“报！院子禀事。”

乙　“何事？”

甲　“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了。”

乙　“何事惊慌？”

甲　“昨夜三更时分，石姑爷与小姐在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。”

乙　“你待怎讲？”

甲　“洒泪分别去了！”

乙　“哦……”

甲　不唱了！

乙　又怎么啦！

甲　你跟我瞪眼干嘛！你以为我怕你呵。

乙　我这是跟你生气啦！

甲　你凭什么跟我生气呵？

乙　我嗔着你报事报晚了。

甲　怎么晚了？

乙　昨晚三更走的，你应该当时来报。

甲　当时我可得知道呵！

乙　那你这时候来报，我生气了。

甲　你生气？我还一肚子气呢！

乙　那就没法唱啦。没告诉你逢场作戏嘛！这出戏里我去老爷，你去院子，在封建专制时期，院子是奴才，老爷发威，奴才撒尿，我一生气，你得怕我。

甲　我不怕你。

乙　不是你怕我，是你去的那个角儿，怕我这个角儿。我一冲你瞪眼，你得打哆嗦，恨不能有个地缝就钻进去。明白了吧？

甲　明白了！这说明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没地位，主人一发威，就吓得浑身哆嗦，怕砸了饭锅。

乙　这回明白啦！

甲　为了表现这点儿意思，我露露衰派老生的演法，您看我的道白、台步都是“麒路”。

乙　噢，学麒派老生，可别忘了哆嗦。

甲　忘不了！我要哆嗦起来与众不同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体似筛糠，浑身颤抖，要把老院子受压迫又不敢反抗的劲头演出来，心里一害怕就哆嗦。

乙　这就要哆嗦呵！咱们打头来吧！

甲　好，这样我的感情连贯。

乙　嗯咳！

甲　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！

乙　这半下又来啦。“招来嫦娥齐永贺”。

甲　“贤人堂前列旗锣”。

乙　“呵，夫人！”

甲　“呵，老爷！”

乙　“你我的女儿哪厢去了？”

甲　“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”

乙　“天到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！”赶院子！

甲　（学）“报！”

乙　麒派老生来了！

甲　“院子禀事。”

乙　“何事？”

甲　“启禀老爷，昨夜三更时分，石姑爷与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了。”

乙　“你待怎讲？”

甲　“洒泪分别去了！”

乙　“哦……”

甲　（浑身颤抖）

乙　你这是怎么啦？

甲　踩电门上啦！

（颂　华整理）

# 闹 公 堂

甲　您这相声讲究什么？

乙　说、学、逗、唱。

甲　唱，可不容易。

乙　我们也唱不好。

甲　我就好唱。

乙　您好唱什么？

甲　京剧的老生。

乙　噢，您是唱戏的？

甲　不！我是好这个，唱着玩儿。

乙　那叫票友。

甲　我就因为好唱，还真露过脸。

乙　怎么露过脸？

甲　做过一任县官。

乙　就您哪！

甲　你别看不起。

乙　就你一点文化没有，整天就好唱戏，还做官哪！

甲　那年月做官不看文化，我有机会。

乙　什么机会？

甲　这话是前些年了，有一位督军给他爸爸过生日，我唱了一出戏。

乙　哪出？

甲　《法门寺》，我扮演郿邬县。

乙　名字叫赵廉。

甲　行路这一大段唱，我可铆上了："郿邬县在马上心神不定……"

乙　行啦，你这嗓子不怎么样！

甲　就这样本家还挺高兴呢："小常，你唱得真好，这可是谭派呀！"

乙　可不是谭派吗！嗓子眼儿里堵着痰呢！

甲　这么个谭派呀！他们老太爷夸我是谭鑫培的谭派。

乙　还气死刘鸿声呢。

甲　"看这小子挺精神的，给他弄个县长当当吧！"

乙　这就当县长了？在什么县哪？

甲　棉花线。

乙　棉花线？

甲　对，跟青线、蓝线、合股线都联线。

乙　属哪府管？

甲　酱豆腐。

乙　没处找这地方去！

甲　我一想，去不了！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做官一个人不行，得有个班底儿啊！

乙　那叫班底儿啊！

甲　首先得有掌印夫人。

乙 官太太。那让你媳妇去不得了吗！

甲 那年我还没结婚呢！

乙 那怎么办呢？

甲 我先借一个。

乙 借？借谁呀！

甲 评戏皇后——刘翠霞，那评戏唱得好吧？

乙 好。怎么单找她当夫人呢！

甲 我当县长，这夫人也得找做艺的。

乙 夫人有了，还得有刑房师爷。

甲 对，得有管文案的。

乙 找谁呢？

甲 唱莲花落的清明泉，稳稳当当的，也能写。

乙 还得有喊堂的？

甲 我找了个卖药糖的。

乙 怎么找卖药糖的呢！

甲 他嗓子好呀！吆喝出来多好听，一条胡同都灌满了："那位吃药糖，桔子还有蜜柑，涉药仁丹，豆蔻败火，砂仁青果……"

乙 口儿真甜。

甲 这让他喊堂准行。

乙 带案的找谁呀？

甲 拉洋片的大金牙！

乙 闷腔儿，唱得好听！

甲 对！唱出来这样：

"你老再往里头再看哪，听个从头，

刘伯温就把那个北京城来修，

修得是里九外七皇城四，

前门外头有个钟鼓楼。

金钟三响了这不王登殿，

哎，万岁爷封他一个定更侯哎嗨！”

乙　是这味儿。

甲　就让他带案。

乙　掌刑的呢？

甲　找了个唱靠山调的。

乙　还短个回事的。

甲　不好找，那天在街上碰见了！

乙　谁呀？

甲　一个叫街的。

乙　要饭的？

甲　正在街上喊呢："老爷！我的太太呀！发财吧掌柜，发财！"

乙　就这嗓子！

甲　"嗨！"

乙　这是干嘛！

甲　勒砖呢！胸口这儿满是红的。

乙　好嘛！

甲　我一想，让他回事，这味儿好听呀！

乙　这还好听哪！

甲　"你认识我嘛？""认识，您是说相声的蘑君。"

乙　还蘑君呐！

甲　"我现在做官了，你跟我去回事怎么样？""那敢情好了！""那咱就一块儿去吧！""谢谢老爷！"

乙　瞧这嗓子！

甲　班底儿都齐了，走马上任。

乙　当县官去了！

甲　到任后挂出放告牌，可是就怕来打官司的。

乙　为什么害怕呀？

甲　我不会问案呀！怕什么有什么，头一天就来了打官司的了。

乙　开张了！原告是谁？

甲　您认识。唱京东大鼓的刘文斌。还有他媳妇儿。

乙　谁？

甲　唱河南坠子的乔清秀。

乙　刘文斌他媳妇是乔清秀啊！

甲　他们告同院数来宝的张三。

乙　怎么个案情？

甲　有一天刘文斌不在家，张三来调戏乔清秀，刘文斌回家正看见，所以来告张三调戏民女。

乙　这是民事纠纷。

甲　回事的进来："老爷。"

乙　还是要饭的味儿。

甲　我说："你这味儿改改行不行"。"改不了啦，就这味儿啦。""什么事？""来了打官司的了。""噢，来了打官司的了！那赶快喊喊堂威，老爷升堂问案。""好。"回事的出来找喊堂的："我说喊堂的！老爷升堂了，你得给喊一嗓子。""什么？！那我可喊不了！""喊不了？你会干嘛？""我会卖药糖！""那也行啊！你就拿卖药糖的那个味儿喊吧！"

乙　拿卖药糖的调喊堂呀！

甲　可不是，一捂耳朵，他喊上了！

乙　怎么喊的？

甲　“那位在班房，急忙带案，老爷升堂！”

乙　还是卖药糖的味儿。

甲　我一听，赶紧出去吧，糖都熬得了，再不出去他拿糖粘我！

乙　是啊！

甲　我传话升堂，太太在屏风后边偷听。

乙　干嘛！

甲　怕我犯戏迷。

乙　啊。

甲　师爷在旁边一坐。我说话了：“带告状人上堂！”

乙　还上韵呢！

甲　刘文斌夫妇上堂，给我鞠躬以后站在两旁。“你二人有何冤枉，不必害怕，慢慢讲来！”刘文斌一看我说话上韵，他一张嘴——

乙　赶紧回话。

甲　唱上了！

乙　怎么唱的？

甲　用京东大鼓的调儿唱告状的词儿。

乙　这可新鲜。

甲　（唱）“未曾开口泪双倾，

尊声大人听分明，

数来宝的张三行为不正，

公堂之上把理评嘜……”

乙 还有个拉腔。

甲 我一想不能光听他一个人的，得问问他媳妇儿。

乙 问她什么？

甲 “这一妇人上得堂来，满面泪痕，有何冤枉，慢慢道来！”他媳妇儿不是唱河南坠子的嘛！听我这一问哪，也唱上了！

乙 这可热闹啦！

甲 （唱）“未曾说话我泪珠联，
尊声大人听奴言。
那一日奴的丈夫不在家下，
来了歹徒叫张三，
他见奴家长得俊，
强行无理要结姻缘。”

乙 就这样告状啊！

甲 “站立一旁，来！带张三！”带案的是大金牙呀，一抖锁链他拉上洋片了。

乙 什么味儿？

甲 “锁链把你脖颈拴，
张三随我去见官。
上堂讲了真情话，
老爷对你要从宽。
你若不说真情话，
板子打你个皮肉翻哪哎……”

乙 别拉腔了！

甲 张三一听，你这叫什么带案的啊？噢，显你会唱啊，咱也不含胡呀！“我跟你走去见官，你何必跟我拉洋片？”

乙　数上来宝啦，快走吧！

甲　“让我走，我就走，跟你同到大堂口。”

乙　还要贫嘴，我揍你！

甲　“不用打，不用骂，一定上堂去回话！”

乙　跪下，跪下！

甲　“叫我跪，我就跪，今天一定受洋罪。”

乙　满合辙！

甲　我得问问他：“大胆的张三，因何调戏民女？”“尊大人，听我言，调戏民女不是咱！”

乙　不认账啊！

甲　不招认，这下我可急了，一拍惊堂木！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唱上了！

乙　你也唱上了！

甲　（唱京剧“摇板”）

“张三做事理不通，

调戏民女罪难容，

人来重责四十板，

看他招承不招承！”

乙　打了没有？

甲　打啦，掌刑的过来了，这位是唱靠山调的，他手举大板——

乙　打！

甲　唱！

乙　他也唱上了！

甲　唱的是靠山调的“大数子”：

“砰砰砰砰砰，叭叭叭叭叭，
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怕！
打折了板子屁股开了花，
打完了板子还把苦力来罚哎哎哟哟呀……”

乙　这大堂成了戏园子了。

甲　也别说，这一打，张三招了！

乙　那就录供吧！

甲　师爷是唱莲花落的清明泉哪，他看不起我，借这机会把心里话唱出来了。

乙　怎么唱的？

甲　“外行楞要当县长，
他不会问案净唱二簧！”

乙　嘿！

甲　这一唱不要紧，屏风后的夫人憋不住了。

乙　刘翠霞再唱评戏就更热闹了！

甲　唱什么？她看我犯戏迷挺不高兴！
“一见此情大吃一惊，
轻移脚步越过了屏风。”

乙　还是唱上了！

甲　我一听，这可太乱了，赶紧叫回事的：“看看何人在堂后这样的喧哗？”回事的一回这个难听啊：“老爷，那是我家的太太啊！嗨！”

乙　全来了！

（颂　华整理）

# 封建婚姻

甲　现在说相声可跟过去大不一样啦！现在我们演的节目，都是批判旧社会，宣传新社会的。

乙　对，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：“启发人民政治觉悟，鼓励人民生产热情”。

甲　旧社会关于封建迷信的事太多了。

乙　我们得揭露它。

甲　迷信这两个字怎么讲，懂吗？

乙　不懂。

甲　迷信就是你迷迷糊糊的就信啦。

乙　就这么讲啊？！

甲　就拿红白事来说，里边有不少旧的风俗习惯，迷信的东西。咱先说白事吧，要念经超度亡人。

乙　过去讲究这个。

甲　和尚一念经：“亡魂，奔西方极乐世界……”

乙　是这味儿。老道要超度呢？

甲　“亡魂，够奔东方世界……”

乙　尼姑呢？

甲　“亡魂，够奔南方世界……”

乙　又南边儿去啦！喇嘛呢？

甲　"亡魂，直奔北方世界……"

乙　又跑北边去啦！

甲　要赶上这家子有钱，念四棚经，你叫这亡魂往哪儿去呢？

乙　那就拜四方得啦！

甲　所以说，纯粹是迷信。

乙　噢，这是白事。

甲　过去红事里迷信更多啦！

乙　是啊？

甲　你看新式结婚，简单、大方、节约，汽车把新娘接到家里，证婚人、主婚人致词，新夫妇相对三鞠躬，对主婚人、证婚人一鞠躬，对来宾一鞠躬，婚礼完毕，新婚夫妇来个合影，大家吃顿饭挺利索。

乙　真不错。

甲　还有朴素的哪：在结婚那天举行个座谈会，新郎新娘讲讲恋爱经过，完事一块儿唱个歌儿，吃点儿茶点，又经济，又有意义，多好啊！

乙　这对新婚夫妇还真有好处。

甲　要按老式婚姻一说，可就麻烦啦。男方得拿轿子娶，新娘子无冬论夏得穿棉的，就是数伏的天儿，身上也得有点棉花儿，在轿子里又那么一通捂，下轿以后得先灌两瓶十滴水。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受热啦！坐轿还有讲究哪！

乙　什么讲究？

甲　往那儿一坐就不许再挪动了，要是坐着不合适，欠欠身儿，

坏啦，你还得嫁二回人。

乙 噢，这一欠身还得改嫁？

甲 其实这就是吓唬人，怕新娘在轿里来回乱动，那轿子没法抬。（动作）

乙 是没法儿抬。

甲 所以才吓唬她呢。那会儿坐轿可是一件大事，甭管有钱没钱，都得坐轿，就连你母亲结婚的时候，不也是坐轿吗？

乙 对，坐轿。

甲 那阵儿你还小，你不记得。

乙 是啊。——啊？我母亲结婚，哪儿有我呀！

甲 对，那时候你还没出世呢。

乙 上轿还有什么迷信的事儿。

甲 有。新娘上轿，脚底下得穿双蓝鞋，这叫拦住了婆婆的眼睛，你说这够多迷信！你穿什么鞋，婆婆也看得见啊，哪儿拦得住啊！

乙 对了，这都是迷信。

甲 用花轿把女方娶到男的这头儿，男的一看轿子来了，先得把大门关上，挑出一挂鞭来，"啪啪啪"！

乙 干嘛！

甲 这叫崩崩煞神。

乙 嗬！

甲 大白天娶媳妇，马路上哪来的煞神呢。

乙 没有你崩谁呢？

甲 那阵花轿里头挂着个小布人，那就是煞神。是什么年代产生的，我说不上来，就知道是个婚姻不自由的妇女，结婚那天在轿里上吊死了，当时皇上就封她为煞神。从那以

后，娶亲的时候，轿里就挂一个小布人，男的这头放鞭，就为把她崩走！

乙　是啊。

甲　鞭炮响完了，花轿落尘，抬轿的撤去轿杆，新娘迈步下来，新郎由里边跑到门口，这夫妻俩第一次见面。虽然初次见面，印象就不好。

乙　怎么呢？

甲　新郎拿着一张弓，三枝箭，对准新娘，嗆！嗆！嗆！先射三箭。

乙　这叫“三枝矛头定干戈”。

甲　又没打仗你定什么干戈啊！再说，初次见面，人家招你了，为嘛先给人家三箭？好在这是假射，拿手一比划就完，万一真出手怎么弄？这儿刚一下轿，嗆！叶！正射在新娘眼上，刚下轿挺漂亮，这一来闹了个一只眼！有的时候，您走到街上看见有一只眼的瞎老太太，都是那年头射的！

乙　没听说过。

甲　接着铺红毡，倒红毡，脚不沾尘，迈马鞍子。马鞍子上有个苹果，新娘子得咬一口。

乙　那叫平安吉庆。

甲　嘿！瞧这迷信劲儿。底下是迈火盆，里边儿有几斤炭，点着了，茶师傅倒过一杯酒，火苗子一起——

乙　那叫火火炽炽，旺旺腾腾的，往后，日子是越过越旺腾。

甲　太迷信了！噢！火苗子一高，你们家日子就旺腾！你净顾旺腾了，这多玄哪！那阵新娘系的裙子又是大裤腿，本来这腿底下就不利索，火苗子又一起，腾！裙子满着了，烫得新娘子满处蹦，这还得组织救火队。再说你不参加劳动

生产，日子怎么也旺腾不了。

乙 没有从天上掉馅饼的！

甲 往下到了喜房，俩人对脸一坐，这叫坐帐。哎，“坐帐”可不带“斩谡”。

乙 干嘛？要唱《失街亭》？

甲 坐帐还有讲究呢？娘家妈妈事先有嘱咐：“闺女，两口子一块儿坐的时候，你的衣裳襟儿可要把他的衣裳襟儿压住了。”

乙 干嘛！

甲 “让他怕你一辈子！”

乙 男的衣裳襟儿要压住女的呢？

甲 “不行，那你可得怕他一辈子！”

乙 咳！

甲 可是到了坐帐的时候，都是新娘先坐下，等新郎过来一坐，准把新娘的衣裳襟儿压住。

乙 那怎么办呢？

甲 新娘一看：“哟！压上了！嗔！压上就压上吧！”她不能当时就站起来说：“干嘛，让我怕你啊，不行，我的衣襟儿得压住你的！”

乙 没有这样的！

甲 还有忌属相呢，新房里不许狗、牛、羊这三个属相的进来。一位老太太挤在门口，有看望新人的，老太太先问：“你属什么的？”“我属虎的。”“噢，属虎的不忌你，进去吧！”“哎。”“你属什么？”“我属牛的。”“不成，忌你！”“我属羊的！”“不行，也忌你。”其实，有的小伙子说瞎话儿，属狗的硬说属鼠的，不也进去了

吗？“哎，你怎么又来啦？你属什么的？”“我属黄花鱼的。”

乙 有这属相吗？

甲 “行，溜边进去吧！”“你呢？”“啊，大娘，我属泥鳅的。”

乙 那就钻进去吧！

甲 坐帐还得吃东西——子孙饺子、长寿面。吃饺子为将来子孙多；面条是长的，为俩人长寿。那饺子不象咱们平常吃的那样，个儿都小。

乙 什么馅儿的。

甲 一般是素馅儿，搁锅里开一个开儿就捞，不能把它煮熟了。

乙 生饺子怎么吃啊！

甲 不为吃，就为借一个字。俩人端碗吃的时候，窗户外头有人问：“生不生？”俩人一块儿回答：“生。”包饺子费挺大的事，合着就为一个字。

乙 就得回答“生”吗？

甲 回答别的不好听，能这样吗？“生不生？”“半生不老熟。”

乙 这是别扭。

甲 回答“四五成熟”也不好听。

乙 就为问这饺子生熟？

甲 不，问的是你生孩子不生？拿这个“生”代替那个“生”。您想，吃生饺子就能生孩子，这不迷信嘛！过去，我们街坊就闹过这么个笑话：赶上煮饺子的人是外行，开锅后点了一壶凉水，等小两口端着锅一吃，窗户外头问：“生不生？”这二位实心眼：“哼，全烂啦！”

乙　怎么全烂啦？

甲　煮过火了嘛！

（颂　华整理）

# 封建的礼节

甲　在封建时代，礼节特别多。

乙　精神枷锁嘛！

甲　到现在也还有这种流毒。

乙　这毒在哪儿呢！

甲　就在这儿（指头）。

乙　噢，都在你脑子里呢？

甲　都在你脑子里呢！

乙　这叫什么话！你自己比的嘛！（学）这不是都在你脑子里了吗！

甲　人们脑子里都有这种封建意识，得加紧学习，消除封建思想。

乙　封建思想还产生了不少封建礼节。

甲　对，这方面对妇女束缚得很厉害，讲究什么“行不摇头，笑不露齿，站不倚门，坐不露膝”。

乙　这么多讲究，怎么叫“行不摇头”？

甲　走道儿不能摇头晃脑的，过去妇女都戴着挺长的耳环，走道儿一晃脑袋，准打腮帮子，左边为羞，右边为臊。

乙　您给学学。

甲　怎么学？

乙　您学个姑娘走道儿。

甲　那行。我在前边走，你在后边叫我。您注意：回头的时候是连身子带脑袋一块儿回。

乙　好！您学吧！

甲　（学）……你倒是叫我啊！

乙　看你学的象，忘了叫啦！再来。

甲　（学）

乙　柱子！

甲　去！谁家姑娘叫柱子？叫二姑娘。

乙　您再学。

甲　……

乙　二姑娘！

甲　"谁呀？"

乙　我！

甲　"哪位啊！"

乙　回过头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。

甲　"别着急，慢慢等着吧。"

乙　等多长时间？

甲　"俩钟头！"

乙　我等不了！

甲　（缓缓扭过身来）……哟！姥姥！

乙　我啊？

甲　这是"行不摇头"。

乙　"笑不露齿"呢？

甲　笑的时候不能露出牙来。

乙 那乐得出来吗？

甲 拿上牙咬着点儿下嘴唇哪！有的老太太一问："瞧这姑娘，多安稳，有婆家了吗？""大妈！您干嘛问我们这个？看您！"（学）笑了，也没露出牙来！

乙 哦，上牙咬下嘴唇，那要下牙咬上嘴唇呢！

甲 那就寒碜啦！（学）"大妈！您干嘛问我们这个，看您！"

乙 傻丫头！"站不倚门"？

甲 不能倚门卖俏，就是"卖呆儿"。

乙 "坐不露膝"呢？

甲 坐在那儿得用裙子把膝盖盖住。

乙 噢，不能露膝，您给学学。

甲 （学）……我坐不住了。这也没座位，让我怎么学啊！

乙 明白就得了。

甲 妇女得站有站象，坐有坐象，要"站如松，坐如钟"。

乙 "站如松"？

甲 站那儿跟松树一样。

乙 "坐如钟"？

甲 坐下就跟钟表一样。

乙 怎么跟钟表一样？

甲 形容那么稳，那么准。

乙 这么个"坐如钟"？

甲 坐如钟，可不能带摆儿。

乙 怎么？

甲 带摆难看，坐那这样。（学）

乙 好嘛！

甲 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迫害尤其严重。

乙　妇女被压在最底层嘛！

甲　那时候妇女受着夫权、神权、族权三重压迫。

乙　还讲究什么“三从四德”。

甲　纯粹是封建老一套。

乙　怎么叫“三从”？

甲　在家从父，做闺女的时候得听她爸爸的，什么事自己不能做主。

乙　出嫁后呢？

甲　从夫啊！得听丈夫的。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：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扁担抱着走！”

乙　这叫什么话！

甲　夫是一层天嘛！

乙　天字还出头呢。

甲　所以啊，熬着吧！

乙　老了就好了！

甲　不行，老来从子！得听儿子的！

乙　老得受男人管。

甲　一辈子没自由啊！

乙　“四德”呢？

甲　在封建时代，妇女得做到“德、言、容、工”。

乙　“德”是指什么？

甲　有封建阶级的道德标准哪！什么“非礼勿动”、“非礼勿行”。

乙　不许随便行动。

甲　“非礼勿视”、“非礼勿听”。

乙　好嘛，听什么、看什么都不随便哪！

甲　就为让你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到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吗！

乙　在这儿哪！“言”就是得能说吧！

甲　错啦！旧道德反对女的能说，妇女都得沉默寡言，谨言慎行，不问不答，唯唯诺诺，哪儿能跟你妹妹一样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问，碎嘴子！

乙　你妹妹才碎嘴子呢！“容”呢？

甲　就是容貌、长相儿。

乙　噢，得长得好。

甲　不单是长得好，得长得那么端庄、文雅，稳稳当当的，冷不唧的……

乙　怎么还得“冷不唧”的？

甲　你看，“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”嘛！

乙　这个“容”字也有的解释成要有容人之量。

甲　对！就是说婆婆怎么打你，丈夫怎么气你，你都不要反抗。

乙　这么个宽容！

甲　（学）“唉，算了吧，人不跟命争，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。”

乙　“工”呢？

甲　得擅长女工，针线活儿得好，什么大剪小铰，描龙绣凤，细针密线，缝连补绽，实在没活儿干就补袜子！

乙　反正得干活儿。

甲　那时候妇女讲究“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”。

乙　就是限制妇女参加社会活动。

甲　对，让妇女成为男人的附属品。新社会在党的领导下，妇女解放了，你讲什么“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”，人家早上大街上参加游行去啦！

乙　是。

甲　人家每天到单位上班去！

乙　对！

甲　人家常到公园谈恋爱去！

乙　有。

甲　人家常到跤场摔跤去。

乙　没有。

甲　社会在发展，各方面都有变化，过去妇女讲究梳妆打扮，光梳个头就得仨钟头。

乙　瞧这麻烦劲儿。

甲　现在剪个卓娅头，多大方！

乙　美观！

甲　过去，妇女都穿布鞋、布袜子，现在进化到——不穿袜子！

乙　光着脚啊！

甲　夏天可不光着脚嘛！那鞋也好啊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前边露着“蒜瓣儿”，后边露着“鸭蛋儿”。

乙　是啊！

甲　古时候妇女都是宽衣长袖，走道儿一步三摇，小碎步儿。（学）

乙　这要去趟劝业场……

甲　仨礼拜。

乙　怎么这么慢呢？

甲　你想啊，缠足，脚这么小，再穿着长裙子，她迈得开步吗？

乙　可不是吗！

甲　过去讲究"男女授受不亲"。我不能直接把这扇子给您，您也不能拿手接。

乙　有这么比的吗？

甲　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啊！

乙　那得怎么给呢？

甲　我得放在桌子上，您再拿。

乙　为什么这样？

甲　怕过了电。

乙　这一接触就过电了。

甲　那年月妇女让男人沾衣捋袖便为失节，特别是没出嫁的姑娘，连胳膊腕儿都不能让男人看见。

乙　要看见了呢？

甲　失节了！非嫁这个男的不可。

乙　有这事吗？

甲　有啊。您知道民间传说孟姜女的故事吗？

乙　知道一点儿。

甲　孟姜女的丈夫是谁，知道吗？

乙　知道，范杞良啊！

甲　她怎么嫁的范杞良？

乙　这可不知道啦！

甲　范杞良因为逃难来到孟家花园，躲在假山后边，正赶上孟姜女在河边捕蝶，一不小心，扇子掉月牙河里了，孟姜女

挽起袖子来，弯腰够扇子，这工夫范杞良咳嗽了一声，孟姜女抬头一看，“哟！哪儿来这么个男人啊！我不认识他，坏啦！我这支胳膊叫他看见了，怎么办呐？不行，我得嫁他！”

乙　为什么？

甲　胳膊腕儿让他看见啦，这就为失节。

乙　这就嫁他啦！

甲　这事要搁现在麻烦啦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到夏景天儿，女同志连胳膊带腿都在外边露着，特别是到了游泳池，你说，应该嫁给谁？

乙　谁也不用嫁！

（颂　华整理）

# 打 桥 票

甲　干哪一行儿都得有个称呼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比如您是开大买卖的，“阁下在哪一界？”

乙　“岂敢！敝人是商界。”

甲　您要在银行做事呢？

乙　那就是“金融界”。仕农工商，军警学界都有称呼。

甲　唯有咱这行儿没个称呼，即便提到您，听着也不那么顺耳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“走！咱到杂耍园子，看玩意儿去！”

乙　玩意儿？

甲　您听着怎么样？

乙　是不顺耳。

甲　挺好的人改玩意儿了。

乙　不象话。

甲　其实您不是玩意儿。

乙　就是……这也不好听啊！

甲　有不少地方，诸位能去我们不能去。

乙　都什么地方？

甲　象什么利顺德饭店、聚合成饭庄、还有赌场、妓院、回力球……

乙　咱去照样花钱啊！

甲　不行，在座的先生们去了，一下汽车就远接高迎的喊上了：“张督办来了！”“李司令到了！”“杨老爷往里请！”咱俩去，怎么喊啊？

乙　对啦，咱没官称，就喊行业吧。

甲　这么喊：“常说相声的来了！”“赵说相声的到了！”这别扭不别扭啊！

乙　喊老爷呢？

甲　“常老爷来了！”“赵老爷到了！”人家一看：“噢！敢情这俩老爷，没带着姥姥来呀！”

乙　姥姥干嘛。

甲　“干脆，让这两位老爷给咱们说一段儿得了！”

乙　咱别胡溜达了。

甲　谁都敢惹事，唯独我们不敢惹事。

乙　咱这脑袋上都刻着字儿呢。

甲　听戏，看电影就有人愣不打票，你敢吗？

乙　不敢。

甲　那阵儿，我们撂地零打钱。

乙　就是说完一段相声要一回钱。

甲　场子挤满坐满，一打钱都是摇头票。

乙　什么叫摇头票？

甲　要到他那儿，冲你一摇头（学），你就不敢要了。

乙　听相声凭什么不给钱？问问他呀？

甲　你敢问吗？上回我倒问过一个摇头的。

乙　他怎么回答？

甲　没说话，一挑大拇哥往胸口这儿一指（学）！

乙　什么意思？

甲　意思是说："你没看见我这儿挂着牌儿了吗？"

乙　不定是哪个部门的。

甲　他不是听一回不给钱，连着听了好几天，每次要钱他都指指胸口这个牌儿。有一次，我要到他这儿，他一指胸口，细这么一看这个牌儿，我也乐了！

乙　哪个机关的？

甲　汽水瓶子盖儿。

乙　啊！蒙事啊？

甲　你别看听相声他敢不打票，哪次过法国桥他都抢着打票……

乙　怎么过桥还打票？

甲　人家白给你站岗啊，听戏打戏票，看电影打电影票，过桥打桥票嘛。

乙　你这小子也快挨打啦。

甲　听清楚了，今天台下要坐着警察可别在意。

乙　他说的不是您。

甲　我指的是专勒索人的警察。

乙　那是太个别了。

甲　这样的警察他也没功夫听相声，下了岗他还得"穿柜"呢！

乙　这么说每天还收入不少？

甲　能少得了吗？不管你是谁，只要从桥头那边一过来，你就

得自己把钱掏出来。

乙 交给这位老总。

甲 不，电线杆子上专门挂着一个盒子，你自己把钱放到盒子里边去。

乙 噢，这么打桥票，要不往盒子里边塞钱呢？

甲 你过不来，过来也得把你轰回去，“回去！”“那什么……我带居住证了！”“没问你那个，打票了吗？”

乙 人家不懂这规矩。

甲 “告诉你不就懂了吗？往盒儿里塞钱去！”

乙 噢！就是过路的打桥票？

甲 不，除了电车、汽车不打票，什么洋车、自行车都得打票。

乙 那拉车的要没拉着坐儿呢，没钱怎么办？

甲 那好办。

乙 就不打票了。

甲 车垫子就归他了。

乙 啊！

甲 一看打老远过来一辆大车，赶脚的顺脖子流汗。“站住！”“老总，您辛苦了！”“懂规矩不懂？”“懂，我还没赚着钱呢，这车白菜拉过去卖了才有钱哪。”“没钱啊？”

乙 放行了。

甲 “搁这儿两棵白菜吧！”

乙 白菜也要啊！

甲 什么白菜、辣椒、黄瓜、土豆、鸭梨、苹果、暖瓶、沙锅……

乙 应有尽有，他怎么拿回去呀？

甲　好办，等快下岗了，过来一辆排子车，“站住！干嘛去？”“我……打桥票。”“别打了！”

乙　谢谢吧！

甲　“把这堆东西给我拉家去。”

乙　啊！

（常宝华整理）

# 牙粉袋儿

甲　干咱这行儿可不容易呀！

乙　干哪行儿有哪行儿的难处。

甲　咱这算吃张口饭的。

乙　我们一张口就来饭。

甲　家里还有几个张口的。

乙　都会说相声？

甲　那是等饭的。

乙　唉！就靠咱这张嘴，指身为业，养家糊口。

甲　所以这行儿经不住刮风下雨。

乙　刮风减半，下雨全无嘛。

甲　可唯独瓦匠这行儿，就盼着下雨，雨下得越大越好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谁家房子漏了，山墙塌了，他该有活儿干了。

乙　对呀，他就是干这个的。

甲　我们街坊小南屋儿，住着一家儿干瓦匠活儿的，一看下起雨来了，叫他们孩子：“三儿，跑一趟打二两去！”

乙　嘿！高兴啦。

甲　他那儿一边儿唱，一边儿喝着，我们一边儿愣着。

乙　下雨谁还听相声。

甲　就听“哗”，下大了！“咔嚓”！

乙　怎么啦？

甲　那边儿墙倒了！“三儿，再打二两去。”

乙　越喝越高兴啊。

甲　就听“哗”，可桶儿倒的大雨！“咔嚓”！

乙　又怎么啦？

甲　后边房塌了！“三儿，再来二两！”

乙　雨住了他该忙了。

甲　就听“哗”，“咔嚓”！“哎哟”！

乙　再来二两。

甲　喝不了啦！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自己的房子塌了！

乙　嗨！下大发了谁也受不了！

甲　这就是各有各的难处，您当我们说完相声就没事啦？

乙　从早忙到晚啊。

甲　晚上演完等散了场就十一点了。

乙　咱不得歇会儿嘛？

甲　洗洗脸，休息会儿就十一点半。

乙　都管我们叫夜猫子。

甲　走到了家十二点半，叫开门一点半，升上火两点半，做点儿吃的三点半，吃点儿东西四点半，铺好了被窝五点半，钻进去大天亮又钻出来了！

乙　一宵没睡呀！

甲　我们小哥儿俩一早还得练功，对词儿。

乙　得排练啊。

甲　每天要赶几场演出。另外，什么看孩子、买菜、做饭、刷碗、洗衣裳、挑水、扫地、倒土、攥煤末子、挤配给面，这都得干。

乙　为了赚钱，累死为止。

甲　受累倒不怕，钱到手更为难。

乙　怎么？

甲　米、面一天一个行市，你知道什么时候涨价啊！

乙　那咱可说不好。反正有配给面，价也涨不到哪儿去。

甲　就是那混合面？里边儿全是麸子、黑豆、花生皮儿、白薯、土粉子搀锯末呀！吃完消化不好，我妈吃一顿一个礼拜没解大便。

乙　老人孩子，买点儿白面吃。

甲　咱不象人家有钱的，什么“金豹”的、“三星”的方袋面，往家一拉就三十、五十袋的。

乙　你哪有那么些钱啊！

甲　最多咱也就买上一袋儿洋白面。

乙　花上两块大洋。

甲　两块？你再打听打听。

乙　涨多少钱了？

甲　涨到五块、七块，“第四次强化治安”涨到八块一袋儿。

乙　嚯！穷人还活得了啊？

甲　他慢慢“强化”，你慢慢熬着呀！“四次强化治安”八块钱一袋面，听说到“第五次强化治安”白面就落到四块钱一袋儿了！

乙　嘿！落一倍的价儿？

甲　不过，袋儿小点儿。

乙　洋面袋儿？

甲　不！牙粉袋儿。

乙　啊！

（常宝华整理）

# 方言土语

甲　相声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，无论哪一省的人都可以听得懂。

乙　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。

甲　什么叫普通话？

乙　北京话就是普通话。

甲　不，标准普通话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，北京的方言、土语不能算标准普通话。

乙　北京也有方言？

甲　（指乙头）这个叫什么？

乙　脑袋，也有叫脑袋瓜儿的。

甲　脑袋还出来个瓜儿！这就是土语。

乙　普通话怎么说？

甲　“头”，到理发馆都得说“头”。“同志！我推个头。”人家也得说“头”。“请坐，你是留个分头？还是来个背头？”

乙　说脑袋也行。

甲　说脑袋？“同志！我推个脑袋。”“请坐，你留个分脑袋？还是来个背脑袋？”

乙　啊！

甲　背着脑袋上哪儿啊？

乙　是不好听。

甲　什么“溜溜儿的”、“压根儿的”、“今儿个”、“明儿个”、“昨儿个”、“死乞白赖的”、“不然那碴儿”，这都是北京的方言。土话更不好懂了，走不叫走。

乙　叫什么？

甲　“颠儿”。“呆着你的，我颠儿了嗨！”走叫“颠儿”，跑就不叫“颠儿”了。

乙　叫“大颠儿”？

甲　没听说过，跑叫“孬鸭子”，这两只是“鸭子”。“孬鸭子了嗨！”

乙　就是跑了！

甲　看见不叫看见。

乙　叫什么？

甲　“瞜见了”。事情失败了叫“褶子了”。我不答应……

乙　土话怎么说？

甲　“跟你泡了”。

乙　“泡了”？

甲　傍晚的时候，土话叫“擦黑儿”。

乙　“擦黑儿”？

甲　出去散散步……

乙　土话怎么说？

甲　“迈迈单儿”。俩人要是谈点儿秘密的事情叫“闷喟儿密”。

乙　嘿！

甲　这个人工作态度不好。

乙　怎么说?

甲　“汤儿泡饭”。

乙　就是糊弄事。

甲　还有一句话，我一直不理解。

乙　什么话?

甲　“姥姥”。

乙　我也听说过。

甲　比如，俩人争论一个问题。“得了！你呀，姥姥！”你说怎么讲呢?

乙　就是不服气的意思。

甲　不服气就得了，提外祖母干什么?

乙　对呀！姥姥就是外祖母。

甲　都说“姥姥”。

乙　要说外祖母呢?

甲　“什么？你呀，外祖母！”

乙　那不象话啦。

甲　现在又发现一些不三不四的语言，什么“官的”、“震了”、“盖了”、“盖帽儿了”。

乙　这更不好听啦。

甲　只有使语言走向规范化，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

乙　大家都要说标准普通话。

甲　舞台上使用的是艺术语言，必须用标准普通话。记得咱们看的那个话剧吗？有一场戏，一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向一位少女求爱，俩人有一段对话。

乙　说的都是普通话。

甲　咱俩学学。“××姑娘，你真美丽。”

乙　我还美丽哪？

甲　“见到了你，我的灵魂早就离开我的肉体。”

乙　我呀？

甲　“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谈？我约你傍晚散散步吧。”

乙　“我不。”

甲　“不然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”

乙　“糟了！我怎么又见到他了！谁不知道你一直是个后进的人，只要是见到姑娘就流出口涎。答应？哼！马上你给我走！”

甲　这台词都听得懂吧？

乙　说的都是普通话。

甲　要是都改成土语多难听。

乙　咱俩学学。

甲　北京土话管姑娘叫“妞儿”。“噢，妞儿，你长得可真盖了帽儿了！”

乙　喏！

甲　“瞜见你，我的魂儿压根儿没回来，我们能不能闷得儿密？要不咱们擦黑儿迈迈单儿，不然我跟你泡了。”

乙　“噢！褶子了！我怎么又瞜见他了！谁不知道你一直是汤儿泡饭的，瞜见妞儿就流哈拉子。答应？哼！姥姥！马上你给我颠儿。”

甲　颠儿！

（常宝华整理）

# 雇　车

甲　一个地方一种方言，一个地方一种语音。

乙　各有不同。

甲　北京语音纯正，大家都听得懂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其实北京话，北城的南城的也有差别。

乙　不一样？

甲　还有一种“北京话”，就更不是纯正的北京话啦。

乙　哪种？

甲　就是过去的话剧，一说话就那么拿腔作调的。

乙　对，过去演话剧有舞台腔。

甲　全这味儿（学）：“哦！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下去了！我已经明白你的心啦！可是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！”北京人有这么说话的吗？

乙　没有！

甲　说话就说吧，你看这动作（轻搓手）：“哦，好了，好了！”什么叫好啦，好啦？你多晚儿闹病啦！

乙　这是虚词。

甲　“哦！我老实地告诉你！”还得老实地告诉你，那要不老

实呢？折着跟头说话啊！

乙　嘿！

甲　那表情也过火，都迈着方步，仰着脸。马路上那么些人，谁走道这样？（学）

乙　没见过。

甲　没有吧！有时候一着急还抓自个儿头发（学），这是急了！

乙　嗯。

甲　受了打击一攥拳（学动作），“咳！”

乙　踩电门上啦？

甲　过去以为这就是北京话。

乙　北京人就这么说话啊！那可热闹啦！

甲　就是啊！北京人哪儿有这么说话的！比如您初次到北京，下了火车，您要雇辆三轮儿，您听听登三轮儿的同志说话，那是纯正的北京话。

乙　是啊。

甲　您一喊：“三轮儿！”“哪儿您哪？”

乙　“哪儿您哪？”

甲　“东四牌楼。”“好吧，您给四毛吧！”“给两毛去吗？”“东四牌楼，您才给两毛，这么热的天，您给三毛吧，您上车，我给您提拉箱子。”——这是北京话。

乙　对。

甲　您听着也舒服。

乙　就是嘛！

甲　要真按过去话剧那味儿，那动作，那表情……

乙　怎么样？

甲　那北京您就不敢来了！

乙　为什么呢？

甲　听着可怕啊！

乙　是吗？

甲　您刚一喊："三轮儿！"就听见这味儿："哦，先生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"

乙　吃错了药是怎么着？

甲　"快拉我上东四牌楼。""噢！东、四、牌、楼，你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？""我家在那儿住吗，你去不去？"

乙　对。

甲　"去！先生，你就给我四毛钱吧！""给两毛去吗？""哦！你真的只给我两毛钱吗？天哪！"

乙　哟！叫天啦！

甲　"东四牌楼，只给两毛钱！天是这样的热，路又这样的远，你的身体又这样的胖！你真的只给两毛钱？哦！我决不能够答应你的要求！"

乙　谁要求啦！

（领　华整理）

# 回忆我的大哥常宝堃

我大哥常宝堃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！

记得一九四九年七月，大哥光荣地出席了第一次文代大会。会后他回到天津，家人团聚一起听他绘声绘色地述说见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老总的动人情景。他说着，情不自禁地喜泪横流。是啊，象他这样饱经风雨、走过坎坷道路的人，被作为人民的艺术家请来开会，怎么能不使他内心激动呢！

一九二一年四月，宝堃出生在张家口。他幼年学艺，从小就聪明伶俐，招人喜爱。刚满六岁，就手提装水的破铁筒，冒着口外的寒风，跟着父亲流浪街头巷尾"画锅"变戏法，围观的人们身穿棉衣、老羊皮袄揣着手，可是他却光着突露肋骨的小脊梁表演"翻膀子"，两手攥紧一根小棍儿，从前胸硬掰到后背。他的小脊梁冻得发紫，小脸儿冻僵，小嘴儿索索发抖。年迈的老大娘看着孩子心疼地说："快把膀子放下来吧！"还有人质问我父亲："这不是你的亲孩子吧？"宝堃翘起大拇指说："这是我的亲爸爸，没错儿。"他的话引起人们一阵辛酸的笑声。接着，爷儿俩说上一小段相声。每次都是变一套，说一段，久而久之，群众渐渐地熟悉了他。口外是蘑菇的产地，

人们喜爱地叫他“小蘑菇”。由此，小蘑菇便成了他的艺名。

宝堃自幼记忆力很强，父亲怎么教，他都能一字不错地记住。父亲原是学京戏的，他叫常连安，就是排的“连”字辈。后来因为倒嗓，声音失润，才改行变戏法。对于相声，他当时是门外汉。可是看到宝堃说相声比变戏法更灵，也更吸引观众，便带他返回老家天津，投师访友，结识了老一辈的相声艺术家张寿臣先生，由张先生收下宝堃做徒弟。后来，父子俩放弃了戏法，走上舞台正式说相声。那时候宝堃口齿清脆，童声洪亮，站在凳子上表演，年龄还不满十岁。

尽管小褂儿换长衫，地摊儿变舞台，可是相声艺人们在政治上丝毫摆脱不了低下的地位。宝堃跟着父亲出入深宅大院、高楼广厦，为有钱有势的人们走堂会演出，常常遇到叼着雪茄烟的老爷、阔少们用烟头在他光头上燃烫取乐。剥削和凌辱，在宝堃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刻上了烙印。对于这一切，他虽然怒在心里，可是为了糊口，还得忍气吞声，笑在脸上。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！

宝堃十六岁的时候，开始和赵佩茹同志搭档合演，这时他已经学会不少传统相声。有人夸他是“天才”、“神童”，其实根本不是，这我最清楚。追忆他勤奋学习、苦练业务的情景，历历如在昨日。那时他整天忙碌着赶场演出，时间很紧。每天一大早起来便冲着墙背诵贯口活，练吐词咬字，睡觉前叨咕着台词，走路也想着台词。他在电车上背词儿，不知有多少次坐过了站。有时候，吃着饭停下来，凝神思索着，筷子掉在桌子上还不知道。妈妈理解地说：“宝堃，先吃饭，别背词儿了！”由于过度的劳累，又不懂科学的发声方法，他的声音渐渐沙哑了。有一次，我亲眼看见他吐口白沫带有血迹，我喊着：

'血！”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跟我说："话过千言不损自伤嘛！"
"干咱这行，要学惊人艺，须下苦功夫啊！"

那时候，我大哥虽然不曾认识到相声必须改革、创新，但却懂得迎合"潮流"，这"潮流"里边就包括了人民群众的需要。记得我八、九岁时，有一次随他演出之后，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个乞丐在商店门前敲着牛棒子骨唱数来宝。他停了步，聚精会神地听着。随后，他把这个唱数来宝的让到家一起吃饭，说要和他交个朋友，约好时间请他每天到家来即兴唱几段数来宝。唱数来宝时，他是那样入神地听啊！学啊！他送给这个唱数来宝的一些衣服和钱，真的成了好朋友。过后我才知道，这是他编演相声《改良数来宝》的生活来源。《改良数来宝》曾录制了唱片，一直保留到今天。

宝堃同志成长在劳苦大众之中，他爱劳动人民之所爱，恨劳动人民之所恨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因为编演的相声节目触犯了日寇、汉奸、伪警察，给他带来了不幸的遭遇，曾经两次被捕，一次遭受毒打。

他第一次被捕，是在日本投降前夕，大约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。这时候日寇为了强化侵略战争，强迫老百姓献铁献铜。当时他演了一段传统相声《耍猴儿》。在这个节目里，他加上一段现挂的词句。因为耍猴要敲锣，他向捧哏的说："咱俩耍猴儿的话，我得用嘴模仿锣的声音了。"捧哏的问："你的锣呢？"他说："我的锣献了铜了。"这一来可捅了马蜂窝，第二天，他就被敌伪警察局扣留了。

第二次被捕，在这之后不久，是因为演出了讽刺敌占区物价飞涨的相声《牙粉袋儿》。这个段子是我二哥常宝霖写的，在北京演过。宝堃知道了这个段子，他要了来加以充实修改，在

天津庆云戏院又演了。相声里说的是随着日本鬼子搞的一次又一次“强化治安”，每袋洋面一次比一次落钱，不过袋儿小了一点儿，多大袋儿呢？也就跟牙粉袋似的。由于这个段子狠狠地打中了敌伪的要害，他下场后，又一次被抓走。

还有一次，他针对伪警察敲榨勒索老百姓的罪行，自己创作了一段相声《打桥票》。在当时演的时候，效果相当好，因为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。“打桥票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桥指的是天津的解放桥，因为是在法租界里，当时叫法国桥。桥上有几个警察轮流站岗，凡是过这个桥的人，都得给他们送点钱或者东西。不然的话，你是过不去这桥的。

这段相声演出后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。那些伪警察知道了，便约了一帮人张牙舞爪地跑到剧场寻衅闹事。进了门就叫：“小蘑菇，听说你有个新节目啊，给我们演演！”跟他们怎么说也不依不饶，非听《打桥票》不可。这几个警察坐在离舞台二、三米远的包厢里，说这段相声的当中，其中一个愣把茶壶飞上舞台。接着几个警察都上了台，把我大哥拉到后台毒打了一顿，而且给他定一条规矩：他只要通过这个桥，就得给这几个警察鞠躬，不是让他道歉一次，而是要他永远道歉。这件事更激发起我大哥对侵略者及其帮凶的刻骨仇恨。

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宝堃也曾写过一些比较好的相声段子。譬如上边提到的《改良数来宝》，就是讽刺有钱有势的人如何挥霍奢侈，同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当时国民党也曾侈谈什么“文艺改革”，还曾经威胁利诱他编演讽刺共产党、八路军的节目。宝堃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我编不出来。”

从旧中国暗无天日的生活中过来的人，深深感到新中国的

温暖。解放后，宝堃参加了讲习班学习，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。他有着强烈的翻身感。经过学习，接受党的教育，提高了阶级觉悟。他时常说："现在我们是国家主人翁了，要更钻研业务，好好为人民服务。"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，他对我们说："这次大会给我们提出个问题。"我问："什么问题？"他说："我们应该怎么办？"当时我并不很理解他的意思。过后，从他的工作实践中，找到了答案。他在相声艺术上更加自觉地、勤奋地探索创新、改革的道路。他幼年失学，写字困难，便刻苦学习文化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坚持编演新节目。他根据传统相声《打灯谜》改编的《新灯谜》，热情地歌颂了工农兵学商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，生动地表达出他在新社会的亲身体验和深切感受。

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后，宝堃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文艺分团。他报名时说得好："抗美援朝是毛主席提出来的，我们人人有责任，我虽然不是拿枪的战士，但是我可以用相声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，也是间接打击美帝国主义嘛！"在朝鲜战场上，他不避艰险，不顾劳累，只要战士们喜欢，他就演，喜欢听几段，他就演几段。在慰问团胜利返回祖国的途中，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，在朝鲜沙元里这个地方，遭遇到敌机空袭，他不幸中弹牺牲。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，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，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牺牲的时候，他才刚满三十岁。

宝堃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我相信熟悉他的观众和听众仍然还会怀念他。为了纪念他牺牲三十周年，天津曲协决定编选出版《常宝堃相声选》，在搜集、整理这些相声段子的过程

中，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在此我们表示感谢。作为一名光荣的文艺战士，我决心学习大哥的革命精神，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相声艺术事业上，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。

常 宝 华

[General Information]
书名=常宝堃相声选
作者=中国曲艺家协会天当分会
页数=195
SS号=10124071
出版日期=